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消失女神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一、没有本钱的买卖

十五年之前，极具商业头脑，野心勃勃，机智过人的日本人井上恭二，创办了“大世界集团”，自任永远董事长。他的创业方式，十分特别，只怕是世界首创——他自己撰写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日本的各大报章上，用广告的形式发表，而那笔广告费，也不是自己拿出来的，而是来自他密友川崎信子的私蓄。

事实上，他的整个创业计划，也全是在信子的香闺之中想出来的——从最初的概念，到完全成熟。

他最初的概念是：他要做生意，要做大买卖，要发大财，可是他又没有本钱，所以，他要做的买卖，必需是没本钱的买卖！

当井上恭二第一次向信子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两个人身上，都一丝不挂，信子白皙饱满的胸脯上，还有着许多细小的汗珠，她的双手，紧抓着井上肌肉扎实的双臂，俏脸上的神情十分古怪，像是才从一种抽搐之中，松弛了下来，气息仍然急促，胸脯起伏，挺耸的双乳，荡起一片眩目的乳波。

她的声音也十分娇甜：“你真……好，这世上，只怕没有甚么是你不能克服的！”

井上在信子的上面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信子，有一种男性的极度满足感，他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在他吸气的同时，信子有相同的反应，然后他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要克服没有本钱的这个难关，开展我的事业，我要做没本钱的买卖！”

由于井上说得十分认真，信子先是呆了一呆，然后，她就“格格”娇笑起来——她十分懂得发挥自己的媚力。

在笑的时候，她会使自己的娇躯作适当的颤动，使得和她紧贴着的井上，感到异样的刺激。

她自然也十分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，使之听来十分悦耳动听。

信子这时，用听来十分伤感的声音道：“没本钱的买卖？哟，有甚么买卖是不要本钱的？只有我们女人，可以做没本钱的买卖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本钱！你在想甚么？我们不是要尽量忘记过去的一切吗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故意把井上的身体推开了些，用十分欣赏的眼光望着他。

井上有着标准的运动家的体型，而且面目俊朗。信子有着任何男人一看见就目定口呆的胴体，也有甜美娇俏的脸容。

这一双男女在一起，谁看到了，都会称赞一句：“好一对金童玉女，简直是童话世界中的人物！”

如果他们的身份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是公主，那也的确是一对神话中的人物了，然而他们都不是。

由于他们在这个故事之中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所以有必要对他们两人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井上恭二那一年，二十七岁，出生在四国岛的一个小农家庭，由于是次子，他没有机会承继上代那菲薄的田产。事实上，他天生十分有野心，早就立志要到大都市去创一番天地，绝不甘心一辈子在农田之中消耗生命。

所以，他十五岁的那一年，就毅然离开了家乡，到了他第一个选择——

—东京。

恭二的机会不能算不好，他到东京的时候，正是日本举国上下，已经摆脱了战败所带来的精神桎梏，开始奋志向上，经济起飞的大好时代，有无数的机会，在等着人去发掘。

可是，即使有了机会，也要有一定的实力，才能把机会发掘出来，一个才十五岁，只有初中学历的少年人，能有甚么掌握机会的实力呢？

于是，他就只好像无数在这个年代，由乡村涌向大都市的青少年一样，做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工作。恭二有两个长处，其一是他极快地适应了都市生活，其二是他身形高大，而且出落得十分俊俏。

所以，几年之后，他自然而然，投向演艺事业。可是他徒有俊俏的外形，却全没有演戏的天分，一直无法克服在镜头前的僵硬动作。和他同时加入电影公司的青年，大都红得发紫，像小林旭，甚至迟他一年入行，他自知没有希望，就退出了电影界。

在电影界三年，对他来说，也不是没有好处。当时流行硬派的硬性电影，要求硬派小生，有十分健硕的体型，所以他在健身上，下了苦功，练成了一副世界先生型的体型，极其健硕——也许这样的体型，应该配上十分粗犷的脸型，和他太俊俏的脸型不合衬，所以他在银幕上，就红不起来。

可是，当他在好几项健美比赛之中得了奖，又加入了一家健身院，成为教练之后，不到三个月，他就被调到女子部去，作为女子部的教练，而得到了女子学员的极度欢迎。

在那一段时间之中，他生活豪奢得像王公一样，自然一切花费，都由心仪他的女人供给，而他给以那些女人甚么样的回报自然也尽在不言中。

这一段生活，他并不引以为耻，而且，在当时，他也准备一直这样生活下去。

（恭二初时的生活，倒真的是“没本钱的买卖”，或者说，本钱就是他的身体。而后来，他真的从事了没本钱的买卖，当然不是指这种“行业”而言，而是一项真正的没本钱买卖。）

因为由于他声名越来越盛，想得到他服务的女人，地位也越来越高，财富也越来越多，他很可以藉此一直生活得很好。

然而，人生是有很多转折的。

井上恭二一生的最大转折，就是他认识了川崎信子。

他认识川崎信子那一年，他二十六岁，信子二十一岁。

二十一岁，对一个女性来说，正是花一样的年华，对信子来说，只看外表，确然如此，二十一岁的信子，美丽成熟得叫人窒息，只是没有人知道，在信子灿烂如朝阳一样的笑容的后面，是一颗冰凉的、近乎死亡的心。

这一切，自然和她的遭遇有关。

信子的遭遇，一般来说，只发生在悲情小说之中，可是都实实在在，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
信子来自北海道，她极可能有阿伊努人血统，阿伊努人，又称虾夷人，本来分布在本州诸岛，后来被逼迁到了北海道，再一直北迁，有一部分到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。

这种历史上一个民族的迁徙，对信子的命运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最早，可能早到几百年之前，一个阿伊努女人，在库页岛或岛北的俄罗斯土地上，和一个白种俄国人有了性关系，因而怀孕，她生下的孩子，不

论男女，就有了白种人的遗传因子。

这种遗传因子，并不一定立即在下一代发作，可以隐藏潜伏许多代，但是它一定在，不会消失。

阿伊努人和日本人，在北海道的通婚情形，十分普遍，又过了若干代，有白种遗传因子的人，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了，可是因子仍然在。

有白种人遗传因子的，也不知道是信子的父亲还是母亲，总之，到了信子，这种潜伏隐藏了不知多少年的遗传因子，忽然发作了！

信子出生的时候，就传遍了整个村子，说是“生下了一团雪”——她的皮肤雪白，粉雕玉琢一样，眼大、鼻高，有着白种人的特征，可是又有东方人的细腻。

在她十岁那一年，她已开始发育，十二岁，已经亭亭玉立，不但美丽动人，天生的大眼睛双眼皮，而且身上还有一股异样的气味，说不出是香是臭，渔村中有出过洋的村民，说那是西洋女人才有的气味。

于是，信子成了渔村中所有男性追逐的目标，对一个身体成熟了，而实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女性来说，这是最大的不幸。

第一次不幸，发生在一艘破渔船之中，五个青年人骗信子上了船，然后就在船上，轮流躏辱了她。

在信子十四岁那年，到东京为止，那两年之中，究竟被多少男人欺侮过，她根本就不清楚，她之所以下决心出走，是因为有一个晚上，她喝醉了酒的哥哥，居然也扑上了她的身子，口中还叫着说全村的男人都可以占有她，他为甚么不能。

信子就是那样逃出来的！

她进入都市的第一站是札幌，一个十四岁而又美丽成熟的少女，有甚么可做的？

当她瑟缩街头，又冻又饿的时候，一个恰好路过的酒吧女老板收留了她。

于是，她顺理成章地成了酒吧的陪酒女郎。

说起来十分悲惨，一般来说，女性在做了陪酒女郎之后，面对满身酒气的男人，不但风言风语，而且毛手毛脚，都不免会产生屈辱之感，感到自尊受了伤害。可是，当了陪酒女郎的信子，反倒觉得重拾了自尊！

自然，信子以她的美丽出众，和出奇的温柔——当顾客有点惴惴不安，用手按向她饱满挺耸的乳房时，他非但不责备客人，反倒会紧按住客人的手，因为在她的感觉上，那是男人最温文的动作了！

信子越来越美丽，她的存在，使那个收留了她的女老板，赚了大量的金钱。女老板很有良心，对信子十分好，当她准备退休时，就劝信子到东京去。

信子到了东京，情形比她当年到札幌的时候好多了——因为她已完全懂得如何使男人更迷恋她，虽然在她的心目中，男人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，雄性的动物总有性冲动的时候，她就可以趁这个机会，取得金钱。

当恭二认识信子的时候，信子已经是一家十分具规模的酒吧女老板了。二十一岁的信子，成熟得如同一碰就会溢出汁的蜜桃，被推为全日本最美丽，最具风情的酒吧女老板，虽然，有好几个亿万富豪，和她维持着联系。当富豪有需要的时候，信子的温柔和美丽，是富豪们生活上最好的调剂。

恭二和信子在未曾相识之前，也都听说过对方的“大名”，相识是十分

偶然的，并不是在信子的酒吧，而是在华丽的酒店大堂——恭二才从某一楼的豪华套房中下来，出电梯，匆匆穿过大厅，信子仰面而来，穿着传统的和服，两人已交错而过了，可是露在和服之外的一段雪也似白的后颈，吸引了恭二的目光，使得他疾转过身去，想再多看一眼。

而就在他转过身去之际，信子也正疾转过身来，于是两人再度正面相对！

后来，恭二问信子：“我是被你雪一样白的后颈所吸引的，你被我哪一部位所吸引？”

信子娇羞地垂下头，腻声道：“怎么说呢？我本来对男人已经完全失望了，男人对我来说，全是隐形的，我看上去，根本看不到男人。可是那天，我忽然看到有一个男人迎面走过来，为了弄清楚我是不是眼花了，所以才转过身来，再仔细看一看。”

恭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，把信子紧拥在怀中：“那是说，我整个人都吸引了你？”

信子贴偎着恭二：“是！”恭二又道：“我一见了你，就立即下定决心，要使你成为我的女人，而且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！”

恭二确实这样想。当他和信子一起疾转过身，两人正面相对时，两人之间的距离，不会超过两公尺。这样近距离的正面相对，对两个陌生人来说，应该是相当尴尬的一种场面。

可是不但是恭二，连信子也没有这种感觉。他们只是互相凝视着对方，恭二除了立即想要信子成为他唯一的女人之外，也立即猜到了信子的身份，知道她必然是日本国最美丽的酒吧女老板，信子。

信子的心，跳得剧烈无比，她再也想不到，自己还会在男人面前，感到心跳，因为她早就对男人死了心，尽管她在男人的面前千娇百媚，装成一副娇柔不胜，十分享受的样子，可是她对男人早已死了心，她有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是，她在任何男人的爱抚之下，都只会产生厌恶的感觉，以致她没有任何兴奋的分泌，她只是借助药用的滑润剂，才使得男人以为她真的热情洋溢！

可是这时候。她自然而然地凝视着恭二，不但心跳加剧，而且手心冒汗，她第一次有了因为异性而产生的那种异样的兴奋！

所以，她那时想，和恭二所想的一样：要成为这个男人的女人，要这个男人成为她生命之中，唯一的男人，有了这个男人，她，山崎信子，就可以像普通女人一样，享受男女之欢，而不是可怜的男人性的玩偶！

她的心跳，反映在她的双颊之上，现出了两颊红晕，看来更是娇艳欲滴！

这样的一双俊男美女，在酒店的大堂中，这样互相凝望着，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而他们根本不在乎。

事后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两人之间互相凝望了多久，直到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，走近信子，在信子的身边，低声地说了一句话，信子才如梦乍醒。

那句话，那司机说得声音虽然极低，但是恭二还是听见了。司机说的是：

“信子小姐，董事长在等你！”

信子的身子先是震动了一下，然后，立即转过身，向电梯口走去。在那一刹那，恭二的心口，如同被尖锥刺了一下一样，全身都几乎抽搐起来。

他从那司机制服的徽章上，知道了那是一个著名的大财团，也知道信子来赴这个大财团董事长的约。就像前几天，他在另一家酒店，赴这个董事长夫人的约会一样——那是一个更年期、胖得像猪，全身混合着高贵香水和体臭，令人作呕的老妇人！

剧烈的痛楚令得恭二闭上了眼睛好一会，当他再睁开眼来时，信子已经不见了。

恭二知道，信子已经进入了升降机，到楼上的豪华套房去应大财团董事长的约会了！

这种约会，会发生一些甚么事，恭二自然再熟悉也没有，他感到自己有点脚步踉跄，勉强走出了酒店的大门，那是一道旋转门，阳光十分刺目，他一个转身，又走进了旋转门，走回了酒店大堂。

井上恭二当时有这样的行动，他当时只是受下意识的驱使，并不明白是为了甚么。

后来他分析，由于他一见信子，就有决心把信子当作唯一的女人，那么信子也就应该把他当作唯一的男人！

他和信子在互相对望的那段时间中，两人非但没有说话，而且没有发出过任何的声音。可是恭二却坚决地相信。两人已经通过眼神，而向对方传递了讯息！他接受到的，来自信子的讯息是，信子的心意是和他一样的！

既然信子和他的心意一致，那么，他应该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她就不应该再去赴大财团董事长的约会！

所以，恭二回到酒店，准备问明了董事长的房间，叩门，向信子问罪——虽然他自己才从一个富有妇人的身上，尽了他的本份之后离开。但那有着显著的不同，那是在他遇到信子之前，而信子是在遇到了他之后！

刚才互相凝望之中，既然双方已交换了发自心里深处的讯息，她就等于作为山盟海誓一样，不能违背！

恭二由于激动，脸涨得通红，当柜台后的职员，礼貌地告诉他，不能透露董事长住在哪一个房间，他正想与之理论之际，就听得身后，传来了一个轻柔动听之极的声音：“井上先生，我下楼来了！”

恭二一转身，就看到娇美的信子，站在他的身后，微仰着头，用甜媚的神情看他。

在她乌黑浑圆的大眼睛之中，恰好映出恭二的俊脸上的那股焦切心痛的神情！

他们像是相识已久的情侣一样，互相挽着对方，一起走出了酒店。

所以，每当恭二说起他一见她，就下定决心，要她成为自己唯一的女人之际，信子也可十分自傲地昂起头：“我也是，一看到你，就知道你是我的男人，唯一的男人。所以，我打开了房间的门之后，就对董事长一鞠躬，对他说：对不起，我们的约会取消了，而且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约会了！”

恭二自然相信这一点，因为信子一上一下，还不到五分钟！

恭二和信子，是真正的一见钟情。世上尽多一见钟情的男女，可是从来也没有他们两人那样的快捷，直接和坚决的，或许，这是由于他们过去的的生活，使得他们早已看透了世情之故！

有过他们这种经历，都知道双方不必再浪费时间了，过去已经浪费得太多，要把浪费的补回来。所以，当天，他们先在恭二的住所，再在信子的住所，尽情享受男女在一起所能享受的欢乐，足足有一个月之久，他们和

外界几乎不作任何接触。

恭二并不积蓄金钱，他十分挥霍，后来，搬进了信子的住所，卖掉了他驾的名贵跑车，拒绝信子再买给他，他仍然到健身院去当教练——这一次是在男子部。几年以来，他拒绝了所有女性的诱惑。

信子也是一样，就断了过去的一切旧关系，仍然经营她的酒吧，但除了和客人礼貌的寒暄之外，甚至连一句笑话也没有。

开始的时候，在酒吧那种复杂的环境中，信子的改变，引起了顾客极度的不满，可是当信子和恭二的故事，传了开去之后，所有人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感动，大家都体谅信子的做法。

有好几个作家，都想把他们两人的经历作为题材，写成本长篇文艺爱情巨着，相信一定动人非凡，连著名的大作家三岛由纪夫也是其中之一，他们都希望恭二和信子，向他们详述过去的一切，和发生那些事的时候，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。

可是，这种要求，遭到了两人的拒绝，他们的回答是：“过去？过去的事，等于是死了的事，谁会把它发掘出来呢？真对不起了！”

好几个作家并没有得到任何资料，反倒成了酒吧的长客。恭二和信子的传奇，知道的人很多，可是他们自己都把自己当作是平凡的人，直到有一天，在一次酣畅淋漓的欢好之后，恭二忽然发表宣言似地，宣称他要做“没本钱的买卖”！

过去的生活，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当它已经死亡，但实际上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阴影。

所以信子一听到“没本钱的买卖”，就立刻十分敏感地想到，那是一种出卖肉体的行为。

她和恭二，都曾做过这种勾当，所以信子在回答恭二的话时，又是伤感，又有着责备！

恭二却“呵呵”地笑了起来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信子神情疑惑地望定了恭二，忽然吃惊地笑了起来，她饱满的胸脯颤动着，她望着一副充满了雄心壮志模样的恭二，失声道：“你不是想抢劫……当强盗吧！”

江湖上为非作歹之徒，往往把抢劫行为，称之为“没本钱的买卖”，或者“不用本钱的营生”，信子这时的吃惊，自然也不是没有理由。恭二身型健硕，身手又好，头脑又灵巧，正是黑社会想罗致的上级人才！

恭二笑得更大声：“当然也不是！”

信子的一双妙目注定了恭二，等待着他进一步的解释，可是恭二却不说下去，只是向她眨着眼。信子软绵绵的娇躯靠向恭二，使恭二感到了一阵灼热。她腻声道：“嗯，告诉我！”

恭二摇头：“不告诉你——”可是他在这样说了之后，忽然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说是没本钱的买卖，多少也要一点本钱，要恳请你支持，一有了收入，立时奉还……”信子趁机双手叉腰：“可以，不过，先找一个有关业务的详细报告来。”

恭二大叫一声，扑向信子，把信子压在他壮硕的身体之下——两人的打情骂俏，往往最后，都出现这样的情形。

二、公主的权杖

那次恭二宣布了之后，过了十天，恭二果然把一份“详细业务计划”，交给了信子，信子在酒吧打烊之后，和恭二一起回来，已经十分疲倦，可是她还是躺在浴缸之中，一面接受恭二手势熟练的按摩，一面把这份“计划书”看完了。看完了之后，她泪流满面，再加上热水浴的蒸汽，把她的俏脸，衬托得如同雨雾中的仙子一样！

她的心情激动之极，胸脯起伏着，搂住了恭二，连声道：“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！”

我早就知道你有头脑，可是不知道你的头脑这样好，立即去进行，明天就去刊登，刊登在各大报章上！”

恭二看到信子如此赞赏自己的计划，也十分高兴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广告费方面……要请你大力支持！”

信子“格格”娇笑着：

“用甚么来抵押？”

恭二搔着头，假装想不出来，信子已把一捧水，泼到了他的头上。

所谓“计划书”，其实就是一份广告。

广告的内容，是宣告“大世界集团”的正式成立，而征求任何有兴趣的人来参加经营，而不必拿出任何本钱来。

那是一项真正的没本钱买卖，听起来很神秘，说穿了一点也不稀奇，“大世界集团”的业务是拍卖，这是一家拍卖公司。

拍卖公司自然不是井上恭二所首创的，只不过他看出了那是一项没本钱的买卖——可不是吗？甲拿出货物来拍卖，乙花钱买了下来，而拍卖公司就抽取佣金。拍卖公司起的是媒介作用，既不必拿出货物来，也不必拿出金钱来，可是它就有了收获。

还有甚么买卖比这个更好的？

令得信子感动得流泪的，自然不单是恭二提出了要成立一间拍卖公司。而是恭二的计划，是要成立一家十分有特色的拍卖公司，只卖十分名贵的古董或珍贵的珠宝。他在那份广告中，强调了这一点。

广告中有如下的句子：“你是否急需现金但是又不好意思公开出售你家传的珍宝？又害怕不能卖得好价钱？请把你拥有的财物交给我们，不但绝对保守秘密，而且可能得到超乎想像的高价。”广告中也有如下的一段：“许许多多事实说明，有许多人，拥有价值连城的古物而不自觉，请把贵宅之中，来历不明的物件，已有悠久历史的物件，或任何可能是古物的物件，都交给我们鉴定，完全免费……”

“一旦确定有价值，就可以公开拍卖，你完全没有损失的可能，而大有机会获得意想不到的财富。”

广告中也有如下的词句：“请任何人来参加发掘宝物的行动，经阁下发掘出来的宝物，本集团在完成拍卖之后，都付以佣金，阁下甚至不必是物主，也可以有意外的收入，这是本集团提供的奇迹。”

总之，恭二的广告，令人十分明白，只要找得到宝物，就可以获得财富，而且，绝不会有冒任何损失的风险。

在广告登出之后，确实引起了一阵轰动。恭二和信子，其实都没有鉴别古物的能力，可是恭二却有无比的想像力，对于一些看上去像古物的东西，他会通过想像力，加一个故事上去，故事大都十分动人，他再广作宣传。利用两人的社会关系，完成了此桩十分轰动的拍卖。

例如北海道的一个农民，在家中找到了祖上留下来的瓦 XX，那里子竟然是当年蒙古大军东征日本时留下来的，以极高的价钱卖了出去，等等。

这种和意外之财相结合的故事，十分引人注目，而且在流传之际，会自动渲染加大膨胀，变得人人乐听，也都想在自己的家中，或自己相识的人的家中，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古物来。

也或许是由于恭二曾和许多有钱的女人打过交道的原故，他知道那些女人大都有十分精美的珠宝，也有急于用钱的时候，所以，“绝对保密可以把珠宝换得合理价钱”的服务，也大受欢迎。

“大世界集团”开业三年，恭二已打下了事业的基础。

时至今日，大世界集团已成为拍卖古物和珍宝的权威，恭二自己也从古物的鉴赏。

有了高度的认识，他尤其精于古剑的识别，在他发掘古代名剑的过程之中，有许多曲折的故事。

他自己也藏了不少古代名剑，而去年，经由“大世界集团”拍卖出去的一柄日本古代名剑，在剧烈的竞投之下，竟达到了两百七十万美金的高价！

恭二早已了解到，在拍卖的过程中，有着非理性的成分在内。这种非理性的成分，是由人性中的强烈占有欲和竞争性所形成的。

所以，一件珍罕的物品，在拍卖之前，谁也不知道会产生甚么样的高价来，而且，也决不会叫人有“买贵了”的想法——能把物品用高价抢到手，那已经使人有极度的满足感了！

这是拍卖使人着迷之处，恭二把这一点，掌握得十分好。

时势对恭二有利的是，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，财团一个一个冒出来，有钱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家就争相购买古物——因为一件两年前，以听来不可信的价格买进的古物，在两年后，往往能以三四倍的价格，再卖出去！

古物本身的价值，再加上它的升值的潜在价格，使得拍卖物品的价格，被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

井上恭二的“没本钱买卖”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！

他早已进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——连带信子也是，信子不断扩充着她的酒吧业务，她知道，那也属于没本钱的买卖之一，她的志愿是在她四十岁那年，要有四十家具规模的酒吧，那一年，她三十六岁，所以还只有三十六家具规模的酒吧。

他们虽然都已进入中年，可是外貌看来，仍然是那么相衬，看了叫人赏心悦目之至的一对男女。他们过着少年时期做梦也想不到的舒适生活，很叫人感动的是，两人的感情，和他们刚开始同居的时候，一模一样——不，应该说，更加浓烈！

“大世界集团”有上千雇员，包括在世界各地发掘古物的“探子”，和著名的古物鉴赏家、珠宝评估家、考古学家等等的专家。每年四季，四次的由“大世界集团”主持的拍卖，已不单是日本国一国的事，而是全世界瞩目的盛事！

年轻人和公主，就是这样认识恭二和信子的。

公主一直宣称自己是越南王朝的公主，她也说她虽然年轻，可是辈分相当高，比最后被逐出国土的保大皇帝，还要高上两辈。

公主也对自己公主的身份，十分重规。这一点，年轻人虽然和她的意见并不一致，但是却也不去扫她的兴，而且，也习惯称呼她为“公主”。只是在公主，有时候忽发奇想，要重建越南王朝时，他才会半劝半幽默地道：“公主多好，当女皇可无趣得很！”

公主也明知自己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，当然也是说说就算，不会真正认真去实行的。

也正因为有这一层渊源，所以，当“大世界集团”冬季拍卖会之中，有一批越南王朝的遗物的时候，公主一看到了目录，就深深地收了一口气。她翻阅着印刷得极其精美的拍卖目录，不断发出赞叹声。而且不断声称：“我见过这些物件，我见过它们，它们是我家里的东西！”

年轻人当然知道公主实际上是不可能见过那些物品的，她只不过是对于那些本来属于越南王朝的物品，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
所以，年轻人并不搭腔，只是缓缓转动手中的酒杯，仔细品尝着杯中的极品美酒。

忽然，公主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年轻人，向她看去，看到她盯着拍卖目录，双眼睁得极大，一眨也不眨，气息急促，在她莹白的俏脸之上，甚至有细小的汗珠，正在沁出来——这种情形，罕见之极！

在公主换上了来自幽灵星座，本来属于幽冥使者的身体之后，她不但逐步发现了这身体的许多异能，而且在气度上，也大有飘然出尘的“仙气”，像如今这样，七情六欲集于一身的神情，十分罕见，年轻人自然知道，她是看到了甚么志在必得的物品了。

他咽下了一口美酒，不经意地问：“看中了甚么？”

公主的喉间，甚至发出了“咯”地一声响，她指了指目录，年轻人站起身来，走到公主的后面，在公主的身后，俯身去看。

靠着公主柔软的身子，闻着她发端散发出来的幽香，年轻人十分陶醉，以致他的视线，不是很清楚，一时之间，看不清公主所指的是甚么，只是看起来，像是一根棍子而已。

年轻人又问：“哦，那是甚么？”

公主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回答：“权杖，公主的权杖，越南王朝公主的权杖！”她分成三个层次来回答年轻人的问题，由此可知她对这件物品的重视。

年轻人又“哦”地一声：“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把它买回来！”

公主低吁了一声：“喜欢？它根本是我的！我是越南王朝的公主，这是我的公主权杖，你看，它多么精美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权杖！”

年轻人感到了公主的气息急促，知她想得到那权杖的急切愿望。

这时，他也看清了那权杖。

毫无疑问，那是一件美丽之极的宝物，通体都镶满了钝红的红宝石，在杖首的一颗，看来至少超过一百卡，而且整杖十分长，说明的长度是两点五公尺！

还有其余的说明是：全杖由象牙制成，一定是超级的巨象，才有那么大的象牙，全部镶嵌的红宝石的重量，刚好是一千卡。

年轻人并不注意它的拍卖底价，只是问了一句：“为甚么这样长？越南公主的体高是多少？”

公主又吸了一口气：“这足属于我的，我一定要得到这根权杖！”

年轻人并不反对：“你一定可以得到它！”

公主忽然耽心起来：“这是拍卖品，要是有人和我竞争，那怎么办？”

年轻人笑：“争到底，公主权杖，当然是属于公主的！谁敢僭越，取他脑袋！”

公主出现少见的忧心，患得患失：“万一也有人要争到底呢？是不是先和日本拍卖公司联络一下？”

年轻人捧住了公主的脸，笑着说：“怎么一回事，你从来不是这样紧张的？”

公主闭上眼睛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感到这根权杖关系十分重大，非得到它不可？”

年轻人知道公主有许多“异能”，超特的感觉，是她的异能之一，所以，连他也紧张起来：“可有说明那是甚么时代的東西？”

公主摇头：“没有，只是估计那是公元十五世纪时的物品，是公主的权杖。”

年轻人把身子俯得更低了一些，这样，他就压得公主更紧，他看着从几个角度拍摄的图片，道：“越南历史有李朝、陈朝、黎朝，这家拍卖行甚至没有考证出它是哪一朝的东西？”

公主沉声道：“有许多古物，是很难鉴证确实的！”

年轻人伸指在目录上轻叩了几下：“你不觉得，作为一枝权杖，两公尺半的长度，太长了些？”

公主有点不满：“权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，可大可小，又不是一天到晚抓在手里的

想一个一定可以把它买到手的办法！”

年轻人取出了目录来，翻了一翻：“十分容易，这家拍卖公司指定在落XX之后，立即以瑞士银行的保证支付支票付款，我和银行联络一下，由银行方面，向拍卖公司表示，不论他人出价多少，我都加一成！”

公主喜上眉梢：“这是必得的好办法！”年轻人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，如果有别人也通知拍卖公司这样做的话，那么，物品的价格，就会被抬到惊人的地步，可以变成超出底价许多倍。

自然，他也知道，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拍卖公司会安排竞投的人，作一次面对面的竞投，让最有实力的一方，买得货品。

这根权杖的底价，是六百万英镑，年轻人估计，成交价可能高达三千万英镑——拍卖在东京举行，即使东京的房地产价格高居世界之首，这个价钱在东京，也可以买一幢十分像样的房屋了。

当然，古物是无价的，而且，那么大颗的极品红宝石，市场价格很高，拍卖公司把底价定得如此之低，自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竞投——这也是拍卖公司的经营手法之一。年轻人和公主，这时正在巴黎勒斐德酒店的顶楼套房之中，他拿起电话，立即拨了瑞士银行的号码。

瑞士银行对客户的服务之佳，举世无双，二十四小时有专人接听电话，年轻人向接听电话的职员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职员一口答应代办。

所谓“银行保证支付支票”，一般来说，印成淡金色，专由银行发给信

誉超卓，又有大量存款的客户使用。客户使用这种支票，不论数额多少，银行保证支付，有如银行本票相同的保证。

那是实际上最高信誉的象征，自然拥有的人不是太多，年轻人和公主有一个联合户口，是保证支付的支票，所以可以透过银行方面去向拍卖公司提供保证，证明竞投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。

他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已是夕阳西下时分，漫天红霞，酒店正对着凯旋门，景色怡人，年轻人放下了电话之后，电话铃又立即响起，是酒店方面来问：“预订的晚餐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”

年轻人向公主望去，公主点了点头。

他们在宽敞的阳台上晚餐，风拂上来，虽然有点凉，但是那比起室内令人闷窒的暖气来，舒服了不知道多少。公主根本不怕任何寒冷，她身上的黑纱，在风中轻飘着，时时令呷着上佳红酒的年轻人不由自主，发出自然而然的赞叹声来。

晚餐完毕，两人在阳台上轻拥着，欣赏着巴黎的夜景，电话又响起来，听到的是一个显然东方人口音在说法语：“我是日本大世界集团驻巴黎的代表，总公司方面才接到瑞士银行方面的通知，知道了阁下的意愿，我是不是能来晋见阁下，商量一些细节问题？”年轻人大大是讶异，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向公主道：“日本人的工作效率真高！”公主叹了一口气：“这或许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原因。”

说话之后不久，门铃响起，门打开，一个全身礼服，身形高大，会让人误会是体育明星的日本人，出现在门口，那日本人显然受过十分严格的礼仪训练，门一打开，他就准备鞠躬行礼。可是也就在门一打开的时候，他无可避免地看到了公主，也就毫无例外地为公主的美丽，像遭到了雷殛一样，僵在那里，不能再动。这种情形，年轻人司空见惯，也知道如何应付——他跨出了一步，站到了那日本人的前面，遮断了他的视线。

日本人这才如梦初醒，脸涨得通红，连连鞠躬，口中不住道歉。

年轻人也知道，一般来说，需要三分钟或更久，才能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之中恢复过来，所以他不说甚么，只是等着。可是大约只过了一分钟，那日本人已经恢复了正常，而且，这时公主已来到了年轻人的身边，和年轻人并肩而立，那日本人再次看到了公主之后，态度竟然已十分自然。单是这个表现，已令得年轻人对这个日本人大有好感！

那日本人这时，才正式行礼，同时替自己的行为解释：“尊夫人实在太美丽了，像是一道闪电，定然会使人震慑，请原谅我的失礼！”

年轻人气宇轩昂，和美丽的公主站在一起，一看就知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所以那日本人不等介绍，就认定了他们的关系。

年轻人道：“谢谢你的称赞。”

公主也十分娇柔地笑：

“被人形容为一道闪电，对我来说，这是第一次，谢谢你！”

那日本人走了进来，顺手关上门，取出名片来，双手奉上时道：“我叫井上恭二！”年轻人接过名片来，一下子就看到了名片上印的衔头：“大世界集团永远董事长”，他和公主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望向这个井上恭二。

恭二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：“真对不起，刚才我自称是集团的巴黎代表，是想来证实一下阁下是不是真有实力竞投，如今毫无疑问，所以才报上自己的真正身份，这是商业行为中的一种小狡猾，请原谅。”他说得如此之

坦白，倒令年轻人十分欣赏，所以他只是笑了一下，请恭二坐下。井上恭二四十出头，他体型健壮，面目俊俏，行动潇洒，处处都十分惹人好感，当公主把一杯酒递给他时，他霍然起立，双手恭而敬之地接过酒杯，表示了十分崇敬的礼仪。

寒暄了几句之后，公主先问：“劳动井上先生来访，是不是有特别的地方？”

恭二道：“我有事在巴黎，在和东京总部联络之后，得知两位对这根权杖有兴趣，所以特地来察看一下，如果只是普通的顾客，自然只是一般的拜访，但是对两位来说，我却还有一项邀请！”

年轻人笑了起来：“我不以为你知道我们是其么人，何以如此认定我们特殊？”

恭二叹了一口气：“年先生，气度！两位有非凡高贵的气度，叫人一看就知道两位不是普通人；这是学不来的，我由于出身寒微，一直在努力摹仿，可是总是学不像，那是与生俱来的。”

年轻人十分喜欢他说话的态度：

“你如果不是自己说，谁也看不出你是甚么出身！”

恭二相当感叹地喝了一口酒：“十分巧，这柄权杖，现正在法国，是我带来的。”

公主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可是法国也有人想拥有它？”

恭二侧了侧头：“拍卖的情形如何，未到拍卖，我实在不能透露，但是两位可以先去看一看这柄权杖，因为它的成交价，可能极为惊人，先看了实物，再下快走，自然好得多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，对恭二的这样安排，相当满意，所以一起点头。

恭二又道：“有三位对越南的历史文物，十分有研究的专家，正在确定这柄权杖的详细资料，我们可以参与他们的研究——一般来说，学者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，不喜欢有外人参与，但是——”

恭二才讲到这里，公主已一挥手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这不禁令恭二愕然，因为那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。可是公主接着讲出来的话，却更令恭二咋舌不已！

公主一打断了恭二的话，就道：“阮山羊博士是决不会不欢迎我参加的！”

恭二张大了口，望着公主，就是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。

因为他请到的三个专家之首，正是越南历史和古文物的世界权威阮山羊博士，另外两个，是阮山羊的学生。

好一会。恭二才道：“夫人认识阮博士？”

三、博士的错误鉴定

公主笑了起来：“老朋友了，也只有他，才配对这件如此出色的权杖进行鉴定，所以我一下子就猜到了是他。

他曾对我的族谱进行过考订，虽然不能十分确定，可是也认为我是越南王朝的公主。”

恭二更是惊讶得不知如何才好，站了起来，手足无措：“真料不到，唉，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晋见一位公主，该如何行礼！”

年轻人笑了起来：“随便好了——我们甚么时候去见那三位专家？”

恭二一口喝了杯中的酒：“这就去！”

年轻人也没有想到，几个小时之前，才在目录上看到那柄权杖的图片，立刻就可以看到它的实物，公主显然也为这一点，而十分兴奋。

年轻人知道公主的兴奋，另有理由——她有着灵敏之极的感觉，能在一件物体上，感觉到他人不能感到的讯息，对研究一件不明物体，大有帮助！

三人一起离开酒店，这三个东方人，任何一个，都足以令人注目，何况是三个在一起，若不是他们迅速上车，只怕会发生骚动！

恭二坐在司机的旁边，年轻人和公主坐在后座，他们在车中谈论着阮山羊教授一些趣事，等到快到目的地时，年轻人才问了一句：“这些属于越南王朝的古物，你是通过甚么途径得到的？”

这时，他们相识虽然不久，可是都谈得十分投机。尤其恭二说话十分坦率，很讨人喜欢，所以年轻人才不避顾忌，有此一问。

恭二听了之后，却迟疑了一阵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年轻人忙道：“如果和贵公司的业务秘密有关，可以根本算我没有问过！”

恭二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其中很有些曲折，我在考虑如何详细奉告

我们已经到目的地了，先下车再说！”

年轻人自然没有理由反对，车子停在一幢古老的洋房前，这种纯法国风格的洋房，单是外型，就令人觉得十分舒服。司机先下车，按门铃，一个穿制服的管家，打开门来，恭二、年轻人和公主走了进去。那管家只怕已有七十岁了，可是看到了公主，也不禁发了一阵呆，这才对恭二道：“博士在工作室，请三位直接去。”

楼下是一个大客厅和书房，餐厅、工作室在整个二楼，他们登上了楼梯，一进入工作室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便是那一柄“公主的权杖”——因为它实在太夺目了！它被放在一张工作桌之上，正有三个人在工作桌旁，对它进行研究，那三个人，自然是阮山羊博士和他的两个学生了。

可是，这时在工作桌之旁的，就算是三个科学怪人，也未能吸引进来的人的视线。

可以断定，任何先进工作室的人，视线必然落在那柄“权杖”之上！

首先，是极大——早知道它长两点五公尺，可是那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，真正看到了实物，才对两点五公尺这个尺码，有真正的认识，这几乎有两个人高，横放在桌上，看起来更长。

它微微弯曲，最粗的一端，比手臂还要粗。

基本上，是照着象牙原来的形状制成的（这是它为甚么会呈微弯形的原因），而且，毫无疑问，那是原只的象牙。

这种超巨型的象牙，而又如此完整的，十分罕有，至少年轻人和公主，就没有见过比这个更大的象牙。

年轻人和公主一面盯着那“权杖”看，一面走近工作桌，相当强力的射灯，射在权杖上，令得镶在象牙上的红宝石，发出令人目眩的光XX。

红宝石镶在象牙的两端，中间并没有宝石，只是在象牙上刻着十分细的图案。那颗最大的红宝石，镶在粗的一端，旁边有许多颗较小的宝石围绕

着。宝石的红艳，和象牙那久经年月的柔黄，出奇地相衬，赏心悦目之极。当他们三人一进入工作室之际，同时间发生的事十分多，只好一桩桩来记述。

首先自然是年轻人和公主盯着“权杖”，走近工作桌，在他们专注权杖的同时，阮山羊和他的两个学生的目光，却停留在公主的身上。

阮山羊博士已经六十开外，身型矮小，真的留着一簇已经花白的山羊胡子，外型看来，有点滑稽。那两个学生，都是法国人，三十上下年纪，并不特出，也不难看，当时，他们的神情，犹如梦游，显然他们无法相信，世上竟然会有公主那样的美女！等到年轻人和公主来到了工作桌之前，公主伸手，去抚摸那柄“权杖”之际，阮山羊才首先定过神来，他用嘶哑的声音叫：“美人儿，你是谁？”

阮山羊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最惊讶的，自然莫过于恭二了！因为公主曾告诉他。她和阮山羊是老朋友，可是这时，阮山羊显然不知道她是谁，而且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出色已极的美人！

当然，恭二并不知道公主的身体曾经有过转换——在这时候，也不会有人向他解释那又复杂又奇异的经过。

公主向阮山羊一笑，用越南话说：“你不认识我，可是一定记得我，我是奥丽卡公主！”

阮山羊一听，陡然震动了一下，这人的动作和言语，都相当夸张，他双手高举，叫嚷了起来：“天！奥丽卡！我不知道现代的整容术可以使人彻底变成第二个人！”

公主指着他说：“我还是我，你不好好研究，小心我把你这蓬山羊胡子，遂根拔下来！”

阮山羊“啊”地一声，神情不胜感慨——公主那两句话，正是当年，他替公主查研族谱的时候，公主常常说来取笑他的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果然是你，奥丽卡！”

然后，他摸着自己的胡子：“看，都发白了，岁月无情得很！”

直到这时。那两个法国人才一起叫了起来：“公主？你真是公主！”

阮山羊一翻眼：“她的身份，经过我详细的考订，哪里会假？”

两个法国人趁机大戏殷勤，向公主深深行礼。可能他们本来是想说些甚么，可是一看到在公主身边的年轻人，大是自惭形秽，所以也就忍住了没有出声。

这时候，最难过的是恭二，一进入工作室，刹那间同时发生的事，令得他想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，而有很多对话，他又听不懂——不单是听不懂越南话，同样的话，就算用日语来说，他也一样不懂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就在他好不容易，有了一个说话的机会，年轻人已指着工作桌上的大象牙，叫了起来：“是谁把这东西鉴定为一柄权杖的？我真佩服他的想像力！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阮山羊的一张脸，立即涨得通红。年轻人知道自己当着和尚骂了一声贼秃，所以他向公主伸了伸舌头，作了一个鬼脸。

阮山羊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

“井上先生只寄了图片给我，又没有说明它的大小，所以我根据经验，判断这是一柄权杖，属于一个有权柄的女性所有，多半是一位公主……”

恭二在这时，总算挤上了几句话：

“那是我的疏忽！是我的疏忽，博士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会向所有顾客道歉，会在目录上更正！”

勇于道歉，倒是日本人的优点之一。而恭二也不失为一个十分精明的人，他这时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：“这……不太可能是权杖，那么，这是甚么？”

博士微昂着头，山羊胡子高翘，他没有答案。他的两个学生，当然不会有答案。年轻人向公主望去——在看了目录上注明的尺寸之后，年轻人曾怀疑，有那么大的权杖吗？可是公主却加以肯定。

这时，公主也皱着眉，看到了实物之后，她也感到，作为权杖，那实在是太大了一些。

她并不立时回答年轻人用眼色所提出来的问题，而是伸出双手，把那根大象牙捧了起来，用一般人持权杖的方式，把大象牙持在手中。

年轻人看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因为大象牙十分大，公主捧着它，看起来十分有趣。

公主自己也尴尬地笑，因为大象牙十分沉重，如果真有一位公主，以它来作权杖的话，捧上五分钟，那位公主必然支持不住！

阮山羊也暗笑：“这显然不是权杖，可是……那是甚么呢？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件饰物！”

恭二摇头：“如果是饰物，她一定是巨人的饰物！”

阮山羊绷紧了脸，不出声。

年轻人道：“为甚么它不能是单纯的，一根镶了宝石的象牙？很多巨型象牙，都被放在架子上，作为宫廷巨厦的摆饰！”

有一个短暂时间的沉默，显然大家都在考虑年轻人的推测。这时候，公主已把大象牙轻轻地放回工作桌上，可是她双手，仍然在大象牙上，轻柔地抚摸着，从最粗的一端，一直摸到另一端。

当她在这样做的时候，虽然只有年轻人一个人，才知道她是在凭她的异能，尽量在捕捉留在大象牙上的讯息。

可是由于她的神情十分庄肃，其余的人，也至少可以知道她这时，正全神贯注地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。所以不约而同，大家都一声不出。

公主从一端到另一端，抚摸了三遍，最后，她的掌心又按住了那颗最大的红宝石一会。闪过了一丝极其疑惑的神情——也只有年轻人知道，公主是遇上了一个无可解释的大谜团。

然后，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——所有的人，也随着她吁了一口气。

公主用极低的声音，喃喃说了一句：“这么美丽的古物，井上先生，你能说说它的来源吗？”

恭二挺挺胸，总算轮到他可以说话了，他大声道：“可以，最简单的说法是：来自越南！”

公主微笑：“最复杂的说法呢？”

在这期间，年轻人曾轻捏了公主一下——询问她刚才获得了一些甚么讯息。公主则瞟了年轻人一眼——表示她心绪很乱，没有甚么收获，可是也有信得讨论之处，等一会再说。

他俩在不知不觉之间有了沟通，旁人无法得知，那是他们两人心灵几乎已可互通的结果。

恭二来回走了几步，四面看了一下，看来他是想找一张舒服一点的椅

子坐下来。可是工作室之中，只有普通的椅子，他只好委曲一下。

他坐了下来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像是在甚么重大的会议上，作正式的发言。

他道：“一个在香港的越南人，找到了本集团在香港的代表，出示了一些古越南的文物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阮山羊望了一眼：“我们于是请这方面的权威，阮山羊博士来鉴定这批古文物价值。”

阮山羊十分肯定地道：

“这批文物，一共十七件，最古的是一件汉王璧，估计是越南成为中国藩属的时候，汉朝的皇帝所赐。”

恭二接了上去：“由于这批古文物有相当的价值，所以，那越南人的另一番话，引起了我们代表的重视，打了报告给我。”

恭二说到这里，十分洋洋自得：“我们集团，搜集各种宝物的触须，遍及全世界，哪里有未被发掘出来的宝物，令得它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，是本集团的任务，所以我一接到报告——”

他的声调，越来越是高亢，当他发现自己的神态，太像是在全体职员大会上作出报告时。他红着脸，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入行以来，我有天然的……对各种古文物的敏感，知道在甚么样的情形之下，会有一大批珍贵的古文物被发掘出来！”

年轻人维持礼貌的轻叹了一口气，因为恭二在叙述之中，加进了太多他的意见，令得叙述变得冗长。

恭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加快了速度：“于是，我就下令约见这个越南人，怎知这个越南人是一个非法入境者，也就是说，是偷渡者，由于他带有一定数量的黄金，香港又是一个十分自由的地方，只要有钱，行动又小心些，也不怕会被人发觉，可是他却并没有离开香港到日本来见我的可能，考虑了一下，就和信子，一起去了香港一趟，去见那个叫黎文祥的越南人！”

这是年轻人和公主第一次听到“信子”这个名字。恭二不等他们发问，就道：“信子是内人，她开了许多间酒吧，平时难得离开东京——”

年轻人在这时候，又发出了一下咳嗽声，恭二再泛起了红脸——他本来不是那么容易红脸的，可是他和年轻人、公主、博士相处，多少有点自卑感，所以才容易动不动就脸红。

虽然是这样，他仍然要作进一步的解释：“我们两人的感情十分好，所以一提到她，忍不住说话罗嗦了一些，请别见怪！”

这一解释，年轻人非但不见怪，而且十分高兴，因为他和公主，就是感情极好的一对，而今有同道中人，自然引以为喜，所以他一面自然而然，握住了公主的手，一面道：“那太好了，甚么时候，请介绍尊夫人认识！”

恭二见年轻人说得真挚，也大是兴奋，后来他和信子，对年轻人和公主，毫不讳言地说出了他们的过去。年轻人和公主也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告诉了对方面，四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。

恭二和信子到了香港，气派相当大，大世界集团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办事处，近十年来，香港更是走私或公开的中国古文物的集散地，大世界集团在香港的办事处，规模也十分大，欢迎董事长夫妇的仪式，自然也十分隆重。

而第二天，恭二和信子就在临海的酒店套房之中，接见了那个越南人

黎文祥。

办事处的代表带着越南人黎文祥走进套房的外间时，恭二打量着那越南人，心中啧啧称奇。在他的想像之中，越南人总有一副难民相，可是眼前这个黎文祥，却是西服皇然，穿金戴银，十分华丽。

但是装饰却已掩遮不了他原来的生活，他皮肤又黑又粗，看来过去的日子，一定不是养尊处优，但是他却有相当的气派，绝对没有瑟缩的寒酸相。

恭二打量了他一会，确不定他以前是干甚么的，寒暄了几句之后，恭二就开门见山：“上次阁下提供的一些物品，我们的估价，还是低了些。好在是拍卖，不是收购，估价的高低，对阁下并无影响，阁下对拍卖的成交，还满意吗？”

越南人黎文祥十分满足：“满意之极了，我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好的拍卖成绩！”

恭二向办事处代表望了一眼——日本人的等级观念相当重，在董事长的面前，代表不敢坐，一直是十分恭敬地站着，董事长向他一眼望去，他立即躬身答道：“十七件物品，拍卖所得，扣除佣金之后，物主所得，是四百八十七万美元！”

恭二“哦”地一声，心想怪不得这越南人连白天也戴着一只镶满钻石的手表，原来自越南弄出来的东西，帮他换来了不算小的一笔财富。

恭二这时，自然不免有点看不起黎文祥——他自己虽然出身十分差，但是多年来在第一流大城市生活，自然养成了一定的品味。而且，他也不相信黎文祥手中的那些物品，是循正当途径到手的，所以他一想到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想起那是他从越南“弄出来”的，只怕其中有若干非法成分，至少他连人带物，进入香港，就都是非法的！

恭二又问：“听说阁下能提供更多的……古文物？”

黎文祥欠了欠身，变换了一下坐姿，神情相当为难，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应该说，我知道有一批……古文物放置的地点！”

恭二其实早在代表的报告中知道这一点了，可是他还是作了一个表示讶异的神情：“阁下的意思是，要我们到这个地方，去把那批古文物带来？”

黎文祥点了点头：

“是。”

恭二自开业以来，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认为对方的提议，相当荒谬，他的话，自然也表示了他的不满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只进行拍卖活动，公司业务并不包括走私以及一切非法活动！”

料不到黎文祥却冷笑了一声：“老实说，如果所有的古文物，都要有正式的出口文件才能进行拍卖的话，世界上所有拍卖行都要吃西北风了！”

恭二针锋相对：“不过，一向是，走私文物的是一批人，拍卖文物的，是另一批人。”

黎文祥吸了一口气，双手交叉着：“真是可惜，我们知的那一批宝物，价值必然百倍于我随身携带出来的那些，其实，你们派人进去，并不需要担待太大的风险，一切我都打点好了，那边有我过去的部下驻扎着，行事不会有阻碍，只是我自己实在不便再露面而已！”

恭二听出了黎文祥的话，约略地透露了他的身份，所以追问了一句：“阁下……曾是军人？”

黎文祥听了，陡然挺了挺身子，现出了他早期是军人的特色来，他张

开了口，可是没有说甚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接着伸手在脸上，抹了一下。

恭二听说另有一批古文物，价值可能是四百万美元的百倍以上，他也不禁怦然心动。

可是这批物品在越南，要他的组织把这批物品偷运出来，别说他的集团之中，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，就算有，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何必直接参与这种非法的勾当？

所以，他一面摇头，一面提议：“你既然有部下在那里，何不就请他们中可靠的人代劳？就算放弃了军职，只要有钱，哪里不能生活？阁下自己，就是一个例子！”

黎文祥瞪了恭二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其中的困难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愿意进行就算了，我会另外再想办法！”

他说着，站了起来，神情十分不满，恭二也料不到会面会这样不欢而散，他也站了起来，就在那一刹那间，黎文祥忽然改变了态度，自袋中取出一个纸包来，一打开，恭二立时眼前一亮，纸包之中的，是一枚质地好到极点，通透晶莹，几乎全体碧绿的翠玉镯子！

这种质地极佳的翠玉镯子，特别令恭二全身如同触电一样的原因是，自从他事业有成以来，就一直想买一只这样的镯子送给信子的缘故。

他常握着信子的手说：“你的肤色那样白，配碧绿的翠玉镯子，最好看了！”

可是上好的极品翠玉镯子，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，可遇而不可求，以“大世界集团”董事长的身份，经手的珍宝，不知多少，可是也一直只有几个强差人意的，像这时黎文祥手中所拿的那一只，一看就知道至少有几百年历史的旧玉，这种玉，早已开拣完了，除了在古文物中去找之外，根本不可能有新的！

这令得恭二心跳加剧，他不知道黎文祥忽然取出了这样的一只镯子来，是甚么意思，他有点口舌发乾，可是却自然而然，叫了一声：“信子？”

他知道信子希望有一只这样的玉镯，所以就自然而然叫信子出来看，等到他想到，信子出来一看，必然露出喜欢的神色，就不好讲价钱，已经迟了，信子应声而出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只还在黎文祥手中的翠玉镯子，她陡然呆了一呆，失声道：“好美丽的镯子！”恭二的声音仍然有点乾涩：“这是内人信子！”

黎文祥十分客气地行了礼，转向恭二，把手中的镯子，递向恭二。

四、一批价值连城的宝物

恭二仍然完全不知道黎文祥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，但是那么出色的一只翠玉镯子，一沾到了他的手，就使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他自然而然，接了过来，一上手，就知道那并非凡品。信子也凑了过来看，恭二把它放在信子的手中，信子当时现出了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来。恭二吸了一口气，望向黎文祥：“阁下的意思是——”

黎文祥道：“据阁下的眼光，这只极品翠玉手镯的价值是多少？”

恭二还没有回答，信子已不由自主，叫了出来：“是全美的呀！”恭二心中叹了一声，知道在这里的情形下，只好任由黎文祥开价了。所以他的回答十分实际：“我会把拍卖底价订在二百万美元，但是拍卖的结果，可能是一千万，我不想它被拍卖，五百万美元，我们可以成交！”

黎文祥直到这时，才现出了他真正的狡狴面目，他摇头：“不，这独一无二，稀世难求的翠玉镯子不出卖，只当作一种酬劳来支付。”

恭二一时之间，还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——也许是那镯子实在太美丽了，而且，又是他一直想得到的东西，所以令得他的思绪有点紊乱，一时丧失了本身的精明，他只是大声反问：“甚么？”

黎文祥却并不回答恭二的反问，只是自顾自向正在缓缓转动着镯子的信子道：“这是万中无一的稀世珍品，夫人自然是有眼光的！”

信子听了，自然而然地点着头。这时，翠玉的光华流转，翠绿色的光辉，令得人目为之眩，气为之窒，神为之夺，信子不由自主，连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

黎文祥又道：“我问过一些有资格的人，他们都说，有一对翠玉镯子，正在英国的一家著名的拍卖公司之中，准备拍卖，也算是精品了，可是和夫人手上的这一只相比，那就——”

下面的一句话，是黎文祥、恭二和信子三人，一起叫出来的：“相去太远了！”

恭二和信子会在这时，同时叫出这样的话来，自然是他们都见过黎文祥所提的那一对翠玉镯子之故。

那一对，也可以算是极品了，至少，是近二十年来公开拍卖中所见品质最佳的一对。

由于东方人对翠玉有特殊的爱好，所以英国的拍卖公司，曾把它们郑重而重之，运到东方来展示。也曾试图谋求和日本最大的拍卖公司，大世界集团合作。恭二拒绝了合作，但当他看到了那对镯子之后，曾和信子商量过。

恭二说：“我们把它买下来吧，你皮肤白，正好配这样的翠玉！”当时，这对手镯的拍卖底价，已订为二百万美元，可是信子在听了丈夫的建议之后，居然还现出了失望的神情来：

“啊，不会有机会遇到再好的了？”

恭二明白信子的意思，或许是为了弥补心理上的某种缺憾，她希望有一件最好的，无可比拟的翠玉首饰。

所以她立时道：“当然应该还有更好的，把它们还给英国人吧！”

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，所以黎文祥一提到了在英国拍卖公司中的那一对翠玉镯子，他们立刻就知道是哪一对，自然知道，那和此际手中的一只，相去太远了！

恭二在叫出了一声之后，勉力镇定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你刚才说甚么？它不卖？只当作一种酬劳来支付？”

黎文祥仍然不回答，只是道：“它就在那批珍宝之中，估计已超过一千年，甚至更久的历史。在古代，人们崇尚白玉，翠玉并不受珍视。翠玉的价值，直到两三百年前开始，才逐渐被人肯定——”

黎文祥说到这里，恭二不禁咕哝了一句：“你对玉件倒很在行。”

黎文祥只是笑了一下，自顾自继续着：“可能是由于这件翠玉的质地实在太好了，所以才被雕成了玉镯——但即使是这样，在当时也未必受重视，

所以在整批宝物之中，并没有流传出来。像这样质地的翠玉，是大自然的杰作，被发现的机会极微，那是真正的世间罕品！”

信子在黎文祥说话的时候，几乎是一直屏住了气息的，并不是由于黎文祥的话动听，而是她一直被翠玉的美丽所吸引。

恭二显得焦躁而不耐烦。他看得出，信子若是得不到那只翠玉镯子，那么，她一生的心理上缺憾，就再也无法得到满足了。

所以，他再次大声问：“请直接告诉我，要如何，才能得到它！”

当恭二在阮山羊博士的工作室中，详细叙述经过的时候，由于他所说的相当吸引人，所以大家都用心听着，听到这时，那两个法国助手，先沉不住气，叫了起来：“天！你究竟得到了它没有？”

恭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阮山羊怒视了他两个助手一眼：“别再问这种蠢问题，由井上先生慢慢说下去！西方人就是这样，甚么事，就只想到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得到答案！”

这时，在场的，除了那两个法国人之外，全是东方人，所以博士的叱责，令那两个法国人感到相当尴尬，红着脸，不敢再出声。恭二这才继续说他和黎文祥打交道的情形

他的目的，是要说那支镶满了红宝石的大象牙的来历，可是他从头说起，不知道甚么时候。才能说到正题。

本来，年轻人也想催促一下，可是博士刚才有了那样的指责，年轻人也不好意思太性急了！

直到恭二一再问，黎文祥才道：

“它被当作一项行动的报酬，很简单，谁能替我把留在越南的那一批宝物弄出来，它就是酬劳！”

黎文祥这句话一出口，酒店的客厅之中，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沉寂。

信子有好几次欲语又止，可是始终未曾出声。恭二一听了之后，就握住了信子的手，手心在沁着汗。香港代表呆若木鸡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更不敢出声——他事后对人说：“真怕董事长把任务派给我。唉，我是一个没有大志的小人物，受不了那样巨大的刺激。”

足足有三分钟之久，恭二才用十分坚定的声音道：“我去！”

黎文祥是一切全在他意料之中一样，立即道：“井上先生能亲自出马，那实在太好了，我知道，一定可以成功的，一定可以的！”

恭二却绝不那么乐观，因为这时，他对那批宝物，以及如何得到它们，再把它们偷运出来，究竟要经历多少凶险，一无所知！所以，他满脸都是汗珠，可是他要为信子得到这只镯子的决心，却战胜了一切，所以，他又提高了声音，再叫了一遍：“我去！”

恭二在这时，不但表现了他非凡的勇气，而且，更表示了他对信子的爱情，十分真挚，所以，当时信子就激动地拥住了恭二，在恭二的耳际，也用十分坚决的声音道：“要是危险，我绝不会让你去！”

在一旁的黎文祥笑了起来：“别像是生离死别一样，只要安排得好，根本没有甚么危险！”

恭二和信子一起望向黎文祥，黎文祥道：“日本经济发达，贸易遍世界，如果能提供相当优惠的条件，和越南进行贸易，一定受到欢迎。”恭二和信子，已相信黎文祥是一个十分足智多谋的人物，所以也用心听着。

黎文祥继续说他的“安排”：“井上先生可以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越

南去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都不要在任何贸易行为之外有任何行动，到了第三次或第四次，在运出来的货物之中，某一个货柜箱之中，多了一些别的物事，会有甚么危险？”

老实说，井上恭二也曾有过不止一次偷运古文物的经验，有几次甚至相当大批，所以他知道，照黎文祥的安排，确然没有甚么风险。

他吸了一口气，镇定了下来，问：“那批宝物，在甚么所在？”

黎文祥笑了一下：“当你决定行动的那一次，我会把详细的情形告诉你！”

黎文祥这样说，已令得恭二十分不满意，而黎文祥的行动，更令得恭二生气——他竟然一伸手，自信子的手中，把那只翠玉镯子拿了回去！

信子神情，立时茫然若失，恭二忙安慰她：“不要紧，迟早是我们的！”他又对黎文祥道：“我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准备，你这就把镯子收回去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能先由内人保管吗？”

想不到这一抗议，居然立时生效，黎文祥略想了一想，就答应了：“好！”

他当真把镯子又递了给信子，信子如获至宝，把镯子紧捂在心口上。恭二看了这种情形，心中不禁暗叹了一声：“黎文祥真懂得人的心理——这镯子在信子的手中越久，信子就越会想拥有它！”

事后，恭二始终有点不惯，他问黎文祥：“你怎会知道我和内人，一直想得到一只极品的翠玉首饰？就拿这镯子来作引诱？”

黎文祥的回答，出乎恭二的意料之外，他十分惊讶恭二有此一问：“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想要极品翠玉，只是我知道，任何对珍宝有认识的人，都会一眼看到它，就爱上它，会用一切手段得到它！”

恭二只好苦笑，因为那是事实。至于黎文祥何以他肯放弃，恭二当时，想到了还没有问，黎文祥已自己说了出来。黎文祥在恭二决定亲自出马之后，拍着他的眉头，道：“你刚才提供了五百万美元的价钱，我相信我要是坚持，你肯出到一千万美元，或更高！”恭二点头，表示同意。黎文祥的脸，在黝黑之中，透出了红晕，那表示他心中的兴奋。

他道：“我宁愿放弃它，可知那一批宝藏的价值之高。请相信我，那是价值难以估计的一批宝藏，运出来后，当然交由贵集团拍卖，井上先生，你不但得到玉镯，而且，也可以在拍卖之中，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巨额佣金！”

恭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祝我们合作愉快！”

那时，恭二在想，那批宝物，完全由他的掌握运出来，要是他立心吞没，黎文祥不知有甚么方法，证明自己是物主？

后来，恭二自然知道黎文祥是有方法的，他也很欣庆没有要黎文祥使用这个方法。

那次会面之后，恭二就以十分惊人的效率，进行安排。果然，十分顺利，他输入越南急需的物资，又把越南积压了没人要的物资运出来，两次如是交易之后，他已被越南政府的官员，当作是“最好的日本朋友”，高级官员频频约见。

恭二决定在第三次交易之中行事。

于是，他和黎文祥，有了第二次会晤。黎文祥对于恭二进行的一切，十分了解，一见面就祝贺恭二，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开始。他笑嘻嘻地道：“和你有过接触的官员，从上至下，都对你有极其良好的印象，那使你行事方便，这次任务，一定十拿九稳！”

恭二心照不宣地笑：“略使手段，使事情进行顺利，那是必要的。”

黎文祥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，才又推出了他的安排：“这一次，你提出要采购北部山区的出产，他们一定十分欢迎，你再要求，你亲自去采购，要求一个大型卡车队，归你使用，这个要求，绝不过份，他们一定不会拒绝，你由河内出发，走西北第五号公路，在进入山区之前，我安排好的人，就会和你联络！”

黎文祥讲了这些话之后，竟然没有再进一步说明的意思。恭二不禁大是不满，追问道：“和我联络的是甚么人！目的地何在？这些我都应该知道，而且，我至少应该有一幅行进路线的地图！”

黎文祥大刺刺地道：“都不必了，一切我自有安排！”

恭二大是恼火，怒道：“这算是甚么？我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？甚么都被你瞒在鼓里？”黎文祥道：“别忘了你可以得到的酬劳！”

恭二也犯了牛脾气，因为他也看出，如果不是依靠他的力量，黎文祥的那一大批宝物，绝不能顺利偷运出来。所以他当时就一拍桌子：“不行！不把来龙去脉说明白了，我宁愿不去！”

这一下，倒也大出黎文祥的意料之外，他呆了半晌，又团团打了几个转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地点，我实在不能说给你听，老实说，最后一天路程，安排的是，你和接你的人单独行动，离开车队，驾着一辆车去接运宝物，那一天，你还要XX上眼，以免你知道准确的地点！”

恭二骇然：“在越南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，我人生地不熟，哪里有本领认得准确的地点了。这……XX眼……就不必了吧？”

黎文祥摊着手：“这一点，我不能决定，且看到时和你联络的那人的意思。既然你坚持要多知道一些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安排和你联络的那个人，是印支半岛上最传奇的一个人物，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他真正神通广大之极，他的名字是青龙。”

恭二当时，听到了“青龙”这个名字，对他来说，一点意义也没有，因为他确实未曾听说过中南半岛上有这样的一号人物，自然不知他有甚么来头。

可是，在巴黎阮山羊博士的工作室之中，恭二叙述经过时，一说出了“青龙”这个名字来。年轻人和公主，不约而同，一起发出了“啊”地一下低呼声，那名字，对他们来说，有特殊的意义。

他们是属于冒险生活群中的成员，对于世界各地的传奇人物，自然都有相当充分的资料，他们没有见过青龙其人，可是却从多方面，听说过这个神秘人物的一些事，尤其公主和越南的关系，使他更注意这个活动在中南半岛上的传奇人物的故事。

很难下一个断语，说青龙是一个甚么类型的人物，总之他神通广大，神出鬼没，参与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，另一个传奇人物，原振侠医生，曾和青龙在中南半岛有十分怪异的经验。年轻人和原振侠医生交情深厚，听他说起过。

所以，年轻人和公主，一听到“青龙”这个名字，就有了反应。同时，他们也想到，那个越南人黎文祥的身份，一定也十分不简单，因为他竟然可以安排青龙这种非同小可的人物，进入他的活动范围之内！

当下，黎文祥对恭二道：“你一定不会后悔认识青龙这样的精XX人物……。”

黎文祥道：“如果你真的对他一无所知，我提议你尽可能去搜集一下他的资料！”

黎文祥始终不肯再透露甚么，恭二也真的向各方面十分认真地去打听青龙这个人。

可是他却得不到甚么资料，因为青龙的活动范围不出中南半岛，不是真对冒险生活有了解的人，不会知道他的大名。恭二在他的越南朋友那方面打听到的，也只是一鳞半爪，而且他都认为十分夸张，例如说青龙一个人，就可以对付一个师的军队。又例如说青龙已死过一次，所以不会再死，因为人只能死一次，等等。

当时他虽然不信，可是由于他的行动，始终有着不可测的凶险成分在内，所以这种夸张的说法，也可以令得他安心一点。所以，他按计划出发。

一切都很顺利，和恭二打交道的官员，都得了恭二不少好处。恭二其志不在做生意，所以出手十分阔绰，花钱如同流水一般，常言道“有钱可使鬼推磨”，所以没有打不通的关节。

由十二辆卡车组成的车队，向西北山区出发，公路十分不平整，有许多不知是炮弹坑还是炸弹坑，都是不过匆匆用泥石填平，根本没有重整过。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他们宿在一个镇子上，当地政府让出了被认为最好的屋子给恭二，恭二倒志不在此，他只是心焦，为何和他联络的青龙，还未曾出现？

当天晚上，在接受了当地官员的款待之后，他推辞了两个腿长腰细，眼大发长的越南姑娘为他自动提供的“按摩服务”，一进入他准备的房间，就看到一个人，蹲在一张椅子之上。那人正持着一根长长的竹烟，在大口吸着烟，烟草的气味十分浓烈，呛得恭二立即咳嗽起来。那人约莫三十上下，脸部轮廓明朗，双眼十分有神，恭二走进来，他连头也不抬，只是自顾自吸烟。恭二一面咳，一面想问他是甚么人，可是那人自有一股慑人的气势，令得恭二一时之间，不敢开口。

等到恭二咳停了，那人才抬起头来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叫青龙，军长和你说明白了？你的一切行动，都要由我来决定！”

一听得对方一开口就这样说，恭二又是吃惊，又是讶异。

青龙的话，十分霸道，本来令他很不满，可是青龙又提到了“军长”，恭二的脑筋灵活，立即想到，那一定就是黎文祥！

恭二一直想，黎文祥的身份，可能是一个军官，但也没有想到他会是一个军长，那自然是将军了！

恭二决定不表示甚么，务求完成任务，所以他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青龙又道：“很简单，明天，会经过一个岔路口，我就在这之前，驾驶一辆卡车，你在我的车上，我们离开车队，然后，在我们取得了货物之后，回程时，再和满载山货的车队会合，货物的包装，和山货一样，至于如何装船，那就不是我的事了。”

恭二连忙道：“这我都安排好了，只是我忽然离开了三天，如何和车队的官员交待呢？”

青龙一翻眼：“基本上不必交待，没有人会提起这件事来，你也可以完全当没有发生过！”

恭二很喜欢青龙的爽直，他打开一只箱子，道：“我带有极好的威士忌，你可要来一点？”

青龙十分高兴地笑了起来——那种每瓶都有酒厂董事长亲笔签名的日本威士忌，确实十分清冽，青龙感到十分满意，当他喝了大半瓶之后，才又开始吸烟，然后道：“你的报酬是甚么？”

恭二久历江湖所养成的好结交朋友的性格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——不说慌，直话直说。

所以，恭二就实在告诉了青龙，想不到青龙大是感动：

“你竟然为了妻子的爱好，而肯这样涉险，这样爱妻子的男人，真……不多见了！”

恭二十分自豪：“那是因为内子实在十分值得爱的缘故！”

青龙呆了一会，十分出神，显然正在缅怀一段往事。恭二十分识趣，也没有问他在想甚么。

等到一瓶酒喝完。恭二又取出了一瓶来，青龙才道：“我肯出力，是为了那一大批宝物，不但价值连城，而且，还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之故，不想任由它们埋在穷山恶水之中！”

恭二十分意外：“你见过这批宝物？”

青龙点了点头：“军长所属的一个工兵团，在一条旱季乾涸了的河状中挖掘石块，在河岸上建筑工事时，在大约五公尺深的河床下，挖到了一间石室，炸开了石室，是一只十分巨大的石槽，那一批宝物，就在石槽之中，不知道是何年何日，甚么人埋在那里的！”

恭二大是惊讶：“现在还在那里？”

青龙道：“自然，怎敢把它们随便在人前露眼？你该知道人性有多么贪婪！”

五、神通广大的军长

恭二心中惊疑莫名，他也不敢问那一团工兵怎么样了，其他知情的人怎么样了，想来，这一切，作为他们的上司，黎文祥一定早已有安排了。

恭二暗暗吞了一口口水，青龙拍了拍他的眉头：“你这人很好，不多问。”

恭二苦笑了一下，心想我何尝不想问？他只是小心地道：“上次……黎文祥交给敝公司拍卖的……那几件，就是在这一批宝物中的？”

青龙道：“是，那是估计最不值钱的一批，自然，那翠玉镯子是例外；那镯子，真是稀世奇珍，可是——”

青龙说话，一直相当直率，可是这时，他话才说到一半，就突然停了口，而且，现出了十分的迟疑的神情。

看他的这种情形，像是他并不是不想说，而是他的心中，对要说的话，根本还是十分疑惑，不知道应该如何说才好，所以才出现了欲语又止的神情。

恭二在这时候，自然更是疑惑之至，但是他正如青龙所说，有“不多问”的好处，所以他非但不问，而且还装出并未留意的神态来。

青龙在迟疑了一阵之后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才道：

“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，行动要十分迅速，起出了东西，立刻就走，你

没有机会仔细看那批宝物，所以我现在对你详细说一下那批宝物的情形。”

恭二听得这样说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宝物的件数是多少？如果少了，那由谁来负责？我岂不是有最大的吞没的嫌疑？”

青龙笑了起来：“你以为军长长随便相信人的？他把事情交给你来办，自然对你有足够的信任！”

恭二感到相当自傲，这时，他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黎文祥，是一个军长？”

青龙呆了一呆，像是对“黎文祥”这个名字，十分陌生，但随即笑了起来：“当然是，他自十二岁起就开始战斗，身经百战，是极其骁勇的悍将，由他指挥的几场战役，是可以写在人类的战争史上的！”

恭二嘴唇掀动了一下，又想问一些问题，可是又感到问得太多了不好，所以忍住了没有问。

青龙却在这时，伸手在恭二的眉头上拍了一下：

“你可是想知道，何以他肯放弃那么高的军职？”

恭二连连点头，表示他确实想知道这一点。

青龙却又不立即回答，他双手抱膝，抬头向天，过了好一会，才长叹一声：“当然是为了那批宝物，他发现了那批宝物之后，虽然知道它们的价值，但是还不敢肯定，于是他就找了我去看，当我告诉他，这批宝物如果能够运出去，不知可以变成多少金钱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有了决定。金钱的诱惑力毕竟太大了！”

恭二吸了一口气：“他的选择完全正确，不稳定的权力，和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运用的金钱相比较，自然是金钱重要得多了！”

青龙又沉默了片刻，恭二也不知道这个神秘的传奇人物在想些甚么。

此际看起来，他们是有很多的心事。

青龙又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我于是建议他先携带一些小件的东西，出去试一试，他照我的话行事，以后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了……”

恭二用力一挥手：“我不明白，那批宝物的体积，应该不小，他怎能够不被别人知道？”

青龙笑了起来：“别人自然是知道的，可是所有知道的人，都是军长的部下，军长又答应了给每一个人特别的好处，自然人人都守口如瓶了！”

恭二深深吸了一口气：

“宝物之中，有十分大件的？”

青龙又沉默了一会，像是在记忆之中，搜寻那批宝物，而他又现出迟疑的神情，语调也变得十分缓慢：“我相信……在这批宝物之中，可以……引出更多的宝物来，更进一步的发现，一定是人类历史上，最轰动的古文物发现，惊天动地，就算把中国的秦始皇墓全发掘了出来，只怕也不会有那样的轰动！”

恭二当时，并不知道青龙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，只觉得青龙说得认真之极。他是一个拍卖商，自然希望宝物越多越好。

青龙扬起手中的竹烟 XX，敲了两下，把烟灰敲了出来，又道：“你应该特别注意……那件大象牙！”

那时，恭二也不知道青龙口中的“大象牙”是甚么样的一件东西。

“大象牙”自然就是现时放在工作桌上的那支，曾被阮山羊考古博士认为是一柄属于公主的权杖——关于这一点，恭二有他的解释：“由于青龙曾

特别提起过这大象牙，所以我一看到了它，就立即拍照，第一时间交给阮博士，可是太匆忙了，以致忘了注明它的尺寸，这才使博士误解了的！”

阮山羊对自己判断这“大象牙”是“公主的权杖”这一点，显然耿耿于怀，恭二的话，令得他发出了一下闷哼声，样子很不自在。

公主在这时间问了一句：“青龙说，这……大象牙和另一宗宝藏有关？”

恭二回答得十分小心：“他曾这样暗示过，可是他却说不上具体的情形来。”

年轻人有点奇怪：“你竟然没有要他进一步说明？”

恭二叹了一口气：“连他自己也不能肯定，我问了又有甚么用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他们知道，青龙不是等闲人物，他那样说，一定有理由，或许他当时还没有把事情完全弄清楚。

可是，又是甚么，会使青龙有那样的联想呢？

比发掘整个秦始皇墓更轰动，更惊天动地！难想像人类历史上还有那么巨大的宝藏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所罗门王宝藏？

年轻人和公主想到这里，自然兴趣大增。阮山羊却道：“后来，一切都顺利？”

恭二点了点头。

后来，事情进行得确实很顺利。

第二天，恭二就离开了车队，果然完全没有人留意他。他和青龙，驾着一辆卡车，在崎岖的山路之中，日夜前进，大多数时间，都由青龙驾驶。

黎文祥曾说过他可能要在最后的一段路程 XX 上眼睛，可是一直到达目的地之前，青龙并没有提出这一点，恭二自然也不会去提醒他。

恭二注意到，青龙对他的印象十分好，原因是为了他为了妻子的爱好，所以冒这一次险。后来，他又凭这段经历，赢得了年轻人和公主的友谊。所以后来他提起来，就十分自豪，也不无感叹：“或许是由于深爱妻子的男人太少了，所以像我这样的男人，竟然变成难能可贵，令人尊敬了！这可真是想不到的收获！”

第二天的行动，虽然十分顺利，但是对他来说，还是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。

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中行进，越来越是荒凉，但就算是人烟不见的地区，也可以在路旁，看到十分庞大的军事设施，和军队设立的关卡。

恭二不知道青龙在卡车上放了甚么标志，这辆卡车逢关过关，没有受到丝毫的阻碍。

恭二知道在落后闭塞的社会之中，特权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，所以他也并不以为怪，若是早已打通了关节，别说是一辆卡车，就算是一百辆，也一樣可以变为隐形的！

到了第二天天亮之后，卡车沿着一条乾涸的山溪前进，那山溪十分宽阔，并不是很深，可是气派十分大，溪底全是老大的鹅卵石，为数亿万，那不知是多少万年受溪水冲刷而形成的。

这时，由于是旱季，所以溪底乍一看，根本没有水，要仔细看，才可以看到在最深处的一些石缝之中，有水光闪耀，有一些涓涓细流在流淌着。

这种奇诡的景色，恭二以前没有见过，所以看得十分有兴趣，青龙向前面的山影指了一指：“别看现在那么平静，一下大雨，山洪冲下来的时候，整个山溪，简直是死亡的象征，我们现在行车之处，也是滚滚洪水，没有道

路可以通向出去！”

恭二感叹：“大自然的安排，太奇妙了！”

车子一直向前驶，山溪的形势越来越险峻，有几处，在洪水奔腾而下之际，一定是十分宏伟的瀑布，经过几个盘旋之后，卡车渐渐驶高，然后，又盘旋而下，于是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山谷，山溪穿过那个山谷，在山谷的一半，有着显然是营房的设施。

青龙沉声道：

“到了——井上先生，请你最好甚么也不要问，就当甚么也看不到！”

恭二点了点头，当卡车驶进山谷之后，就有一辆中型吉普驶了过来，车上的两个军官向驾车的青龙挥了挥手，引导青龙向前驶去，一直驶到了山溪的一段。

那一段山溪的底部，和其他地方，有显著的不同——底部的鹅卵石，有相当大一片面积，约有十平方公尺。全被移开，现出一个盖着油布的坑，已有两架起重机在那个坑的旁边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完全像是无声电影一样——或者说，是一种特殊效果的电影！只有机器操作的声音，没有人的声音。

所有的人，都像是哑吧一样。车一停下，青龙向恭二作了一个手势，令他留在车上，他下了车，和那两个军官，打着手势。

就在这时，约有一连士兵，自营房之中，快步跑了出来，一刻就开始操作，先把那块油布掀开，现出河底的一个坑来，在坑中，有一只十分大的石箱在。起重机立刻操作，石箱上早就有十分结实的铁环，一架起重机，就把石箱吊了起来。

而另一架驶近来的起重机，驶近卡车，把卡车后的一只标准货柜货箱，吊了起来，放在溪边。从溪底吊起来的石箱，比货柜要小，所以要放进货柜去，并不是难事。

那些士兵，竟像是久经训练一样，石箱一放了进去，士兵就用棉花、席絮、软胶粒等等物品，垫塞着余下来的空间，好固定石箱在货柜中的位置。

然后，关上货柜箱，青龙封好了货柜—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向恭工作了一个手势。

恭二知道他是在说：只要封条上的暗记没有损坏，石箱中的宝物，也就不会失去，恭二必需负责使暗记不被破坏。在这一切过程之中，恭二始终十分紧张，他在考虑：这一箱“货物”一定十分沉重，在报关的时候，应该报称是甚么货品呢？

可是他随即有了主意，不是他自己想出来，而是不知是军长还是青龙的安排，他看到士兵又搬了许多用乾草扎着的石磨或石臼来，也一起装进了货柜箱之中，那是此区出产，十分古老的石制器具！

这种石制器具，在先进的日本，自然会有多少实用价值，但是作为装饰品，价值还真不低！

一切竟安排得如此妥善，这令得恭二多少有点感动，感到自己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这批宝物，运到日本去，在拍卖市场上大放异彩！

等到货柜移上了卡车，又有士兵来给卡车注燃料。恭二本来还有点疑惑，货柜十分沉重，普通的卡车，难以盛载着它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。

可是等到卡车一开动，恭二就知道这个耽心十分多余，卡车是青龙驾来的，显然曾经过改装，使它有强大的马力，可以执行这项任务。

在回程中，青龙才告诉恭二，石箱的石板并不厚，可是十分坚固，箱中的宝物，或大或小，每一件，军长都拍了照，编了号。当初石箱被发现，打开来之后不久，青龙就看到了箱中的情形，每一件宝物，都用丝棉小心包裹着，虽然被藏在河底，可是那石室滴水不漏，所以连丝棉也像是新的一样。

青龙特别叮嘱两件事：“到了日本之后，开启，清点宝物时，军长会到场，你必需聘请绝对可靠的人来做这件事——宁愿多花些时间，也不可胡乱请人！”

恭二连声答道：“是！是！每一件都是稀世奇珍，我一定会小心。”

青龙嘱咐的第二件事是：“那只大象牙……军长在问我要甚么酬劳的时候，我曾想提出要那只大象牙，可是我自认对它的认识还不够，所以放它到外面世界去，让全世界的专家研究一下，看看它究竟是甚么。我有一个概念，可是实在太匪夷所思了，而且所得的资料极少，不能作准。如果在拍卖中，有人买下了它，请在我询问的时候告诉我买主是谁！”

恭二有点为难：“很多时候，买家不肯透露身份——”

青龙微笑：

“就是为了恐怕会有这种情形，不然，我还会来问你吗？”

恭二十分惶恐，忙道：“是！我一定把买家是谁，调查得清清楚楚！”

这时，事情确实顺利，等到又来到那个岔路口，卡车队已在等候。青龙的车子，进了卡车队，一直到港口，根本没有人多问一句，甚至也没有人向这多出来的卡车多看一眼。

恭二有点踌躇的是：他不准备把这批宝物走私运进日本，而准备报关。因为他知道，这批宝物，必然会公开拍卖，如果走私进口，到时来源如何说明？

可是报关的话，在出口地没有相应的出口证明，就是一个大麻烦。

可是就是这个难题，也迎刃而解，出口时，一大叠出口证明早已准备好，那一货柜的物品，都用十分模糊的名词，例如“旧镶石象牙一枚”、“估计是古旧的金属器皿若干”、“可能是仿制的皇冠一顶”之类——出口的时候，自然连检查也没有，在进口需要报关的时候，可以作弹性度极大的解释，将来进行拍卖，卖出的价格再高，也是一切都合法的！

想起那只翠玉镯子，想起即将可以获得的大量佣金，恭二简直心花怒放，而且，他也知道。黎文祥能作出那么妥善的安排，他虽已离职，可是影响力之大，也匪夷所思，他是一个大人物，不是普通人！

所以，恭二和黎文祥在再次见面时，恭二的态度，就恭敬了很多。

他们这次见面，是在日本，一个属于大世界集团的货仓之中，几乎是恭二才一押送那只货柜进入仓库，才一卸下来，黎文祥就出现了。

黎文祥的突然出现，令得恭二大吃一惊。但是他已经知道了黎文祥的身份，也领教过了他的神通广大，所以虽然吃惊，也知道以他的能力，要安排一场偷渡，简单之至。

反倒是他对自己的行动，掌握得如此正确，这令得恭二有点寒意。

黎文祥和恭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又验看了青龙加在货柜上的暗记，就十分高兴地道：“恭喜尊夫人，那举世无双的翠玉镯子是她的了！”

恭二吁了一口气：“我急于想见内人，既然你已经验过了暗记，何不由你来主持开箱？”

黎文祥摇了摇头：“我怕箱子一打开，我无法控制开箱工人的情绪！”

恭二吃了一惊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……怎么办？我也不一定有把握可以控制！”

黎文祥指着恭二：“找高级职员来，最可靠的，答应分大量花红给他们，要他们在工作的时候，尽量维持情绪正常，严守秘密——除了尊夫人之外，我不要再有别的女性参与其事！”

黎文祥说一声，恭二答应一声，直到这时，恭二才相信他真是下惯命令的将军！

开箱子取宝物的过程，也十分顺利，虽然参加的人全是十分有资格的人士，可是宝物实在太诱人了，每一件宝物，从箱中取出来的时间，仍然不免有小小的骚动。

在阮山羊的工作室中，恭二说到这里，年轻人不禁皱了皱眉，指着那份目录：“虽然精品极多，可是你也说得太夸张了！”

恭二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整箱的宝物被取出来之后。黎文祥对照过，一件不少，我们进行分类，一共分成了十类，也决定第一次，把看来是最差的一类拿出来拍卖，所以目录上所载的，只是十分之一，而且是差的十分之一。必须这样！如果一次推出，只怕拍卖市场，没有那样的承接力……”

这一番话，听得所有人屏住了气息，作声不得。单是这本目录所载的，拍卖所得，只怕已用“亿万元”来做单位了，可是那只不过是十分之一！

公主最先打破沉默：“我不信，这大象牙难道也属于较差的一类？”

恭二的回答是：“那是例外，因为青龙曾说，这大象牙十分独特，它本身已经非同小可，可是它的真正价值，无可估计。”

年轻人和公主又互望了一眼，他们相信恭二在叙述之中，并没有隐瞒之处，可是青龙对恭二所说的话，又十分模糊，根本不能算是线索。如果说青龙是凭直觉而感到这一点的，也说不过去，论直觉之强烈，还有谁能比得上公主？

公主应该有更进一步的直觉才是！

可是当他们互望的时候，公主却缓缓摇了摇头，表示她并没有在接触这大象牙的过程中，接收到甚么特别的讯息。恭二结束了他的叙述，阮山羊十分不满。

“原来你给我看的图片，只是十分之一；你要知道，资料越多，考证的结论，就越是正确！”

一番话，说得恭二打躬作揖：

“真对不起，可是那不能怪我，我毕竟不是物主，物主的意见，我必须遵从，那是军长的意见！”

阮山羊似是一副悻然的神情，敲着桌子：“看起来，这批宝物，是越南王朝某一个帝皇，基于不知甚么原因埋在河底的，没有进一步的资料，没有甚么可以考证的了！”

恭二苦笑：“博士，无论如何请你对这……大象牙作出一点评介，因为……青龙曾嘱咐过我，想得到多一点有关它的资料！”

对于阮山羊的那种虚张声势，摆出一副学术权威的架子，而实际上又说不出甚么道理来的态度，年轻人相当反感。所以，他十分不客气地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：“博士的初步鉴定，不是说那是一位公主的权杖吗？”

博士立时对年轻人怒目相向，可是年轻人假装看不懂，继续他的嘲笑：“如果这是权杖，那么这位公主，必然来自巨人国，或是来自外星的巨人，

她的身高，至少要超过十公尺！”

公主低声叫唤了年轻人一声，博士已十分恼怒：“这大象牙，甚至不是越南的文物，我可以肯定这一点！它不属于越南的文物，也就是说，它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，你取回去吧！”

恭二搓着手，十分为难，年轻人趁机道：“博士既然不愿意进一步研究它，我看公主来接手，比较合适一点，她有异能，能够在物体中感应到别人感觉不到的讯息！”

恭二看来十分同意，但是碍于博士的面子，不好意思点头。博士赶忙下台：“试试特异的能力也好，是有一种理论，说通过异能的感应，可以了解古代文物的真正来龙去脉，你把这象牙拿回去吧！”

恭二忙道：“还有许多越南的文物，还要依靠博士的大力！”

阮山羊大刺刺地一摆手，算是答应。

六、讯号来源在东京

到阮山羊工作室来，会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倒大大出乎年轻人和公主的意料之外。

博士显然有点老羞成怒，挥着手，去逼着恭二把大象牙弄走，闹得恭二手忙脚乱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那两个法国助手，找来了箱子，把大象牙放了进去，又找来了一辆推车，放好了箱子，推着离开了博士的屋子。

到了外面，恭二立刻向公主行礼：“那就要拜托公主的异能了！”

年轻人笑：“就像你们夫妇看到了那翠玉镯子之后的情形一样，我们非得到这大象牙不可，请你安排和那位军长会面一次，取消这大象牙的拍卖，我们不会让他吃亏！”

年轻人顿了一顿：“甚至可以和你一样，替他做一件事，作为得到这大象牙的代价！”

恭二笑了笑：“两位说笑了！我一定尽力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把箱子放进车厢，由于相当大，要由公主把着箱子，箱子的一半，还露在车厢之外。等到了酒店的时候，酒店的员工自然赶紧过来代劳，可是公主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。

于是，在这家豪华的大酒店的大堂之中，就出现了一幕奇景：一位高贵美丽之极的女士，自己捧着一个大箱子进入电梯，后面跟着好几个神情惶恐的酒店员工！

进了房间，公主迳自捧着箱子，进入了里面，跟着进来的年轻人，知道公主会集中精神，用她的异能，去感受那大象牙所能给她的讯息。

年轻人和恭二各自喝着酒，恭二在喝了一杯酒之后，放下酒杯：“你能很快到日本来？我会安排你和黎文祥会面，他还在日本。”年轻人抬起头来，想了一想：“五天之后，地点是——”

恭二大是高兴：“请到舍下来，内人信子一定十分高兴认识两位。”

恭二说得十分真诚，喜悦之情，掩饰不住，这也令得年轻人十分感动，

两个人在紧紧握了握手之后，恭二留下了他在东京住所的地址，一再鞠躬，告辞离去。

年轻人看了看地址，那是东京豪华宅邸集中的一区，以恭二如今的财力而论，自然可以在这一区拥有一幢有日本传统庭院的豪奢住宅的了！年轻人握着酒杯，慢慢走进了里间，他看到公主盘膝而坐。

大象牙则横放在公主的腿上，她的双手，正十分缓慢温柔地在抚摸着它。公主的动作是如此的优美，所以令得年轻人看了，心中竟升起了妒嫉那支大象牙的感觉。

年轻人并没有出声，也没有任何行动去打扰公主，只是坐在一旁，欣赏着公主的美态。而公主则似乎超然物外，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甚么事，只是集中力量在对付那大象牙上！

年轻人感到疲倦时，就闭目养神，运用中国传统气功的方式，运转真气——他虽然没有公主那样的异能，但是自幼所受的武术和气功的训练，他的体质，也与常人大不相同。要不然，由于公主遭到了不幸之后，他在阿尔卑斯山上自暴自弃期间，早已捱不过去了。

在凌晨三时左右，年轻人睁开眼，看到公主的坐姿不变，那沉重的大象牙，也仍然横放在她的腿上，可是她的身子，却已向上升起了半公尺左右，完全悬空！

年轻人自然知道，公主并不是在故意卖弄，那完全是她的异能，在精神的高度集中之下的一种自然反应——年轻人知道，有这种异能的，世界上颇有人在，至少在印度，就有三位以上的静坐大师，会在静坐之际，身子向上升起来，处于悬空状态！

由于身子悬空，公主身上的黑纱，飘垂向下，令得她看来更是出尘，而且她一动不动，连长长的睫毛，也处于静态。可是她又是活生生的人，这样的美态，看得人心旷神怡！一直到天色大明，公主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睁开眼来，年轻人半秒钟也不耽搁，就过去吻她的额。公主的神情十分迷惘，只是缓缓摇了摇头，身子下沉，然后移开了大象牙，慢慢站了起来。一看到公主这样的神情，年轻人知道公主并非一无所获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获得的讯息是甚么！年轻人也没有问，因为他知道，公主如果肯定地获得了甚么，一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他的。公主站了起来之后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推开了落地门，走到阳台上，把她自己，完全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之中，这才双手拢着长发。转过身来：“真奇怪，我不知怎么形容才好——大象牙明明就在我的身上，可是我却感到，有十分微弱的讯号，来自极遥远，微弱或完全无法捕捉，可是确又存在！”

年轻人用心听着，“能感到讯号”的这种异能，只有身受者，才有确实的感觉。由于这种感觉，根本超逾了人类的行为，所以，人类的语言，也很难十分精确地将之表达出来。

年轻人这时，就不是百分之百知道公主所说的那种感觉，只是可以理解而已！

他勉强笑一下：“听来，好像不是很合理？”

公主无可奈何：“可是情形虽然如此，或许是我的感觉不正确，今晚再试一试！”

年轻人告诉公主：

“我约了恭二，五天之后，在东京约见黎文祥！”

公主一挥手笑着说：“黎文祥自然不是他的真名字，当我们和他见面的时候，如果还不知道他的真名字，好像说不过去！”

年轻人也笑：“那太简单了，委托冯瑞的电脑公司先查一查，就可以知道了，嗯，应该查现代军人部分？”

年轻人说做就做，拿起电话来——冯瑞的电脑资料公司，接受各种资料查询，各位一定不陌生了。

冯瑞在电话中，声音愉快之极，答应立刻进行。两小时之后，冯瑞就有了答案，他的声音有点紧张：“你们要查的那位将军，自去年起，离奇失踪，列为最高机密。这位将军是一个神秘传奇人物，势力之大，难以估计，他的名字是……”

接下来，资料报出了这位将军的一生简历，年轻人和公主也不禁听得呆了半晌，明白了何以恭二的一切，都进行得那么顺利的原因。公主的第一个反应是：“看来，他的目的，不像是……贪图大量金钱那么简单！”

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公主这样说，十分有理。因为根据资料看来，黎文祥（那是假名，但为了方便，就用这个名字招呼他）在越南军方，有着极大的势力。虽然，随着战争的结束，在越南，军人的地位，已经不如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，但是他还是没有理由为了大量金钱而“失踪”的。

因为像他那样地位的特权人物，一切的需求，都应有尽有，金钱对这样高地位的特权人物而言，作用也不是很大，对这种人物来说，权力才是一切！

唯一可以支持他“失踪”的理由的是，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，他颇有处于劣势之势

但就算是这样，他想拥有大量金钱的目的，也和别人不一样，并不是想得到物质上的享受，而是想藉此得到更大的，更稳固的权力！

从恭二此行的顺利程度来看，黎文祥显然还十分有力地控制着他的旧部，而他的旧部也对他依然效忠！

要不然，一个已然“失踪”了的将军，怎会还有那么大的力量？

事情显然十分复杂，会演变到甚么程度，当真有点难以想像——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分裂，加上长时期的战争。也有可能，再度引起外国力量的介入，而在人类的战争史上，增添新的一页！

这一切，在一看到一本拍卖目录上有“公主的权杖”这一项时，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！

一时之间，公主和年轻人尽管见多识广，经历丰富，也由于事情可能大到难以想像的程度，而面面相觑，因为他们虽然无法预料卷入了这个漩涡之后，会有甚么样的可怕结果！

互望了片刻，公主才低声道：“我不想放弃这支大象牙，我和青龙一样，有一点预感，这大象牙……十分不简单……像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，看到的是十分之一，还有九成隐藏的秘密！”

年轻人忙道：“我也没说要放弃，我的意思是，不管黎文祥有甚么样的野心，我们都不必参与其事，我们的目的，只想得到这支大象牙！”

公主的一双妙目，注定了年轻人：“你忘记了？你曾对恭二说，可以采取恭二的方式，得到大象牙！”

年轻人苦笑：“推辞和接受的权利，还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！”

公主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你估计他要大量的金钱，要来甚么用？”

年轻人很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，可是他还是道：“我猜他正在进行积极的活动，发动一场政变，他要使自己成为越南的最高统治者！”

公主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弄得不好，又是分裂和长期的战争！”

年轻人摊了摊手，神情无可奈何：“越南这个国家，这半个世纪来，未曾停过战争，或许，和平的生活，根本不适合他们，所以才有这样的危机存在……”

公主欲语又止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既然我是越南的公主，可是——”

年轻人骇然：“你这个公主，不知是古代哪一代传下来的，不必参加现代的权力争夺了吧！”

公主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会了，对权力，我还看不透吗？别忘了我有过甚么样的经历！”

年轻人也笑，挽住了公主的手，两人莫逆于心，心意相通，所以他们同时道：“见到黎文祥的时候，还是装着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好了。”

年轻人想了一想：“如果他的身份那么特出，他未必肯见我们！”

公主却充满了自信，作了一个不同意年轻人意见的表情。年轻人也未曾料到，想进一步了解黎文祥的背景，竟然有了那样惊人的结果。

当晚，自午夜开始，一直到天亮，公主仍然集中精神，想在大象牙中得到讯息，可是仍然和上一晚一样。公主坚持再试一晚，可是一样没有结果。

公主感到十分困惑，在飞赴东京的途中，她一直秀眉紧蹙，要年轻人不住用手指，去轻抚她的眉心，好令得她展颜。

公主十分抱歉地握住了年轻人的手：“我并不是不高兴，而只是有一个关键，我想不通，这个关键一定十分简单，可是我想不通！”

年轻人无助地望着公主，公主喃喃地道：“为甚么讯号会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呢？”

年轻人打趣地说了一句：“会不会这大象牙的灵魂在遥远处呢？”

年轻人这样说，显然是开玩笑，可是公主听了，却怔了一下，若有所思，年轻人忙道：“别走火入魔！”

公主微笑：“还是抓不到中心，想不通……”

年轻人连公主要想通甚么都不知道，自然无法再和她讨论下去。

到东京，年轻人和公主先住进酒店，离约会日子，还有一天。

公主通过他的“联络网”去了解恭二这个人。在她得到了报告之后。她道：“我们的主人，好像有一个时期，生活不是很如意！”年轻人笑：“你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贵族血统才和他来往吧！”

公主现出了一个娇嗔的神情，怪他故意歪曲她的意思，然后，她又取出了那只大象牙来，当她的双手，一碰到那大象牙之后，她突然有一个十分讶异的神情——令得看到了她这个神情的年轻人，本来已半转过身去，这时又转回身来。

公主也向年轻人望来，神情仍然讶异：“感觉上，讯号仍然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可是已强烈得多，这种情形说明……说明在巴黎的时候，讯号的来源远，到了东京，讯号的来源近！”

年轻人仍然无法表示他的意见。公主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这证明……和大象牙有关的讯号来源，是在东方——我们飞行了上万公里，现在，离讯号的来源近得多！”

年轻人这才吸了一口气：“太奇妙了，照这样说，这倒有点像无线电波

追踪仪，可以追踪到讯号来源的精确地点，是不是？”

公主道：“可以作这样的假设——”

她的神情，随即变得迷惘之至：“可是……何以讯号不由大象牙本身发出来呢？”

年轻人摊了摊手，公主迟疑了片刻：“或许你说的有道理，发出讯号的，是这大象牙的灵魂！”

年轻人苦笑：“我只是随便说着玩的，不知道你从哪一个角度去了解？”

公主又想了一会，显然她需要把她自己所想到的，组织起来：“我假设这大象牙中，有一点东西，十分重要的，重要如同灵魂，被弄走了！”年轻人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接受的讯号，由这被弄走的部分所发出来！”公主点头：“那东西，在东方，所以我们到了东京，我接收到的讯号就强烈！”

公主的这句话出口之后，两人互望着，然后异口同声叫：“黎文祥！”

他们两人的想法一致：如果这大象牙本来有什么十分重要的部分。被取走的话，那是，最有可能取走的人，就是黎文祥！

而且，黎文祥在日本，这更符合公主在巴黎时感到讯号微弱，而到了东京，就有不同感受的这一现象！

他们立即又产生了新的问题：被取走的部分是甚么？

看起来，整支大象牙十分完整，镶嵌着的红宝石，也一颗不少——如果要想找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自然是那颗最大的红宝石，可是红宝石仍然在，大象牙上，也没有别的凹痕，那么，被取走的部分是甚么呢？

他们都迅速地转着念头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他们都伸手，向大象牙最粗的一端，指了一指，他们也立即知道对方想到了同一点！

大象牙，最粗的一部分，毫无例外是空心的。象牙雕刻技师，在作整支象牙的雕刻工艺时，会在最粗的一端，另外用一块象牙封住空心的口子，这支大象牙也不例外，封口的象牙块密不见缝，手工十分精细。

但是那里，至少有三十公分到五十公分的中空部分，是可以肯定的，年轻人伸指叩了叩，发出的声音，就和实心部分不一样。

也就是说，在空心部分，总可以利用来放置重要的东西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，那么，同样是假设之中（被取走的重要部分），自然原来是放在那个空间之中的！

公主吸了一口气，打开了一只小皮包，其中有许多精巧的工具，她先取出了一枚鉴别珍宝用的放大镜来，十分小心地检查着象牙块的封口。

过了一会，她道：“看不到有被撬开来过的痕迹，但是我也可以做到毫无痕迹！”

公主的意思再明白也没有，她要把封口的象牙块打开来看看！

年轻人迟疑了一下，并没有立即同意，因为那支大象牙，现在并不属于他们，名义上，是恭二拍卖公司的物品，物主是黎文祥。

公主抿了抿嘴——这个动作，任何女人表现出来，都不会好看，可是公主却是一个例外。她道：“我们若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，结果得到的物品，却只是残缺不全的，那不是太冤枉了吗？”年轻人同意：“简直冤枉之至！”公主笑靥如花：“所以，我们有权在事先作彻底、详细的检查！”年轻人叹了一口气：“人可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，找到藉口和理论根据的！”公主知道他不再反对，就用一柄极小的锯丝，居然是电动的，先插进了封口的接缝之中，

然后，极小心地沿着接缝移动。

由于锯丝是如此之细，移动之际，所产生的象牙粉末，极少极少。

等到一圈转完，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公主又取出了一只吸盘，紧贴在那封口的象牙块上，一下子就将那块象牙块，提了起来。

果然，象牙的粗大的一端，约有三十公分深，是空心的，空心部分，也经过工艺的手续，十分光滑，直径约有十二公分。这样一个圆柱形的空间，可以放置任何体积小于空间的物体！

公主伸手进去，摸了一下，又用一只小型电筒照着，空无一物，也无法找得出甚么痕迹。以证明里面曾放置过任何物件，可是，自然，也不能说里面根本没有放过任何东西。而如果年轻人和公主的假设成立，那么，这个空间应该是唯一曾有重要物品储存的所在。

他们两人都不说话，公主默默地把那象牙块放回去，又用热风机小心地在接缝部分吹了好几遍——这样做，会使象牙有轻度的膨胀，使得接缝更严密。

然后，他们又有了共同的想法：在见到了黎文祥之后，一定要用方法，把这个秘密探听出来——公主的感觉是一定不会出错的——大象牙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和大象牙脱离了！

这是一个新的发现，令得年轻人和公主，都感到十分兴奋。

年轻人先和恭二联络，恭二知道他们到了东京，十分高兴，热情地要立刻赶来见面，年轻人婉拒，说好明天晚上，和黎文祥在恭二的住所见面。

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年轻人和公主出现在那幢屋子前的时候，盛装的恭二和信子，作了极其热烈的欢迎，把他们引进了客厅，一进了客厅，就看到了黎文祥。

确是恭二曾描述的那样，黎文祥一身打扮，庸俗不堪，可是他自有一股威严，他目光炯炯，先看了年轻人一眼，才把视线停留在公主的身上——这一点，对一个初次见到公主的人来说，已是十分之难得的了，因为公主的美丽，是如此之夺目！

黎文祥盯了公主一会，才向年轻人伸出手来，互握着。信子兴奋得红着脸，在尽她作为女主人的责任。

黎文祥这才和年轻人互望，他先笑了笑：“听说两位外形出众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年轻人问得有点不客气：“听谁说？”

黎文祥的反应极快，立即回答：“我的朋友青龙！”

年轻人一扬眉：“我和青龙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！”

黎文祥也立即应：“我知道，原振侠医生！”

年轻人笑了一下：“据我所知，青龙是现代的奇侠，一向不结交权贵！”

他们才握了手，还没有依女主人的意思坐下来，就已经在言词上针锋相对。那是因为年轻人知道，黎文祥是一个极难应付的人物，如果不是一上来就占上风，只怕事情就纠缠之极！

黎文祥一听，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“他和我结交的时候，我可不是甚么权贵，只是一个低级军官——他也是！我们从事解放祖国的战争，曾得到全世界各地豪侠之士的帮助！”北越南的军队，一直号称自己是为独立解放而战斗，黎文祥的这种口吻，并不令年轻人感到意外。

七、军长的野心

黎文祥又道：“在战场上，他救过我，我也救过他，连次数都记不清了！”

他用最简单的词句，介绍了他和青龙之间的交情，年轻人和他，这时才坐了下来，接过信子亲手送上的美酒。年轻人先客气一番：“恭喜你得了这样价值连城的宝藏！”

黎文祥放慢了语调，望向公主：“尊夫人是越南的公主？真是太好了——老实说，能认识两位，比得到那批宝物更值得恭喜。”

黎文祥的声音，听来十分诚意，而且，可以听出他的话中，另有深意。对于这样的恭维，公主只是淡淡笑着，年轻人则作了一个夸张的表情。

黎文祥又道：“听说公主曾致力于建立一个印地安王国，在南美洲？”

公主却笑出声来：“那是少女时期的胡闹，阁下对这种早过去了的事，倒知道得清楚！”

黎文祥说了一句十分露骨的话，令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他说的是：“想汲取一些建立一个国家的经验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，曾料到他另有野心，在这句话中，得到了证实！

年轻人立时向公主眨了眨眼，他两人心意相通，公主也感到事态严重——要是真的卷进了这样一个野心的漩涡之中，后果是怎样，谁也预料不到！

的确，公主在早年，野心勃勃，曾经想在南美洲的土地上，建立一个印地安王国，她自任女皇。为了这个计划，她花了大量的金钱，雇请职业军官，训练军队，在巴西北部的密林之中，设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。可是以私人的力量建立的军队，看起来好像很有力量，一旦和国家正规军一接触，就溃不成军，公主的目的，自然也没有达到！

当时，在遭到了失败之后，公主也有一个时期，十分沮丧，可是这时，回想起来，却像是做了一场十分滑稽的梦一样！

所以，公主自然而然地笑着：

“要依靠个人的力量，建立一个国家，根本不可能！”

黎文祥的反应来得极快：“错了，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，都是基于一个极出色的人物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这样的例子更多，唐朝数百年天下，就是靠李世民的英勇善战，甚至推翻清朝，建立民国，也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努力！”

黎文祥在见面不到半小时之后，就直截了当，讲出了这样充满了野心的话来，这一点，也颇令年轻人和公主，感到意外。

他们都知道，黎文祥一定是知道他们不是等闲人物，不必转弯抹角，有事不妨直说，而且，黎文祥必然知道，他有甚么意图，他是甚么身份，年轻人和公主一定早有了解，那自然不必掩饰甚么了！

这一来只是苦了在一旁的恭二和信子。他们心知黎文祥在说的，一定是一桩十分重要的事，可是他们又不知道内容究竟是甚么，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听得懂的神情。又不好开口多问，真是尴尬之极！

年轻人知道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自己非明确表示对黎文祥的野心完全没有兴趣不可，不然，就会泥足深陷！他先向公主望了一眼，公主向他点了点

头。

这表示公主知道他想作甚么，而愿意全力支持。

年轻人这才道：“你有这么伟大的抱负，真叫人感动，只不过我和公主，对这种伟大的游戏，既然已玩过了一次，也就不会再有兴趣。我们感到兴趣的，只是那支大象牙，见阁下的目的，也是如此！”

黎文祥的神色阴沉，他缓缓喝着酒，不出声。年轻人盯着他看，公主则在此时，轻捏着年轻人的手，她柔软的手指，有节奏地按着年轻人的手背。

年轻人知道她的意思是在说：“别受他的任何要挟，别答应他的任何要求，得不到这支大象牙，我或者会有些不高兴，但也不是甚么大事！”

年轻人横了公主一眼，眼光之中，颇有责怪之色，他是在向公主表示：“难道我还不如恭二，不能尽自己所能，得到妻子想要的东西？”

公主笑了起来，笑得极之甜蜜，她的身子，也自然而然，向年轻人靠了一靠，她在明白地表示：“你就是我所要的，我最至爱的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之间，是曾经真正地同生共死过的，心意相通到一个眼色，一个微小的动作，就可以替代语言的程度。

在旁人看来，只当他们只不过是在轻怜蜜爱，谁也不知道就算是千言万语，他们也可以藉此沟通。

黎文祥的神色，越来越是阴森——当他有这种神情的时候，看来相当骇人。

一时之间，双方沉静了下来，恭二和信子，更是不知所措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而就在这时，公主用一下惊叹声，打破了尴尬的沉寂，她握住了信子的左手，把她的左手，略提了起来。

在信子略见丰腴的皓腕之上，戴着一只碧绿的翠玉镯子——那自然就是恭二曾一再提及的那一只了！

公主赞叹地道：“就是这一只？真是太美丽了，大自然的杰作，天地间的灵气所孕育的！”

信子高兴得涨红了脸，年轻人补充道：“更美丽的是，有丈夫对妻子的爱！”恭二和信子兴奋得不知说甚么才好。黎文祥忽然开口：“公主如果真的想得到这支大象牙，年先生也应该——”不等他讲完，年轻人已接口道：“我可以在金钱上，付出阁下所提出的代价！”

黎文祥的脸色，又沉了一下，他伸手在脸上重重抚摸了一下：“不想参与一场轰轰烈烈，必然在历史上留下一页的事业？”

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十分感谢阁下的邀请，也十分欣赏阁下的直接的行事方法，只是我和公主，都没有兴趣——那是一件十分疲累的事，别说不容易达到目的，就算达到目的了，也会感到不值得！”

黎文祥笑了起来：“各人的想法不同，真是可惜，我以为两位一定肯答应的，尤其是公主——”

公主淡然道：“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阁下或许不是十分了解——我已经死过一次，真正的死亡，所以，对我来说，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令我再付出生命去换到的东西。”

黎文祥扬了扬眉，他对于公主所说的话，显然不是十分了解，可是他却立即抓住了话中可反击的地方，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公主何以又对这支大象牙有着非凡的兴趣？”

公主又是一笑：“有兴趣是一回事，拚了命非得到不可，又是一回事！”

黎文祥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说得真好，无论如何，我能认识两位，比得到宝藏更高兴，那是真的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转向恭二：“那位博士把这支大象牙坚起为“公主的权杖”，那是大笑话，井上先生，把它从拍卖品的目录中剔除了吧！”

恭二呆了一呆，才答应了一声，黎文祥接着道：“我要把它当作礼物，送给敢说是人类历史上，最出色的一位公主！”

这个在黎文祥的口中“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出色的公主”，自然就是眼前的黑纱公主了！他不说“最美丽”，而说“最出色”可知他在恭维他人方面，也有过人之能！

年轻人和公主都料不到会有这样戏剧性的变化，年轻人忙道：“无功不受禄——”

黎文祥一扬手，阻止了年轻人的话：“请别推辞，再推辞，就俗了。请相信，这批宝物拍卖所得的金钱，数字十分惊人，多一点少一点，我都不在乎。而且，公主说她曾死过——在战场上几十年，谁不是曾死过的人呢？”

年轻人望了黎文祥半晌，没有再说甚么，只是伸出手去，和黎文祥握了一下。

能够这样慷慨相赠，年轻人自然心存感激，但是他却也并不是太热烈的握手，表示了他的心意——并不能因此，面对黎文祥的野心行为，作任何的帮助！

黎文祥显然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扬了扬眉，发出了谅解地一笑。

在一旁的恭二和信子，鼓起掌来。公主也十分客气地道：“谢谢你的称赞和你的礼物，我想要这支大象牙，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理由——我觉得从这支大象牙上，可以发现……发现更多的，难以形容的……无可比拟的……一个巨大的发现！”

公主在这样说的时侯，词句不是很连贯，尽管她还用手势来加强语气，可是她想说的，显然人类的语言，难以表达！

黎文祥在这时侯，和恭二一起，发出了一下低呼声。两人都有话要说，恭二忙作了一个请黎文祥先说的姿势，黎文祥说得十分简单：“青龙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他对我提起过！”

恭二说得比较详细，说的却是同一件事：“青龙说，由此而得到的发现，可以和发掘全部秦始皇墓相比拟，比较起来，已发现的那石箱宝藏，简直不是甚么！”

恭二讲完了之后，是一阵沉寂，人人都在想：究竟是甚么样的大发现呢？

黎文祥先向公主望去，公主道：“我可以凭我的异能，接收到一些讯息，在巴黎的时候，讯息十分微弱。到了东京，讯息就强烈，我相信，发出讯息的，是和象牙有关的一些东西，已离开了象牙。”

公主说的话，用词十分晦涩，年轻人自然是明白的，因为那正是他们的设想。恭二和信子就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公主在说甚么。

黎文祥确实有过人的机智，他在想了一想之后，就明白了：“公主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这支象牙之上，取走了甚么东西？”

公主点了点头：“是！”

黎文祥忽然笑了起来，指着自已：“我？”公主道：“不是你？”

黎文祥道：“不是我！”

公主和黎文祥之间的那几句对话，简直像是 XX 宗的高僧在“打机锋”一样。

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对话虽然简单，但也足以说明想讲的事情了。

年轻人和公主曾怀疑黎文祥在大象牙之中，取走了甚么。黎文祥也知道他自己受到了怀疑，他否认了！

年轻人和公主都点了点头——黎文祥肯把大象牙无条件送给他们，也就没有理由说谎。黎文祥忽然，“唧”地一声，神情疑惑之极，欲语又止，又不由自主摸着头——他一定是想到了甚么事，可是又十分疑惑，不敢肯定。

年轻人和公主都对着他有进一步的表示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缓缓地道：“发现了河床下有这样的一箱宝物之后，我用最快的方法，和青龙联络，请他来看。”

恭二忙不迭插言：“是，青龙先生和我说过。”

黎文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他到了之后，我和他一起检视宝物，我们都陷入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之中，足足三天，除了喝酒之外，甚至没有进食！”

黎文祥在说到这里时，仍然有大是神往的神情。

黎文祥又道：“当时，他就对这支大象牙，有独特的留意，曾经在三天之后，把它带到独立的营房中，第二天早上再送回来。”黎文祥讲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摆了摆手，表示这件事他说到这里为止，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补充。

他的意思再明白也没有：青龙曾经独对大象牙一夜——他说的虽是这个事实，至于青龙是不是曾在象牙中取出过甚么东西来，他不作这样的猜测。

年轻人吸了一口气，疾声问：“如何才可以和青龙取得联络？”

黎文祥陡然眯起了眼，他的双眼，本就十分有神，这一来，在他牛开半闭的眼睛之中，更有一种慑人的光 XX，这个乍一看，其貌不扬，个子矮小的越南人，看来和世界各地难民营中的越南难民，没有甚么不同，可是和他相处久了，就处处可以感到他不是一个人，他反应快捷，灵敏过人，行事果断，而且，有一种天生的，领袖群伦的气势。

想起他的野心，年轻人不禁想：是他有了这样的野心之后，使他看来异于常人的，还是像他那样的人，自然而然，会有那样强烈的野心？这个问题，自然不会有甚么答案，年轻人也是想过就算。

过了片刻，黎文祥才道：“你认为青龙在大象牙中取走了甚么？”

年轻人迟疑了一下：

“也不能这样说——”

这时，公主向年轻人使了一个眼色，年轻人会意：“各位请等一等！”

他走开去，到了屋子外，他驾来的车子旁，取出了大象牙来，再回到屋中，打开箱子，指着粗的那一端：“这里，会有一个空心部分，可以放置一些甚么东西，现在，这里面是空的！”

年轻人的说法，其实相当模糊，但总算可以听得明白。黎文祥皱着眉：“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公主，这一切，只不过是你的感觉！”

公主道：“是！但是我的身体，来自幽灵星座，有特异功能！”

黎文祥自然不明白甚么是“幽灵星座”，可是他却在公主说话的神态之中，了解到了公主的话，十分认真，忽然之间，在他黝黑的脸上，闪过了一丝狡狴和兴奋的神情，他道：“两位想去找青龙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点着头。黎文祥道：“大家都知道，青龙由于一个十分奇

特的原因，他的活动范围，不超出中南半岛！”

地理上的中南半岛，也称印支半岛，指的是越南、高棉、寮国。青龙为了甚么特别的理由而限定了自己的活动不出这个范围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和这个故事无关，有机会的话，会说上一说。

年轻人立即道：“我听说过。”

黎文祥又道：“那也就是说，两位如果要见他，非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不行！”

公主笑了起来：“将军，你怎么忽然之间，说话转弯抹角起来了！”

黎文祥也笑：“公主，因为有一些事实，我非说明白不可！在那么广泛的地区，现在虽然很平静，但是不久的将来，确切的时间未可确定，将会有一场大乱，两位看来恰好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十分有深意地望定了年轻人和公主。年轻人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：“这场动乱，是由你指挥的？”黎文祥挺直了身子：“感谢你不是由我造成的！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单一的人，有能力造成一场动乱，动乱的发生，是许多不能避免的原因积累的结果，是一定会发生的，没有人能够造成，也没有人能够防止。”

“一些杰出的人所能做的，是在动乱发生之后指挥它，把动乱的成果，据为己有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一起鼓掌，年轻人道：“这可以说是一个野心家最坦白的宣言？”

黎文祥居然谦虚：“只是一个小野心家，由于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个愿望——两位若是忽然卷入了这样的漩涡之中，会怎么样？”

年轻人摇头：“不会的。”

公主道：“我们至少会全身而退！”

黎文祥半扬起了头，他虽然没有说话，可是一副挑战的神情，等于是在问：“如何全身而退？”

公主嫣然一笑，身子冉冉而上，升了起来。

井上恭二的巨型的客厅建筑宏伟，相当高，悬着一盏很大的水晶灯，公主的身子向上升了起来，黑纱飘飘，当她接近水晶灯的时候，灯光更映得她的身上，都散发出一阵异样的光辉来，刹那之间，连看惯了这种情形的年轻人，都屏住了气息，遑论他人了！

公主一直上升到了水晶灯旁，伸手拨动了一下，令得水晶灯的坠子相碰，发出了一阵十分悦耳的叮叮咚咚的声响，就在这一阵声响之中，她又翩然落下，落到地之后，她才开口道：“要全身而退，总有办法的，是不是？”

黎文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居然还有足够的镇定，沉着地点了点头：“是！”

就凭这一点，年轻人肯定这个短小精悍的越南人的野心，不是纸上谈兵，必然会有成为事实的一天——只要有不可避免的动乱发生，他就有能力掌握机会，在动乱之中，兴风作浪！

恭二和信子两人，在公主落地之后，才各自惊呼了一声，互相拥抱着，不知如何才好。年轻人知道他们一定会吃惊，所以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旁，低声道：“公主有许多异能，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”恭二的吃惊，是为了安慰信子，信子脸色苍白，好一会恢复了过来。在这短短的时间中，公主和黎文祥在迅速地交谈着，公主听得多，在听黎文祥说着。

等到信子回复了镇定时，黎文祥提高了声音：“我需要大量的金钱，先

小人后君子，如果藉这枚大象牙，而发现了甚么，我是不是有份？”

公主还没有回答，年轻人已朗声道：“没有！”

也正由于年轻人和黎文祥都不是普通人，所以这种在普通人之间，可能引起大争执的问题，在他们之间，只在一问一答之间，就解决了！

听了年轻人这样的回答之后，黎文祥摊了摊手，居然还脸带笑容：“真是，都是自己不好，谁叫我一下子就把那么宝贵的东西送人了呢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笑了起来，在一旁的恭二看得目定口呆，喃喃地道：“真学会了不少，这才叫人上之人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交换了一个眼色，知道她已经从黎文祥那里，得到了有关和青龙联络的资料，所以他转向恭二：“这枚大象牙，还要请你保管，祝你的拍卖成功！”

恭二大是惊惶：

“两位……就要走了？”

年轻人点头：“是！我们要根据讯息，去发现更惊人的秘密！”

恭二喃喃地道：“有甚么大秘密呢？”

年轻人拍了拍他的眉头：“现在还不知道！”

他和公主向外走去，恭二、信子和黎文祥，一起跟了出来。这次和黎文祥的会面，时间虽然不长，收获却是不少，黎文祥竟然出手如此大方，无条件把那枚大象牙送给了公主！

就算不能根据那大象牙有甚么发现，这份礼物，也珍贵之极了！

而且，公主在和黎文祥交谈之中，又知道了黎文祥也有越南王朝的贵族血统，黎文祥也把如何和青龙联络的途径，详细告诉了公主。

两人都认为，和青龙见面，是一个最主要的步骤，见了青龙之后，有许多疑问，可以得到解决。倒是，何以青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会对这枚大象牙另眼相看？

所以，当 they 和恭二、信子和黎文祥分手的时候，十分愉快，年轻人在临上车时，才道：“井上先生，很高兴认识你！”

恭二和信子连连鞠躬，年轻人又对黎文祥道：“井上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他的冒险，只是为了他对妻子的爱，阁下自然明白！”

黎文祥一昂首，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同时指着年轻人：“你多虑了！”

黎文祥和年轻人之间的“哑谜”，公主自然是明白的，反倒是恭二和信子，茫然无所觉。

八、不凡的少年

年轻人这样对黎文祥说，意思是，恭二只不过是商人，不要把他扯进动乱之中。黎文祥的回应是你只管放心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我才热切希望你参加，像恭二这样的人，求我也不要！

他们双方明白，都是一阵豪笑，年轻人驾车，直赴酒店，公主由于高兴，粉颊上红晕隐现，娇艳欲滴，她告诉年轻人，黎文祥说他自己有越南王朝的血统！

年轻人笑着：“说不定你们还是亲戚！”公主十分向往地道：“他告诉我，越南王朝最强盛的时候，曾拥有整个半岛的！”在黎文祥的这句话中，可以透露他的野心。年轻人讽刺道：“要是有一个蒙古人，怀念蒙古帝国全盛时期，曾拥有欧亚两大洲，那他一定十分痛苦！”

公主笑了一下，知道年轻人心中有相当程度的反感，所以她不再言语。

回到了酒店之后，公主轻轻靠着年轻人：“黎文祥说，如果我们就这样去，不等和青龙见面，就会惹上不少麻烦，妨碍事情的进行！”

年轻人也正在为这事而烦恼——如果单是他一个人，虽然外形出众，但还容易应付，可是和公主这样的美女一起，在进步繁荣的地方，也还罢了，一旦到了落后闭塞的地方，不引起轰动才怪，如何还能静悄悄地和青龙见面，商量要事？

本来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，只要化装一下就可以了，年轻人又怕公主珍惜自己的花容月貌，不肯这样做，所以心中踌躇，这时听得公主这样说，他轻松地笑：“那只好委屈你了！”

公主眉心打结：“我化装成什么样子才好呢？”年轻人想了一想：“也不必太化装了，只要把你的确光稍为掩饰一下就好！”

这个提议，正合公主心意，所以，当年轻人和公主，出现在越南北部的那个中等城市之际，她和原来的那种慑人的美貌，略有不同，可是也已经是极出色的美人，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。

他们住宿在一家设备相当简陋的旅店之中，第二天，一清早就有人叩门，年轻人打开了门，看到叩门的是一个少年人，那少年人衣衫褴褛，瘦弱不堪，可是，神情却十分机灵，打量年轻人一下，就道：“我是联络人！”

年轻人知道，自己在到达了指定的地点之后，青龙会派人来和他们联络——这一点，是黎文祥通过他的关系，一早安排好的。

可是，年轻人也没有想到，青龙派来的联络人，会是这样的一个少年！这种样子的少年，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，简直触目皆是！

可是，这少年既是青龙派来的，俗语说“强将手下无弱兵”，年轻人和公主，都不敢小觑他，年轻人先和他握手：“小朋友，我是年轻人，她是公主！”

少年咧嘴一笑：“一看就知道了，在这种小地方，飞进来两只陌生的苍蝇，都是一件大事，何况是两位这样出色的人物！”

少年人的话，虽然十分夸张，可是听来也相当有趣，加上他说话的时候，眉飞色舞，神秘飞扬，自有一股自信，一时之间，他看来也就不是那么脸黄肌瘦，形容萎顿了！

公主也和他握了握手，他瞪大了眼睛，望了公主一会，一脸少年人的好奇，公主微笑：“小朋友怎么称呼？”少年人的回答十分巧妙，他不直接说出自己叫甚么名字，却道：“青龙大哥叫我山水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都呆了一呆，虽然世界上有的是怪名字，年轻人自己的名字就很怪，可是他既然提到了青龙是那样叫他的，可知也有原因，所以两人一起扬了扬眉。

山水先叹了一口气——声音大是惘然，不像少年，然后才道：“我是一个孤儿，战争的主产品是胜利或失败，副产品是死亡，剩下来的滓渣，就是孤儿！”

这几句话，虽然简单，可是听得年轻人和公主说不出话来，而且，他

们的心中，也讶异不止，因为山水这时所说的话，显然是他自己的感受，而并不是拾前人的牙慧，而且，比喻新鲜生动，而且，十分沉痛，如果不是他本身是一个战争孤儿的话，只怕不会有这样的感受——而就算他是一个战争孤儿，要不是他有成熟的思想和高度的智慧，只怕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！

两人本来就不敢轻视他，这时，更加十分佩服，年轻人伸手在他的眉头上轻拍了一下：“据我所知，孤儿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独立性特别强，也更容易成功！”

山水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要不是青龙大哥，我早就死在山野之中了，他替我取了这个名字，实在是太夸奖我了，他的意思是，我像是山间的水一样，哪里有可以流泻的地方，就往哪儿流，绝不回头，也没有甚么可以阻挡得住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都发出赞叹声，他们都没有想到，山水这个名字虽然怪，可是还有那么深的含意在！年轻人由衷地道：“好名字！”

山水又咧着嘴笑了起来：“可是青龙大哥却忘了一点，山水只能向低处流，不会向高处飞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都不约而同，“哈哈”大笑，年轻人道：“能一直向下流，一直流出大海，也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！”

山水本来，居然大有忧郁的神情，可是他侧头想了一想年轻人的话，却又高兴起来，十分认真地道：“很高兴认识你们——有一件事，要说在前头。”

年轻人作了一个手势：“请说！”

山水吸了一口气：“青龙大哥说，你们来找他，是为了甚么，他约略知道——不能说是有求于他，所以，他会对两位有一个要求，但绝不是交换条件，而是请两位大力相助！”

年轻人只觉得青龙这个神秘人物，还没有见面，就已经十分有趣，他道：“我们自然是有事求他，只是不知道他要我们做甚么？”山水眼珠转动：“事情和我有关，青龙大哥会对两位说——他告诫过我：山水，见了两位贵宾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！你说话没有分量，一开口遭到拒绝，事情就不好办了！等我来开口求他们，总容易办成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相视而笑，心中都是一样的想法！这个传奇人物青龙，看来心思十分缜密，他叫山水转达了这一番话，等到他一旦提出了要求的时候，自然就更不好意思拒绝了！看来，青龙的要求不太简单，不然，不会有那样的安排，这种安排虽有点接近玩弄手段，可是两人对山水这个少年人印象很好，也就一笑置之，年轻人道：“那就等见了青龙再说吧！”

山水十分高兴，和两人一起出了那小旅舍，在小旅舍门口，停着一辆十分残旧的军用吉普车，这车子上本来应该装有一挺机关枪的，也只剩下一个支架。驾驶盘只剩下了一大半。

在车身上，有许多弹孔，自然也有许多撞凹的地方，车子连座位都没有，放了一张竹子编成类似坐椅的物体，算是座位。

可是车子的八只轮子，看来十分新。看到了这样的车子，自然任何人都不免有讶然之色，公主和年轻人也不例外，可是山水却十分宝爱地在车头盖上，拍了一下，自己一跃而上了驾驶位置，大声道：

“请上车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上了车，坐在车后的竹椅上。才一坐下，山水已发动了车子，向前疾驶而出。

这车子，后来年轻人向人说起来的时候，仍然一面笑，一面神情骇然，因为车子简直如同青蛙一样，是向前“跳跃”前进的。

自然，后来在年轻人提及这车子的时候，也照例有很好的评语：“这辆车子，是一个少年在战场上拣来的，不是整辆拣来，而是拣了许多零件，自己拼凑起来的，这个少年，如果能接受系统教育的话，当然是一个伟大之极的机械工程师！”

这个少年，自然就是山水，车子是他逐件并出来的，难怪他对车子，有充满了自信的宝爱！

车子一驶出了市镇，由于路面的不平，颠簸得更是厉害，山水不时向后看，有时，在倒后视镜中，留意年轻人和公主，还露出少年人的顽皮神情，像是想看看两人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会不会感到狼狈。

山水当然失望了！

年轻人能骑性子最烈的野马，车子的这种颠簸，算是甚么？公主更是身轻如无一物，她其实一大半是悬空的，又怎会狼狈？

所以，十来分钟之后，山水的神情，已变得佩服之至！年轻人和公主在上车之后，就一直手握着手，两人知道很快就可以见到青龙，心情都相当紧张。

年轻人不时把握住公主的手，稍微用力紧一紧，那意思是问：“感觉到怎么样了？有甚么进展？”

公主就摇摇头——摇头的意思是甚么，自然不必加以解释了。

他们的心情紧张，是由于他们肯定知道，见到了青龙，对于探索那大象牙的秘密，会有突破性的重大发展。

他们之所以肯定这一点，是由于他们一路前来的时候，公主的感觉——那种从法国巴黎到达日本东京之际的距离拉近的感觉。

在巴黎——东京的途中，公主有这样的感觉，自然而然想到的是，和大象牙有关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，和黎文祥有关。

自那东西上发出的讯号，公主可以凭她的异能感觉得到，那东西，被年轻人称为大象牙的灵魂。

而他们在这次旅途中，越是接近目的地，公主所感觉到的讯号，就越是强烈！

由此可推断，“大象牙的灵魂”，一定和青龙有密切的关系！

这时在车上，年轻人向公主在问的，就是问她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因为车子越向前驶，离青龙就越是近，可是公主却又没有甚么特别的感觉。

车行约莫一小时左右，到了一道河边，河水看来，相当平静，山水在一处像是码头处停了车，有一艘装有引擎的小船，停在河边，小船上有一个戴着竹帽的人蹲着。山水大声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那人也不抬头，只是伸手向前指了一指，山水就继续驾车前进，一面解释：“青龙大哥的身份十分特殊，有许多人想找他，据他说，大多数都是来找他麻烦的，所以他的行踪要秘密一些。”

公主笑了笑：“像我们，也是来找他麻烦的！”

山水笑了一下：“像两位这样的贵宾，青龙大哥不知多么欢迎，他常告诉我，曹和一位杰出的传奇人物原振侠在一起的事，两位也和原振侠医生一样？”

年轻人吸了一口气：

“我们是好朋友。小朋友，要是你有兴趣，可以告诉你很多有趣的事！”

驾着这样的车子，山水在听了年轻人的话之后，居然双手离开了驾驶盘，而且转过身来，向年轻人一拱手，大声道：

“多谢了！”

他这一来，车子失去了控制，几乎向河中直冲了下去，山水也好一会手忙脚乱，才算是可以继续前进。

年轻人和公主被山水逗得呵呵大笑，山水大是感慨：

“战争的岁月，使人忘记了甚么是欢乐，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这样高兴过！”

公主对山水的这种感叹，十分同情，她道：“你的性格那么活泼，总有些快乐的经历的！”

山水叹了一口气：“青龙大哥时时说我和别的少年人不同，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十四岁的少年，一天到晚不断在想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！”

年轻人感兴趣：

“例如——”

山水挥了一下手：“例如，我不明白，杀人是极度丑恶的犯罪行为，这是人类自己定下来的道德标准，可是，为甚么一旦到了战场之上，杀人越多，就越是英雄？人类的道德标准，是不是随时可以反转来实行的？”

当年轻人要山水举一个例子，看看他在想的是甚么问题时，年轻人和公主都只当山水想的，多半是少年人的幻想，再也料不到山水一下子提出来的，竟然是这样严肃的一个问题，而且，这个问题，也真的不容易有令人满意的答案，年轻人和公主互望着，都不出声。

山水却自问自答：“或者说，在战场上杀的全是敌人，可是，敌人不也是人吗？人和人之间，为甚么会有敌人产生？”

公主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：“小朋友，这些问题，长久以来，都没有答案，你想得那么多干甚么？”

山水静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既然有问题存在，总得有人去想的，是不是！”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在山水的眉头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，用十分敬重的语气道：“小朋友，你说得对，总要有人去想的！”

山水有点感动，可是也十分伤感：“可能想一辈子也不会有答案，可是想总比不想好！”年轻人又由衷地道：“你年纪轻，学识少，已经这样肯想，随着你知识的增长，以你的智慧来说，一定会有很大的成绩！”山水十分认真的问：“所谓知识的增长，是甚么意思？是不是不断地从书本中接受知识。”

这本来是一个相当普通的问题，可是年轻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绝不寻常的少年，所以他还是想了一想才答。

年轻人说：“可以说是，书本是知识的来源……之一。”

山水把车子的速度放慢了一些，显然他对这样的讨论，十分重视。他道：“有许多知识，确实要依靠书本来传播。例如许多经过了实验证明的科学知识，但是有关思想方面的知识，书本并不一定有用——书本上的，都是别人的想法，不是自己的想法！”

年轻人不由自主，坐直了身子：“别人的想法，至少也可以作为参考！”

山水笑了起来：“作用应该十分小，思想，始终要发自自己的脑部，才是自己的思想，一脑子塞满了别人的思想，那多没意思！”

山水说来十分激昂，年轻人和公主，都大有同感，所以自然而然，鼓

起掌来。公主道：“你说得很有道理，满脑子是别人的思想，动不动就这个先哲那么说，那个先贤这么说，真没意思！”

年轻人故意为难山水：“可是，你自己老也是把“青龙大哥说”带在口边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山水举起一只手来：“我只是说明一个事实：这些话，是青龙大哥说的，不是我的话！”

年轻人大是赞赏：“好极，你对独立思考有这样的自信，好极！好极！”

他连说了几次“好极”，是他实在难以用别的形容词去形容一个这样独特杰出的少年人！

公主向年轻人扮了一个鬼脸，年轻人知道他的心意是在说：人如果自小就陷入了这样的思索迷阵之中，肯定这是不会很快乐的了。年轻人侧了一下头，也还了公主一个鬼脸，意思是：人各有性格，像山水这样，或许就能在无穷无尽的思考之中，得到常人所得不到的无穷兴趣。而且，许多了不起的人物，都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而产生的！

年轻人和公主的手握得更紧，而且，同时轻叹了一口气：他们都不是那样的人，山水是，别看山水现在只是一个瘦弱无比的少年人，可是人脑的潜力无穷无尽，谁能知道他日，发自他脑部的思想，会发射出甚么样的智慧光辉！一时之间，讨论停了下来。山水专心驾车，驶进了山路，在根本不成为路的地面上又行驶了半小时左右，才在一个山洞前停了下来。

山水一跃下车，向山洞指了一指。

年轻人和公主早知道青龙行踪隐秘，可是也没有料到他会住在一个山洞之中！

年轻人和公主还没有下车，就听得一阵笑声，自山洞中传了出来，来得好快，一下子就出了洞口，现出一个矫捷无比，精力弥漫的人来，这个人，自然就是青龙，他只是随随便便在山洞口一站，可是给人的感觉，就是这个人的全身上下，没有半丝地方是没有用的——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，难以形容。

年轻人一看之下，就大是叹服，一耸身下了车，他和青龙，同时伸出双手来，这和一般的握手方法，也大有不同，他们四手互握，用力握着，没有说话，可是两人在神情上，在眼神之中，都极其猛烈地表示了“相见恨晚”的那种心情！

公主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两个出色的男人之间的这种感情，因为青龙竟然没有向她望来，她竟然被忽略了！别说自从她有了来自幽灵星座的身体之后，未曾有这种情形，就算在以前，也未曾有过这种情形！她是如此出众的一个美女，美女吸引人的目光，这是自然而然，天经地义的事，可是这时，她竟然被忽略，青龙终于望向她，还不是出于主动，而是由于年轻人的介绍！

年轻人的介绍十分简单，他向公主指了一指：“公主！”

青龙向公主看了一眼，公主立时向青龙伸出手去，青龙十分有礼貌地一握，目光也没有多停留在公主的身上，仿佛她是一个极普通的女人。

公主当然不会生气，她先开口：“青龙先生，你派来的小朋友，真有意思！”

青龙笑了起来：“这孩子——嗯，关于他，我有一点事要求你们两位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早就知道青龙会有要求，青龙如此开门见山，也迎合了

他们的脾气，他们齐声道：“只管说！”青龙向山水招了招手，又作了一个请进山洞的手势，四个人一起走了进去，山洞中，几乎没有甚么陈设，就是一个原始的山洞，有几块大石，可供坐而已。

青龙道：“请坐——生活越是简单，就越是容易生存，两位一定是明白这道理的了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都笑着，在一块石头上，坐了下来，才一坐下，公主就陡然扬眉——年轻人也立刻知道，她一定有了新的感觉！

年轻人向公主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她先别开口，听青龙提了要求再说。

九、爱因斯坦再世

青龙也在一块石头上，坐下来，伸手在石旁一摸，摸出了两只竹筒，抛了一只给年轻人：“试试我自己酿的酒，入口很苦，可是回味很甘！”

说着，他已经拔开了竹筒的塞子，山洞之中，立时有扑鼻的酒香弥漫，还未曾喝，年轻人已喝了一声XX：“好酒！好香！”

青龙并不回答，只是喝了一口——只能说是“抿”了一口，这种喝酒法，和青龙这种豪侠式的人物，显然不是很配合，年轻人略有讶异之色，他也打开了塞子，山洞之中，酒香更浓。

年轻人一仰头，大大地喝了一口，吞了下去，刹那之间，青龙哈哈大笑，年轻人陡然站起身来，神情怪异莫名，双目圆睁，口张得极大，双手不知如何才好——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公主就知道年轻人在一种十分强烈的痛苦之中，所以她立时轻抱住年轻人，表示她对他的同情和安慰。

足有一分钟之久，年轻人才“哈”地吁出了一口气来，指着青龙：“真是入口够苦的，现在好多了！”

青龙笑：“应该一小口一小口喝！”

说着，他自己举起竹筒来，却像年轻人刚才一样，陡然喝了一大口，酒一下咽，他的神情，也和年轻人一样，怪异莫名。

也过了一分钟之久，他长吁了一口气：“有苦同当！”

青龙的这一下行动，出乎公主的意料之外，可是却完全在年轻人的意料之中，这是由于公主虽然有越南血统，但是她对于东方式，尤其是中国式的豪侠与豪侠之间的交友方式，没有足够的了解，一则，由于她是女性，二则，由于她一直在西方长大。

青龙取出来的酒，是青龙自酿的，其中有不少十分难得的珍贵药材在，可是味道在才一入口之际，苦得惊人。

像刚才那样，喝了一大口，如果是一个普通人，就算他十分壮健，只怕也要苦得冷汗直淋，满地打滚。

以年轻人的能耐，尚且吃了不少苦头，青龙在事先没有严重警告，一看到年轻人吞下了一大口苦酒，又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，这就不免有点对不起朋友，所以他自己也同样喝了一大口，正如他说的那句话一样：“有苦同当！”

这才是交友之道！

两个人同时又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青龙望向公主，向年轻人手中的竹筒，指了一指，扬了扬眉。公主忙道：“我不擅喝酒，尤其怕苦！”

从刚才年轻人和青龙这两个硬汉的痛苦神情之中，公主可以想像得到这酒的苦的程度，所以她自然不想尝试。青龙也不勉强，只是又吁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年轻人已开始感到一股又甘又香的味道，自舌根渐渐传了上来，舒服受用之极——这种舒服的味道，竟然维持了足足三天之久，这是复活了！

同时，年轻人也注意到，公主有急于想说话的神态，可是这时，青龙已先开了口。

青龙指着山水：“事情说难不难，说易不易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公主知道青龙在开始提他的要求了，当然不能打断他的话头，所以她伸过手去，握住了年轻人的手，表示她已经有了新的收获，等一会就可见分晓。

年轻人用心听青龙说着，青龙一直指着山水：“这孩子，从小在山沟里长大，可是求知欲极强，我已经尽我所能，替他找来各种各样的书籍，供他阅读——你们一定难以想像，他单凭自修，已经可以毫无困难地阅读五国语言的文字呢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的目光，都投向山水，山水反倒略现出一些腼腆的神情来，不好意思地道：“拉丁文的基础很差，因为没有人教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——一时之间，讶异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们早知道山水不是普通的少年人，可是也想不到他竟然高出到这种程度！

青龙只介绍了他在语言文字上自学的成果，他一定还有更出色的才能。

同时，年轻人和公主，也知道青龙将向他们提出甚么样的要求了！

果然，青龙大是感叹。

“这孩子，山中生活已不能满足他了，他需要到外面世界去好好见识一下，希望会有成就？”

青龙看来把山水当作自己的子侄一样，所以说话之间，也十分自谦，他不说“必然大有成就”，而是说“希望有些成就”！

公主首先扬起手来：“没有问题，我们负责把他带出去，首先，我们可以运用影响力，让他进入著名的大学，去学他想学的一切！”

年轻人听了公主的话，不由自主，摇了摇头，青龙也抱歉地笑了一下：“我想，山水想学到的东西，已经不是大学课程所能满足他的了。我知道有几个研究所，希望通过两位的关系，可以让他选择参加！”青龙的话，虽然说得十分委婉，可是他对山水的自豪之情，还是溢于词表。公主笑了起来：“真是，还是低估了我们小朋友的才能，随便他喜欢怎样，我们一定尽力帮助，小朋友先想到哪里去？”

山水侧着头，想一想，才道：“瑞士——两位放心，到了瑞士之后，我自动会和学术研究机构联系，实际上，我一直和他们有联系，一些机构的机关刊物，都刊出过我写的文章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的讶异程度，又提高了一大步，更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山水这个外表看来如此不起眼的少年，竟不但能有这样的才能，而且，一点也没有自我炫耀的行为！

年轻人的神情，变得十分严肃：

“好，我们先带你到巴黎去，生活上绝不成问题！”

山水兴奋得涨红了脸，显然离开这里，到外面的世界去见识一下，是

他向往已久的愿望，如今可以实现，自然难免高兴。

公主忍不住问：“关于这小朋友的事，可以说简单之极，有何难处呢？”

青龙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曾有事情“说难不难，说易不易”之说，所以公主才有此一问。

青龙停了一下，才道：“这孩子在一些尖端科学上，有他非常突出的见解——我自然也不懂，他坚信，若是给他有利的环境，证实了他的设想和理论，将会是人类科学文明的一大突破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每一次都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！

青龙每一次对山水的进一步介绍，都令人无法置信，可是，却像是没有止境一样，这个瘦弱的少年的学识和才能，究竟到达甚么样深不可测的地步。

这真是不可思议之极的事，年轻人和公主的经历虽然丰富之极，这时也有难以接受之感！

青龙像是一早就料定了两人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他用相当平淡的语调继续道：“他的那些见解，是全世界都极想探索出结果的——事实证明，那并不是他的空想，他寄出去的几篇文章，正引起极大的轰动，人人都在奇怪一个那么杰出的科学家，为甚么要匿名来发表论文，甚至有人怀疑，那些论文，都是某个好心的外星人，故意赐惠给地球人的礼物！”

青龙说到这里，山水咧嘴笑，神情很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当然不是外星人！”

当青龙说刚才那段话的时候，年轻人和公主，是真正屏住了气息来听的。而且，一直到山水宣称他不是外星人之后，两人才吁了一口气。可是在那时候，他们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们已经知道，眼前这个瘦弱少年，简直非同小可，可能是人类的奇迹！刹那之间，他们想到了很多，也不知有多少疑问！

公主抢先问出了第一个问题：“天！他究竟在哪一方面有了新的见解和突破？”

青龙问山水望去，作了一个手势，显然是要山水自己回答这个问题——这同时也表示，这个问题，青龙已不能回答，因为他不懂。事实上，山水的回答之中，也有很多，是年轻人和公主也不懂的，尖端科学是极其专门性的学问，决不是人人能懂的。

山水在想了一想之后才道：“应该说，是物理学上的，尤其是理论方面，嗯……有关相对论的统一场论。”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他们虽然不是尖端科学家，但是常识异常丰富，“相对论统一场论”，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晚年致力研究的目标。

这位在公元一九一五年就发表了狭义相对论，一九一九年又在这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，几乎改变了整个人类科学史的大科学家。

爱因斯坦晚年就致力研究统一场论，目的是企图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，可惜没有完成，就在公元一九五五年去世了。

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去世之后，全人类的尖端科学家，都想攻克这个科学上的顶尖堡垒，替人类的科学文明开创新的里程碑，可惜四十多年来，进展微乎其微，几乎停滞不前！

在近半个世纪中，人类在科学领域上有许多了不起的成就，可是所有的成就、创造、发明加起来，只怕也及不上在“统一场论”上有一点的突破！

这些，年轻人和公主不但知道，而且十分清楚——虽然他们对电磁场和引力场的统一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一无所知，可是他们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！

所以，他们两人，不由自主站了起来，不约而同地道：“这……不可能……这太奇妙了！”

他们一起望向山水，而且同时想到了同一点，所以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道：

“你……可能根本是外星人，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！”

年轻人又补充：“也有可能，你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儿！”

山水摊了摊手：

“我是个战争孤儿，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谁，可是我不认为我是外星人，我生理上的一切现象，都和地球人无异！”

年轻人伸手在自己的额角上拍了一下：“可是你年纪那么小——”

青龙插了一句：“他在一九七五年出生，距离爱因斯坦去世二十整年！”由于心情紧张，公主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尖锐：“你是想暗示甚么？”青龙并没有直接回答公主这个问题，他在想了一想之后，才道：“如果说，山水有这种天生的智慧，由于他是外星人，或者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结合，我倒认为，还不如说他是——”他说到要紧关头，却又停住了，没有说下去。

年轻人道：“我确知有几个星际混血儿，有着非凡的才能。其中有一个，且曾经历相当长的过程，把他自己完全改造成外星人，他有非凡的商业才能，是一个豪富！”

公主也道：“也有确切的证明，证明一个有强大异能的人，他的母亲，曾有一番十分怪异的经历之后，才怀了孕的！”

青龙斜睨着山水，山水面对各人这样毫无忌惮地讨论他的来历，也并不觉得尴尬，只是十分有兴趣地听着。青龙仍然摇着头：“我宁愿说他的这种情形，是由于他保留了前生的记忆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失声道：“前生？他的前生是甚么人？”

青龙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惜得很，他的情形是，保留的记忆，只是知识部分，他无法说出他的前生是甚么人。可是他的情形，异特之极——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他认识德文，就是与生俱来的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都不出声，因为他们看出，青龙对所举的这个例子，还会有进一步的说明。

青龙双手抱膝：“和许多战争孤儿一样，我发现他在泥土中扒不知甚么昆虫充 XX 的时候，他才不过四岁，我抱起了他，本来准备把他送进孤儿院去的，可是就在途中，他忽然指着我的手枪，十分准确地用德语说出了手枪的型号、铸造厂商以及铸造的地点。我不认为他在此之前，有任何机会可以学到德语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向山水望去，山水摊了摊手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后来，青龙大哥找了一些德文书来给我，我都可以毫无困难，立刻朗读出来，不论文字内容是多么深奥！”

青龙感叹道：“有许多人，认为音乐家莫札特，四岁就会作曲，也是保留了前生记忆的原故！”年轻人感兴趣：“其他的语文呢？”

青龙道：“略有困难，但稍经学习，就无师自通，你们难以想像他对书本的需要量，简直如同最饥饿的蝗虫啃吃粮食一样！我……甚至假设，他的

前生，可能就是爱因斯坦！”

青龙在这时，才算是回答了公主的问题，而这答案是如此慑人，以致山洞之中，刹那之间，静了下来，各人的呼吸声可闻。

青龙也可能感到自己的假设太惊人了，所以，他作了一些修正：“至少，可以说，爱因斯坦的记忆，有一部分是在山水的脑中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的神态。严肃之至，他们说话，也十分小心：“这不能肯定说山水是爱因斯坦转世托生，也极有可能，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，一组属于爱因斯坦的记忆，进入了他的脑部！”

公主补充：“人的记忆系统，是以一种甚么样的形式存在，仍然是一个谜，可能是一种游离状态，随时会和一些人的脑部发生作用！”

三个人一起向山水望去，神情都疑惑之极，倒是山水本身，十分纯真地微笑着，而且说出了一番十分有智慧的话来，他道：“不必去探究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形，究竟如何

那超出人类现在的知识范围之内，或许，将来我自己会恍然大悟。现在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，给我机会，我可以在爱因斯坦未完成的研究上，有重大发现。”

三个人都不由自主，吸了一口气，他们都知道，在这个偏僻的山洞之中，这一番谈话，这个瘦弱的少年，都将会对人类历史，有巨大的影响！

青龙压低了声音：“两位现在知道困难之处了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一起点头，事情确然有极度的困难之处！山水在这里，托人寄出他的纯理论文学，全世界都想知道他是甚么人，可是找不到他。

可是只要他一露面，他立刻会成为全世界争夺的目标，他可能卷入十分可怕的特务行动之中！而得不到他的一方面，也极有可能用卑劣的手段将他杀害！

所以，他不露面则已，一露面，必然会引起极度的混乱，而他也需要特别的保护！

年轻人和公主，都意识到青龙的托付，交给自己的担子，实在十分沉重，绝不易应付！

他们都迅速地思索着——山水必须参加实际的实验工作，所以他不能一直躲起来，而工作和严密的保护，会使他几乎没有个人的生活！

年轻人把这一点，提了出来，山水毫不在乎：“一个曾在泥土中挖掘不知名的昆虫充 XX 的人，会适应任何生活。而且，我感到我体内，有一股狂热的工作烈 XX，正在喷发，我会日以继夜地工作。”

公主问：“为甚么是瑞士？”

山水略顿了一顿：“两位可能对尖端科学的消息不是十分留意，在瑞士，有一个深入地下七十公尺的科学研究中心。已接近完成阶段，由多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主持，我想到那个实验中心去。”

年轻人点头：“没有问题，一切我们会安排，使你的工作进展，尽量顺利。”

青龙也大是高兴搓着手：“我早就想过了，把他托给贤伉俪，是最佳人选了。”

年轻人知道青龙因为某种原因，不肯离开中南半岛，可是他却不知是为了甚么，这时，他试探着问：“你何不也趁这个机会到欧洲去走走？”

青龙缓缓摇头：“不——”

他低下头一回，又抬起头来，神情之中，有深切的悲哀：“在这一片土地上，有我对一个女人的深切的思念，我不想离开！”

青龙说得十分沉重，而且，显然是他感情上的一宗巨大的伤痛，所以年轻人和公主，都不再说甚么。

青龙拍着手：“好，我的问题解决了，两位来的目的是甚么，我也知道！”年轻人和公主齐声道：“我们先——”

他们本来，想先把情形介绍一下的，可是青龙一摆手：“不必了，我确实曾在那大象牙之中，取走了一样东西。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……黎文祥，因为事情关系十分巨大，那……和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山水望了一眼：“问题的性质，和山水不一样，但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黎文祥自以为他的图谋是了不起的大事，但其实微不足道，像他那样的人，不足以谋大事，所以也不必对他说甚么，他需要的是巨额的金钱，他已可以得到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用心地听着，心中都十分紧张——虽然他们知道，青龙不会对他们隐瞒甚么，但问题到了将有答案时，总是难免紧张的。青龙站了起来，一挥手：“在大象牙尾端的空心部分，我取走的是一卷象牙薄片，这卷象牙薄片，被串在一起，打开来，是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平面，在这个平面上，有着古希腊文字，和一个图形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走到了山洞的一处洞壁之前，此处洞壁，看起来和其他所在，并无不同。

山洞前一样有凹凸不干的石块，有的地方，有泉水沁出来，所以有些青苔。

可是青龙到了那洞壁之前，伸手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，随便按了一下，就像是变魔术一样，这块石头，落到了他的手中。

年轻人和公主看到，那块至少应该有一百公斤的石头，青龙只是随便托在手上，像是没有甚么重量一样——分明那不是真的石块，而是不知道用甚么材料制成的假石块！

而那假石块，造得如此逼真，如果青龙现出吃力的神情来，年轻人和公主，一样分不出真假！

年轻人和公主，自然而然，伸手向自己所坐的石块，抚摸了一下，又想起青龙刚才一伸手，就取出了两竹筒酒来，那么多半他所坐的那块石头是假的，而且是空心的了。

看来，这个山洞一无奇特之处，但是暗中，一定曾经过青龙的精心布置。

青龙把那块石头，放到了地上，在洞壁上，已现出了一个空洞来，约有五十公分立方，如同一只形状不规则的钱箱一样。

青龙转头笑了一下：“兵荒马乱，人心难免贪婪，所以，如果有些东西，不想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之下和人分享，还是藏得秘密一些的好！”年轻人笑：“说得对，这样子藏东西，再也不会有人找得到？”

他说着，忽然听到公主在身旁，陡然吸了一口气，向石块移开之后的那个空洞，指了一指。年轻人这时，也看到了——空洞被分成三格，在上中下三格中，各有一条蛇盘踞着，三条蛇的大小形态颜色互异，中间的一条，蛇鳞甚至是纯金的！公主虽然大有异能，可是看到了那么怪异的蛇，仍然不免有些害怕，所以她就靠得年轻人紧了些，青龙已伸手在中格，取出了一卷

象牙片来。

十、雅典娜女神像

在青龙伸手进去的时候，那三条蛇都吐出蛇信，发出了嘶嘶声响。青龙在它们的头上，轻轻按了一下，像是和蛇在打招呼。青龙笑着道：“在中南半岛上，各种毒蛇毒虫之多，匪夷所思，任何毒蛇专家，到了这里，都像是白痴。用它们来看守东西，再好不过：这三条蛇，嗯，别说人，一头大象，给它们咬一口，也会在四十秒钟之内，毒发身亡，人被它们咬中了，都不会有任何痛苦；还来不及感到痛苦，就已经死了！”

青龙说来，十分轻描淡写，他把那卷象牙片，向年轻人一抛：

“摊开来研究一下！”

他一抬脚，把那假石块踢了起来，又放了上去，当真天衣无缝，然后他笑着对公主道：“可惜你怕苦，不然，你喝那酒，喝了一小口之后，就至少有七十二小时，没有任何毒蚊毒虫敢侵犯你！”

公主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我这就喝！”

她真的取过竹筒来，喝了一小口，睁大了眼，样子怪异之极！

过了足有半分钟，她才舒了一口气，十分同情地望了年轻人一眼——她才喝了一小口，已苦成这样，可以想像年轻人刚才的一大口酒之苦！

这时，年轻人已经把那卷象牙片摊了开来。

象牙片摊了开来之后，是一个平面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图形——所有的图形和文字，都是刻在象牙上的，刻得十分浅，用一种赭褐色的染料，涂在刻痕上，看起来，线条十分清楚。

文字，是古希腊文字，年轻人和公主对这种文字，稍有认识，不是很精通，他们既然一眼先看到了那个图形，就先形容它。

那图形在象牙片中所占的面积，约有二十公分见方，看起来相当怪，绝不能一下子，就知道这个图形，代表的是甚么意思。

它由许多小圈圈排列着，组成了一个长方形，即长方形的四边，全由大小相同，整齐排列的小圆圈组成。

在这个长方形的中心部分，也是一个圆圈，可是这个圆圈略大。

在那个圆圈之旁，又是一些更小的圆圈。

也就是说，图形上全是大小不同的圆圈！

这实在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图形，任何人，都可以根据以上的描述，而把它绘出来。

这样的一个图形。表示了甚么，一时之间，自然难以明白。

年轻人和公主都皱着眉，他们再去看那些古希腊文字，却看得神情紧张之极。

他们才看了一眼，就一起向青龙望去，两人问了同一个问题：“我们不是全看得懂，你能全都看懂？”

青龙点了点头。

年轻人和公主再去看文字，每当他们有看不懂时，他们就用手指着那

个字，青龙立刻就把这个字的字义说出来。所以，并没有多久，年轻人和公主。就明白了那些古希腊文字的含义。

那些文字记载了一件事，相当隐晦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。

古希腊文字之中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人名：“当培理克里斯成为雅典的执政者的第二十九年，雅典的执政者和雅典人，为他们信奉的神，作了一项天上人间，从所未有的巨大奉献！雅典的执政者和雅典人，竭尽了他们所能，表示了他们对他们的神秘的至高无上的敬意！”

只看了这一段，年轻人和公主，都已经面面相觑。年轻人指着“培理克里斯”这个名字，两人都吸了一口气，他们在各方面的常识，都十分丰富，自然知道这个雅典执政者，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前，是雅典的执政者，在位相当久，超过三十年。

这个雅典执政者的名字，之所以能在历史上有地位，倒立不是他的政绩有任何可供记述之处，而是他在位期间，雅典人完成了一项人类历史上，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的缘故。

那宏伟之极的建筑物，就是在建成了将近两千年之后，毁于战火，可是直到如今。

它的残存部分，仍然叫人看了之后，神为之夺，气为之窒的巴特农神殿——到过或没有到过希腊，瞻仰或没有瞻仰过它的遗址（如今只是一座石柱外壳），大家都知道巴特农神殿的鬼斧神工，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！

希腊人决定要为雅典的守护神建造一座神殿，他们集中了所有能集中的人才、人力和来自四方八面的财富，花了足足十六年的时间，才全部完成——时为公元前四三二年，对这座神殿的记载和歌颂的文字诗歌绘画，种种艺术作品，多至不可胜数，所以神殿虽然只剩下了百十根残存的大石柱，但是当年，它究竟是如何金碧辉煌，如何巍峨耸立，仍然可以想像得出来。

这一切，年轻人和公主都知道，而这时，使他们感到意外之极的是，他们再也没有想到，这大象牙竟然会和希腊有关，会和著名的巴特农神殿有关。

他们互相握住了对方的手，神情更紧张。

再下面的一段文字是：“雅典的守护神，他的像耸立在神殿之中，当几万人在神像耸立，高呼守护神的名字之际，相信在天庭的守护神，一定可以听到所有人发自内心的对神的崇敬。”

年轻人和公主看到了这里，只觉得全身发热，异口同声叫：“雅典娜女神！”

他们叫了一声之后，那种全身发热的感觉更甚，他们又叫：“雅典娜女神像！”

他们向青龙望去，从青龙的神情来看，可以知道，青龙也同样有全身发热的感觉。他们全不是普通人，要令得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，一定是十分非同小可的事，而这时，这段文字所带给他们的震撼，确然巨大之极！

雅典娜女神像！

巴特农神殿在建造之初，就是为了供奉雅典的守护神，雅典娜女神，后来建成之后，它又成了希腊的国库，集中了无数的财宝。而最令人缅怀的，自然是那座雅典娜女神像。

这座神像，虽然在两千五百年前建成，但是至今为止，仍然是人类所建造的最伟大的神像，独一无二，无可比拟！

雅典娜女神在希腊神话中地位重要——古人的想像力，似乎比现代人要强得多，各种神话，都有丰富之极的想像力，希腊神话更是变化万端，把丰富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神话杰作。

在希腊神话之中，雅典娜女神，是智慧之神，她的父亲，是神话中至高无上的主神宙斯。她从宙斯的头部产生，经过的情形是这样：

宙斯把妻子墨提斯吞入腹中，头部立时发生剧痛，于是宙斯就命令火神，把自己的脑袋劈开，雅典娜就从宙斯的头中跳跃出来！

神话中的记载，可以只当神话来看，可是放置在巴特农神殿中的雅典娜女神像，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存在，这座女神像，建造于距今两千五百年之前，是当时著名的雕刻家斐迪亚斯的作品，当然还有许许多多艺术家和工匠帮助他进行这项伟业。

这座女神像，绝不是普通的女神像，它极其巨大，高达十公尺，相当于如今的房子四层楼那么高。

当时，这座雅典娜女神像的建造费用，是整个巴特农神殿其他部分的两倍，神像的双脚，用黄金镶造，所有的装饰部分，全是各种宝石和象牙，总之，一切能代表财富的物品，都集中在这座巨大的女神像上了！

象牙片上的古希腊文字，记载了巴特农神殿，又记载了雅典娜女神像，这实在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因为在这座女神像身上，后来，发生了一件奇特之极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秘事件！

女神像建成之后，自然受尽所有崇拜者的敬仰，它是如此巨大，自然也沉重无比，而且，它是如此瞩目，日日夜夜，在巴特农神殿之中，供人瞻仰，可是，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建成之后的一千年：

整座雅典娜神像不见了！

雅典娜女神像消失了！

雅典娜女神像，高达十公尺的一座女神像，在公元六世纪时，突然不见了！

整件事，在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，后人预测，可能是由于事情太不可思议，太震撼人心，以致当时，所有人都以为末日将临，而没有人想得起来要把经过情形，详细记述下来，所以，在历史上，只写下了“女神像在公元六世纪时不见”的简单记载。

也有一点可笑的记载，说女神像是“失窃”的，很难想像，甚么人能有力量把那座巨大、万众瞩目的一座神像偷走！

不管当时的情形如何，这座在巴特农神殿之中的，举世无匹的雅典娜女神像消失了，不见了！

女神像不见了，神殿还在，仍然屹立了千年之久，希腊人没有再造另一个女神像，理由很容易明白，一来是再也集中不了那么的人力和物力，二来，无论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造出一个和失去了的神像相比拟的神像来。

神像消失一百年之后，巴特农神殿被改作基督教堂，又八百年之后，到了十五世纪。

可能是由于雅典的守护神像已消失的缘故，土耳其人入侵，巴特农神殿变成了回教寺，接着，就毁于战火。雅典娜女神像究竟到哪里去了？不知有多少人，殚智竭力，想把它找出来，到后来。甚至只要一了点儿靠不住的线索，也会引起一阵轰动。

可是，女神像在哪里，一直是一个谜！

人类历史上，许多神秘的谜之中，最神秘的一个！

一座确然曾存在过，如此巨大的女神像，竟会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，如同溶化在空气之中一样！

而如今，这象牙片上的古希腊文字，却每一段和这消失了的女神像有关，怎不令人心跳加剧，全身发热，连气也喘不过来！

古希腊文字还有最后一段：“作为曾参与守护神像建造的一分子，我留下了这些记载，把我对神的诚心，与神长相处，我和许多人把世上最大的一支象牙，造成女神像的随身饰物，这是我们毕生的荣耀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看到这最后一段的时候，都不由自由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：这支大象牙的来龙去脉，至此已经可以说是其相大白了！

难怪当日青龙会对恭二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，说是在这大象牙之上，可以有惊人之极的大发现！

这支大象牙，是巴特农神殿之中的雅典娜女神像上的一件饰物！

阮山羊博士曾说它是“公主的权杖”，一见到了大象牙之后，虽然觉得很滑稽，但这时，知道了它是女神像身上的饰物，那么。虽不中亦不远矣，阮山羊博士，还是有点道理的！

这是女神像身上的甚么饰物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是雅典娜女神像的一部分。

两女神像在公元六世纪消失了之后，一直踪影全无，是历史上最大的谜团！

消失了的女神像，身上的一件饰物，居然在越南北部的一条河底下的大石箱中发现，这岂不是不可思议到了极点的事？尽管年轻人和公主，都见多识广，可是，在这样奇怪之至的事情之前，也不由自主，要发出呻吟声，来表示这时他们心中的惊骇，是如此之甚！那支大象牙虽然巨大，但是女神像高达十公尺，自然需要那么大的象牙来装饰！

而在那支大象牙之中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，自然是参加制作象牙的工匠的一份私心，希望藉简单的记录，把他们对雅典娜女神的敬仰，流传下来。

象牙片上并没有工匠的名字留下来，而在看了那几段文字之后，对于象牙片上的那个图形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公主指着图形：“这是一个平面图，那些小圆圈，是神殿的石柱，中间的大圆圈，正是雅典娜女神像耸立的所在，旁边的另外小圆圈，是其他的神像或装饰品。”

公主的这番推测，合情合理之极，所以青龙和年轻人都点头表示同意。

青龙道：“这是女神像在消失之后，第一次发现和它有关的物件出现——当然，现在我绝想不出何以它会来到越南的北部，但是它毫无疑问，是女神像的一部分，有希望根据这个线索，把消失了千多年的雅典娜女神像，再度找出来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，都不由自主，一起吸了一口气，年轻人压低了声音：“是不是挖掘那条河的河底，可以……有所发现？”

公主缓缓摇着头，表示不同意，年轻人向青龙望夫，看他摊了摊手：“我不认为女神像利大象牙会在很相近的所在，因为不能想像高达十公尺的巨像。能在公元六世纪的时候，从雅典，遥远的欧洲，移到亚洲的越南来！”

年轻人嚷了起来：“整个事都是不能想像的，如何想像一座十公尺高的神像会消失？如何想像它消失得如此彻底，一点迹象也没有？”

青龙笑：“事实上是，那道河的河底，所占的面积极大，不可能全部发掘，如果女神像真是在河底的话，只怕也只好永远让它埋在那里了！”

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思绪十分紊乱，公主道：“如果不能在那支大象牙上得到线索，找出女神像来，看来，大象牙的本身价值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因为他的思绪也十分紊乱，不知该如何说下去才好。

青龙知道她想说甚么，接了下去，道：“本身自然也极具价值，但是和整座女神像相比，自然差得太远了，而且，也难以使人相信这大象牙是女神像的一部分！”他说到这里，年轻人和公主，一起伸手，向那象牙片指了一指，青龙摇头：“会有人说那是伪造的——女神像究竟是甚么样子的，包括了一些甚么饰物，在神像身上动用了多少黄金和宝石，都已无从查考，所以不容易使人相信和女神像有关！”

公主的神情，十分肃穆：“我们没有必要求别人相信，自己确定较好！”

青龙用力一挥手：“说得对，两位可有信心把雅典娜女神像找出来，为人类历史解开这个谜团？”

年轻人和公主互望着，对青龙的这个问题，难以有任何答覆！

因为他们虽然有了那支大象牙，可是，那和发现久已消失了的女神像，完全是两回事！

就在这时候，在一旁，一直一声未出的山水，忽然低声咳了两下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他一直用同一个姿势坐着，双手托着头，用一种沉思的神情，听青龙、年轻人和公主讨论。

年轻人和公主，正时向他望去，齐声道：“小朋友有甚么高见？”

他们都已知道眼前这个少年人，实在非同小可之至，所以语调之间，相当认真！

青龙却笑了起来：“他擅长的是数字和物理学，神话或考古学，恐怕不是他的专长！”

山水微笑着：“所有的科学，起点和终点，都是一致的，从无到有，再从有到无。”

这句大有深意的话，出自一个少年人之口，听的三个人都深吸了一口气，作手势，请山水说下去。

山水迫：“我根据数学上的可能性，来推断整件事，可以有一些推测。”

他在这样说的的时候，在他瘦削的脸上，自然而然，现出了一种令人对他的话感到信服的神情，所以，个人都十分用心地听他说下去。

山水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数学上，从假设到求证，是一个过程，在任何方程式之中，一定要有已知数，才能有另一已知数的答案，不然的话，就是不可解的方程式了。”

年轻人笑着催了一句：

“理论上是这样，实际上的情形又如何呢？”

山水站了起来：“实际的情形是，公元六世纪，在巴特农神殿上发生的，女神像消失这件事，是不可能发生的！”

年轻人、公主和青龙，都怔了一怔，他们以为山水会有一大篇伟论发表，谁知道他竟然这样说！

年轻人和公主，和山水毕竟不是太熟，所以不很好意思驳斥，可是青龙就不同了，他立时大声道：“你这是甚么话？甚么叫不可能？女神像是明

明失踪了的！”

山水皱着眉：“不可能，它不可能失踪，从任何一方面来看，它绝无失踪的可能——这是数学上，逻辑学上不变的定律：没有失踪的可能，它就不会失踪了！”

山水的神情，十分坚决认真，而且涨红了脸，双眼睁得极大。

青龙向着他，用力挥了一下手，表示不屑和他争论。年轻人奇道：“事实是它失踪！”

山水在忽然之间，神情变得十分沮丧：“是事实上，它失踪了——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，就必然是不可能的情况，起了改变，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！”

这时，连公主也不禁笑了起来：“小朋友，你的理论真了不起！”

山水摇摇头：“这是不变的定律，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当时的情形起了甚么变化而已。”

山水的话，乍一听，十分可笑，可是当他一再强调之后，各人想了一想，却又觉得大有道理，必然是当时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使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所以女神像才消失了。不知道当时发生了甚么样的变化，整件事，都是一个不可解释的谜。

一时之间，各人都不再出声，连青龙也只是瞪大了眼，向山水望着。

山水又道：“一切人的力量能做的，都不能达成使巨大的神像消失的结果，那么，就必然有除了人力以外的力量在起作用！”

山水的这种结论，虽然简单，可是也十分合理，年轻人问了一句：“所谓‘除了人力之外的力量’，是甚么意思，你可有概念？”

山水摇头：“没有，我只是在理论上肯定这一点，没有具体的结论，也许我们可以作推测，我先作一个：真正的雅典娜神，看到了自己的像，觉得喜欢，就运用她的力量，把神像搬走了！”

公主鼓起掌来：“好大胆的想像力，但如果我是女神，我不会那样做，宁愿把神像留在神殿，让所有人来崇拜，表示他们的敬仰！”

山水受了赞扬，十分兴奋。

“假设可以有正、反两方面，刚才的假设，是女神喜爱人们为她制造的神像。也有可能，她十分讨厌，不满意，也有可能运用她的力量，令之消失。”

三个人都不出声，山水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只是……随便作了一个假设，证明在除了人力的力量之外的影响下，事情由不可能变成可能，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一切，都只考虑到了人力。”

公出喃喃地道：“不论女神是喜欢或不喜欢，她把那么巨大的神像，弄到甚么地方去了呢？”

山水向上指了一指：“任何地方，天上的神的居所，或许！”

年轻人却在这时，也发挥了他丰富的想像力：“另一个空间，或许？”

青龙叫了起来：“天啊！真有雅典娜女神？”

十一、青龙内心的秘密

山水望向背龙：“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，女神也好，大神也好，总之，是一种除了人力之外的，能令女神失踪的力量！”

青龙举起手来：“我投降了，你有本事把简单的事，弄得复杂之极！”

山水争辩：“不，我把不可能的事，变成可能！”青龙叹了一口气：“希望你日后的研究大有所成，但是普通人肯定听不懂你的话了！”

山水叹了一口气：“那没有办法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在这时，有了共同的设想，他们一起说了出来：“也有可能，是来自外星人的力量！”

山水笑了起来，他说话之间，很喜欢引用数学上的名词，所以他是这样说的：“神的力量和外星人的力量之间，可以加上等号。”

年轻人对山水的这句话表示同意：“是，希腊神话、中国神话，或是埃及和印度古老传说之中的神，都是地球人不可知的一种力量，可以解释为那种力量，却来自异星的高级生物！”

青龙闷哼了一声，他的想法，显然比较实际一些，所以他对山水和年轻人的大胆设想，并不表示他的意见。

山水得到了年轻人的同意，他感到十分兴奋，有点手舞足蹈说：“所以，女神像，可能早已不在地球上！”

山水这句话一出口，山洞之中，变得十分寂静，只有洞壁上，有泉水渗出来处，传来水滴落下来的声响。

山水扬了扬眉，瘦削的脸上，仍然充满了自信，甚至大有挑战的意味：“怎么？这个假设使各位无法接受？”

年轻人沉吟了一下：“也不是全然无法接受……不过有点怪……嗯，外星人把雅典娜女神像搬走了？”

山水点头，神态认真：

“是！”

青龙咕哝道：“外星人要这座神像有甚么用？外星人既然能来到地球，自然比地球人进步不知多少，财富对他们也全然不起作用！”

山水对青龙的话，显然不同意，可是由于他和青龙的关系，他也不是太能驳斥青龙的意见，所以他饮语又止，涨红了脸。

就在这时候，公主柔声道：“我明白小朋友的意思了，那和进步与落后无关，女神像是一件精美之极的艺术品，若是外星人懂得欣赏艺术，自然有可能一见就喜欢，也就有可能将之据为己有！”

青龙仍在摇头，公主又补充道：“欧洲人的文明，远在非洲人之上，可是非洲土人的艺术品，也能成为欧洲艺术馆中的珍藏。”公主举的这个例子，相当贴切，所以山水和年轻人一起鼓掌。青龙闷哼了一声：“如果女神像早已不在地球上，也根本不必找了！”年轻人望向公主，公主秀眉微蹙：“情形十分古怪，请先让我解释一下——”

她说着，望向青龙和山水，她所说的要解释一下，自然是对他们两人解释，青龙和山水立时点头，公主这才道：“我现在的身体，来自“幽灵星座”，比起地球人的身体来，有不少异能，其中之一，是对于地球人无法感应到的微弱讯号，有敏锐的感觉。”

山水和青龙一起皱着眉，她具异能，这一点他们知道，但是对公主刚才那话，他们无法完全明白，但是他们都不出声，只是用心听着。公主又道：“当我面对那枚大象牙的时候，我想到在遥远的一个所在，有利大象牙有联系的讯号，那时人在巴黎，后来到了东京，感觉到的讯号就强烈，使我知道，和大象牙有联系的，已经接近了许多！”

年轻人补充了一句：“当时，我们认为有重要的物件，在黎文祥处，因为他也在东京。”

公主接着道：“等到我们一路前来，就感到讯息越来越强——在进这个山洞之后，我已经可以肯定，和大象牙有联系的讯息，就是从这个山洞之中发出来的！”

公主说到这里，山水和青龙都明白了，他们一起向那卷象牙片望去，年轻人在这时，指着象牙片：“讯息自然是由这卷象牙片发出来的——象牙片和大象牙，曾经是一体，虽然分开了，可是相互之间，还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联系，会有讯息交流成互相传递的情形产生，公主可以感觉到这种讯息。”

山水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也指着象牙片：“这……也曾和整座女神像是一体，是不是可以在这上面，接收到女神像所发出的讯息？”

在他这样问的时候，公主已变换了一下坐姿，她把那卷象牙片，摊开来，放在她的双膝之上，然后，双手在象牙片上，轻轻抚摸着，动作十分柔和，和她俏脸上那种关注的神情相配合，都使人有一种祥和之极的感觉。

她闭着眼，像是没有听到山水的问题，年轻人把声音压低：“她正在努力，努力想感受到来自女神像的讯息，请别打扰她！”

山洞之中，又静了下来，除了泉水滴下的声音之外，年轻人同时，又听到了一阵浓重的、急促的呼吸声，他循声看去，看到青龙盯着公主，神情紧张，双手甚至不由自主地握着拳，呼吸急促，显然他这时，正起着不知是甚么念头，才令他这样古怪的！

年轻人不禁大是疑惑，低咳了一声，向青龙作了一个询问的手势，但青龙却视而不见，仍然以异样的目光，紧盯着公主！

若不是深知青龙的为人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年轻人可能会感到十分不快，但这时，年轻人自然知道，青龙不会对公主有甚么非份之想，必然是他忽然想到了甚么，所以才现出这样急切的神态。这时，山水也注意到了青龙的神态有异，可是他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有讶异的神色，接着，就像是明白了青龙为甚么会这样，轻叹了一声，现出了同情的神情。

这种情形，看在年轻人的眼中，更是讶异莫名，因为山水显然知道青龙心中在想些甚么！

而青龙那种怪异的神态，也没有维持多久，就恢复了原状，只是神情苦恼地慢慢喝着酒。

这时，由于公主正在集中精神，所以年轻人没有发问，山洞之中，重又静寂无比。

过了大约有十分钟，公主才睁开眼来，一副茫然不可解的神情，望向年轻人。

年轻人一看到她的这种神情，就知道公主并无所获了，他先开口：“如果女神像根本不在地球上，自然不能感受到甚么讯息了！”

公主变得十分失落：“一点感觉也没有，巴黎和这里距离那么远，我也可以感觉到

”

公主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年轻人已大笑了起来：“地球上的距离再远，怎么能和宇宙间的距离相比！”

山水也笑：“真是，光的行进速度，一秒钟可以绕地球七周，可是要一

年，才是一个“光年”，星与星之间的距离，动辄以几百万光年计，真是相去太远了！”

年轻人又安慰公主，他靠过去，在公主的手背，轻拍了几下：“或许，单是象牙片不够？加上大象牙，有可能会有结果？”

公主吸了一口气：“但愿！”

在这时候，年轻人注意到了青龙好几次欲语又止，所以他望向青龙：“你想到了甚么？”青龙脱口道：“如果有一个人，知道是在地球上，公主你能凭一样过去和这人有联系的物品，感到这个人是在甚么地方？”

青龙的话说得不是很流畅，而且每句词不达意，但是年轻人和公主还是立刻明白了

他是想取一样物件出来，请公主感受一下，曾用过这物件的人，现在身在何方！

公主立时点头：“只要这个人真是在地球上，我想可以有感觉！”

青龙的声音，甚至因为兴奋激动，而有点发颤：“她没有理由会离开地球！我相信她一定在中南半岛！”

年轻人扬了扬眉，他知道，要青龙这样的人物，变得如此激动，他心中的那个“她”，在她的生命之中，一定占有极重要的地位！

而且，从她的话中，可以听出，青龙这个传奇人物，不肯离开中南半岛，也正是由于他相信那个“她”就在中南半岛的缘故！

那就更可以肯定这个“她”对青龙的重要性了！

所以，年轻人和公主在交换了一个眼色之后，两人都尽量不现出讶异的神情，公主先开口道：“请你把曾和她在一起的物件交给我！”

青龙答应着，站了起来，走向洞壁，就在刚才取出那卷象牙片的地方，取出一只竹盒子。看他那种郑而重之的神情，那竹盒中所放的，似乎是一样稀世奇珍。

可是等他打开了竹盒子，取出来的，却是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——那甚至已不能算是衣服了，只是一幅不规则的布片，看来是甚么样子的，已全然无法知道。

那幅布片不但破，而且还十分脏，公主很有洁癖，一看到了是一幅脏布，她就秀眉微蹙，年轻人忙向她使了一个眼色。

这时，青龙取出了那幅布，双手捧着，神情简直虔诚，走到公主跟前。

公主深吸了一口气，在青龙的手中，接过了那幅脏布来，放在膝上。

青龙的声音有些发颤：“这……是她曾穿过的……衣服，谢谢你！”

公主点了点头，闭上了眼睛，青龙紧张无比地退了开去。

在这时候，年轻人看到山水在缓缓摇头，暗中叹了一口气。

这使年轻人知道，山水多半知道青龙和这个“她”的故事！那就可以在其赴瑞士的途中，向山水问问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——单就眼前的情形，可想而知的是，必然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关！

基于对青龙的好感，年轻人倒十分希望公主能够帮助青龙。

所以，他望向公主，同时，向青龙作了一个手势，令青龙镇定些。

可是年轻人的暗示，显然起不了作用，青龙双拳紧握，双眼瞪得极大，望定了公主，身子甚至在不由自主，微微发抖。

山水在这时候，来到了年轻人的身边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一个女人，青龙大哥所爱的一个女人，他一直在找她，可是，她不知在甚么地方！”

年轻人缓慢而深长地吸了一口气，这时，他看到公主现出了相当痛苦的神情来，青龙已看到了，他失声惊呼：“怎么了？”

公主睁开眼来，痛苦的神情，转为惊骇，她要调整一下呼吸，才能开口说话：

“我……感受到了痛苦的讯息……在这件衣服上……曾穿过这件衣服的……心中的痛苦……我从来也不知道痛苦可以这样深，这样强烈……”

公主说到这里，向年轻人望去，有着求助的眼神，那是为了她不知如何去形容这种痛苦的程度。

而青龙在听公主说到一半时，已经泪如泉涌，全身都在抽搐。

年轻人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这种痛苦！当雪崩之后，你失踪，我在阿尔卑斯山上，就日夜忍受着这样痛苦的煎熬，我知道！”

公主仍然有疑惑的神色，而青龙却哑着声音叫了起来：“不！你不明白她身受的痛苦，你决不会明白，你是男性，她是女人，一个美丽之极的女人，她身受的痛苦，远在你能想像之上！”

青龙在这样叫嚷的时候，泪流满面，真难以想像一个像他那样出色的传奇人物，也会有如此软弱的一面！

年轻人勉强笑了一下：“不必作痛苦大竞赛，公主，请你继续！”

公主苦笑了一下：“来自这……衣服上的痛苦讯息，强烈无比，我真有点害怕！”

自从公主发现她自己来自幽灵星座的身体有各种异能之后，她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不愿意继续下去的表示！青龙忙道：“请你忍受一下……请你告诉我……她现在在甚么地方！”

公主在青龙这样颤声的请求之下，还是犹豫了一下，可知她真正是勉为其难地在进行的。

她重新又闭上了眼睛，在接下来的三分钟之中，她神情的痛苦，越来越甚，看得年轻人也心惊肉跳，好几次忍不住想出声阻止。

年轻人知道，那是来自这件破衣服的讯息，使公主感到了那个“她”曾经受过的痛苦！

好不容易，公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神情渐渐变得平静，又过了一会，她才睁开眼来，视线投向青龙。这时，青龙连头发都是湿的，也不知是泪是汗。

公主柔声道：“她在经历了人世间罕见的痛苦之后，现在，十分平静，她的精神，已找到了……相信是宗教的寄托。”

青龙的声音发抖：“她在甚么地方？”

公主皱着眉，同一个方向，指了一指，可是她道：“她现在十分平静，痛苦看来已完全消失，像是狂风巨浪之后的止水，你是不是有必要去打扰她，令她再起狂澜？”

青龙陡然怔住，显然公主的话，他以前未曾想到过，他就怔怔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公主又道：“如果你爱她，那就不应该再去打扰她了，对不对？”

青龙又震动了一下，然后，像受了催眠一样，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

公主站了起来，把那幅脏布，还给了青龙，青龙抢了过来，放在脸旁，捂了好一会，这才放回竹盒之中，而他的神情也恢复了原状，他不好意思笑了一下：“刚才我有点失态——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岂止有点失态，简直是大失常态！”

青龙笑得更不好意思：“也是关心思念太过的缘故，公主的一番话，真是如同醍醐灌顶一样，既然知道她已不再痛苦，何必再去打扰她，我想找她，也无非是为了想帮她解除痛苦而已！”

年轻人和青龙虽然相识不久，但是言语之间，已经可以和多年相知一样，不必顾忌甚么，所以他道：“要真想得开才好！不要忽然又想不通了！”

青龙瞪了年轻人一眼，冷笑一声：“你说甚么？我竟听不懂？”

公主娇声笑了起来，青龙和年轻人也跟着笑，只有山水，不管他多么出色，他毕竟是一个未曾经过爱情火焰燃烧过的少年人，自然也难以体会这三个人这时的心情。

年轻人和公主并没有进一步向青龙问那个“她”的故事，也没有再在山洞中逗留多久，就带着那卷象牙片，和山水一起离去。山水在离开山洞之后，又带着年轻人和公主，在一间小石屋之中，取了他的“行李”——两只XX箱子。

山水打开XX箱子，让年轻人和公主看了看，看得两人目定口呆——箱子中全是各种各样的纸张，有大有小，有的甚至不规则，不知是从甚么地方撕下来的，显然是在纸张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形下收集来的。

而在这些纸张上，密密麻麻，写满了字，年轻人和公主看到其中有许多数学符号，那自然全是山水的学术性论文的手稿了！

山水在关上箱子的时候，笑道：“青龙大哥说我把简单的事，化为复杂，其实，我不过是寻根探源而已！谁都知道一加二等于三，多么简单，可是，要证明一加二等于三，何等复杂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年轻人放低声音，对公主道：“如果给卫斯理知道有他这样的人在，不知道他会采取甚么行动？”

公主道：“当然是寻根究底，找出他究竟为甚么会这样的原因来。”

年轻人立时扬了扬眉，意思是：“我们何不这样做”？可是公主却轻拍了腰际的那卷象牙片一下，摇了摇头，她的意思是“单是这件事，只怕已经花不知道多少时间和精力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去追索何以山水会有那样非凡超卓的才能！”

他们倒立不是为了想不让山水知道谈话的内容而做手势打哑谜的，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心意相通的程度十分深，眉来眼去一番，就可以知道对方想表达的是甚么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了互相沟通的习惯动作了。年轻人望了那卷象牙片一下——公主一直将那卷象牙片系在腰际，她一身黑纱衣服，腰际忽然多了一卷浅色的象牙，看来更加飘逸。

这时，山水正在把两大箱他的“论着”搬上车子，也听到了两人的对答，他问：“卫斯理是甚么人？”

年轻人笑了一笑：“一个对任何奇特的人、奇特的事，都要寻根究底的人！”

山水拍了拍手：“欢迎他对我进行研究！”年轻人笑：“一有机会，我会对他提起你！”

山水作了一个怪脸：“希望他别将我当作科学怪人，把我的脑袋剖开来作检查！”

年轻人吓他：“那倒不至于，不过把你的脑子抽点出来，倒是不可避免的！”

山水吐了吐舌头，缩了缩头，这种少年人的神情，和他的满腹经纶，又大不相衬。

卫斯理后来，有没有和山水见面，发生在山水身上的究竟又是甚么样的怪事，那属于和山水有关的故事的范围。

山水会在这个故事之中出现，是由于年轻人和公主与青龙会面时带出来的，他只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小插曲，自然不必详细介绍了。

这种情形，就像青龙在这个故事之中出现，起了他的一定的作用，但是青龙和他心中的那个“她”的事，就和这个故事无关，所以也不必叙述了——那个故事，其实是已经披露过的，和原振侠医生有关。

年轻人和公主要把山水送到瑞士去，可是公主先要到东京，在恭二那里，取回那支大象牙。她在象牙片上，得不到任何讯息，十分失望，就只好寄望，可以在大象牙加象牙片上，得到讯息。

通过公主的关系网，要使一个少年人进入任何国家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山水甚至真的有了许多有效的旅行证件。

到了东京之后，第一件事，自然是直赴恭二的住所，恭二和信子夫妇，仍然用无比的热忱欢迎了他们。恭二看到山水的时候，略呆了一呆，但是山水既然是年轻人和公主带来的，他自然也不敢怠慢，十分诚心地问：“小朋友要做甚么，只要提出来，不必客气！”

山水舐了舐嘴唇：“图书馆！我要到收藏科学书籍最多的图书馆去！”

稍为讲一下，山水在一离开了山沟子之后，就表示了他对知识如 XX 如渴的追求，所以，他一到东京，就要求到图书馆去，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但那对恭二来说，却十分意外，他摇了摇头：

“好好，我马上派人带你去！”

山水问年轻人：“我们会在日本逗留多久？”

年轻人望向公主，公主略想了一想：“暂时……就住三天吧！”

山水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问：“有没有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图书馆？”

当然不会有，结果是在图书馆开放的时候，山水尽量留在馆中，而走的时候，借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书，使得陪他去图书馆的那个恭二手下的职员说：“这少年人，一定是书虫托世的！”

十二、外星人拿去女神像

那个职员这样感叹，自然大有道理，东京这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，可以吸引一个少年之处，不知有多少，可是山水一点别的兴趣也没有，只是看书！

年轻人也“领教”过山水看书时的情形，超过二十本又厚又大的书，全是科学方面的巨着，山水在看的时候，简直只是“翻”，飞快地一页一页翻过去，然后，把手放在书本上，微昂起头，闭上眼睛，一动也不动，大约五分钟左右，就把书放下来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仿佛经过这样子，他就已经把书中的一切，全部吸收，归入了他的记忆之中。

后来，年轻人终有机会向卫斯理提及山水，也介绍了这种情形，年轻人表示自己的意见：“我感到他根本是研究过这些书的内容的，他再看一次

只不过是温习而已！”

那三天，山水几乎连东西也不吃，公主的情形，也差不多。

在大象牙一运来之后，公主就抱着它，进了一间静室——那本来是信子表演茶道的一间房间，幽静宽敞，十分合用。

公主和年轻人合力，把那卷象牙片，放进了大象牙的尾端，然后就向年轻人示意，她需要独自一个人集中力量，在大象牙上获得讯息。

年轻人十分不愿意，迟疑着不肯离去，公主叹了一口气，只是深情地望着，年轻人受不了公主眼光中的那种祈求的神情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亲了公主一下，离开了那间房间。

他在离开的时候，公主道：“别来打扰我，我一无所获，会立即通知你！不要为了想看我一眼，而令我分神，误了大事，好不好？”年轻人在门口停了几秒钟，才回答：“好！”

他的回答声，竟大有乾涩之意，可见他心中，实在是不愿意之极。

这种情景，恭二和信子都在一旁，完全看在眼里。他们两人大大感叹：“一直以为我们两夫妻之间的感情，已经够好的了，可是看看人家，同在一幢屋子之中，也会相思，这才叫好感情！”

自此之后，恭二和信子，努力模仿年轻人和公主，尽可能形影不离，果然更进一步体会到了男女相爱相亲的真谛，更是幸福快乐。当下，年轻人退出了那房间之后，公主自然立刻就凝神，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。

年轻人在门口又徘徊了好一会，直到恭二陪着笑：“怎样，我们还等着听到此行的结果哩！”

年轻人这才向着关上的门，用力一挥手，回到了小客厅中，恭二奉上美酒，年轻人先问：“黎文祥还在日本？”

恭二摇头：“他说有些要事，先离开了——他是非法进入日本的，显然由于生活不便，不很习惯。是不是必须有他在场？”

年轻人想了一想：“不必了，我们此行，收获十分丰富，出乎意料之外！”

接着，年轻人略去了山水的异行和青龙的故事，只是向恭二和信子，说了那卷象牙片上的图形和文字，和根据那些文字，所得到的必然推论——那枚大象牙，是希腊巴特农神庙之中，举世无双的雅典娜女神像身上的一件饰物！

恭二在从事古物买卖之后，很肯上进，进修了不少历史知识，自然知道雅典娜女神像是怎么一回事，当真听得他目定口呆，口水直流！信子则不断在叫着：“这可怎么好？这可怎么办？”

两个人的反应如此强烈，自然是在意料之中，因为只要知道这座女神像历史的人，都会有同样强烈的反应。而恭二和信子，又是对古物大有认识的人，自然更加目定口呆，样子近乎要昏厥！

年轻人耐着性子，等他们这种强烈的反应过去后，才道：“想不到吧！”恭二在回答的时候，仍然不由自主喘着气：“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！”然后，他张大了口，忽然现出了骇然之极的神情，向外面指了一指，把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公主……她正在设法把……雅典娜女神像找出来？”

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正在努力！”

信子这时也怯生生地问：“会有结果？”

年轻人皱了皱眉，心情很乱。对于信子的问题，他无法给以肯定的答覆，因为施展异能，希望在那支大象牙上，获得讯息的并不是他，而是

公主。

而令得年轻人这时，有十分不安的情绪的，是由于他在公主的神态上，看出即使是公主本身，对是否能获得讯息，从而解开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大谜，也没有把握！

年轻人和公主感情水乳交融，双方完全可以在对方的行动之中，得知对方的心意。

年轻人知道，如果公主有把握的话，就不会和他分隔开。而且，估计还要分开三天之久！公主要用这种行动来获得讯息，可知她的心情是多么紧张——如果是有把握的事，又怎么那么紧张？

年轻人和公主是二十四小时都形影不离的，这时公主把她自己留在静室之中，年轻人感到极度的不习惯，心情自然更是乱得可以。恭二和信子还有许多问题要问，可是看到年轻人心神不定的神情，他们十分知情识趣，忍住了不问，恭二频频替年轻人添酒。

年轻人喝了几杯酒之后，才道：“希望公主能够成功，这件事……如果能将公元六世纪起就失踪了的女神像找回来，那是天大的大事！”

恭二和信子连连吸气，又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年轻人又把自己对女神像消失的推测，说了给恭二和信子听，两人更是听得身子微微发颤，一半是由于激动，一半自然是由于惊奇。年轻人的设想之中，有一项是雅典娜女神自己喜欢这神像，所以把它弄走了！然后，年轻人就坚持不肯回到恭二为他准备好的，设备齐全，十分舒服的客房，而搬了一张可以半躺的安乐椅，就放在房门旁，据他对恭二说的理由是：那么，公主一出来，他第一时间，就可以见到公主了！

年轻人决定了的事，恭二自然无法推翻，所以只好把美酒放在酒车上，推到了年轻人的身边，他还想陪年轻人闲聊，可是年轻人却挥手令他离去：“你只管去忙你的，别理会我，我正好趁此机会，一个人静静地想一想！”年轻人想的是，虽然说公主为自己定下了“三天”的期限，但是如果能够获得讯息的话，一定要不了三天，那么他在门口等，十分轻松。

不消多久，就可以有结果了。

可是，年轻人的这个想法错了。足足在二十四小时之后，公主仍然没有出来！

年轻人显得很不安，恭二再次劝他休息，他仍然摇头，他也无意进食，只是以酒代食，酒量之好，令得替他收拾酒具的信子为之咋舌——别忘了信子是从小就看惯了人喝酒，她自己也酒量极宏的！

到了第二个二十四小时之后，年轻人的神情，看来有点憔悴，可是长了的胡子，又使他看来更有男性的魅力。

那天晚上，恭二和信子轻搂着，在床上喁喁细语，信子十分羡慕地道：“像他们，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！”

恭二抿着嘴，过了一会才回答：

“男女之间，只要双方都把对方放在自己之上，就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我和你也是！”信子现出十分甜蜜的笑容，可是又撒娇：“我们经常分开好几天，你就不曾为了相思而这样不眠不食？”

恭二深深地吸一口气：“我发誓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几天！”

恭二和信子本来就是十分相爱的一对，所以对年轻人和公主之间那种深切无比的爱，可以了解。如果换了没有爱意的男女，根本就无法体会。

到了第三天，年轻人更加不安，他一手拿着酒杯，不住在房门口来回走着，而又怕脚步声会打扰公主，所以把脚步放得很轻，每跨出一步，就向房门望上一眼。

这种情形，看得在一旁的恭二，不断搓手，没有办法。

恭二想把山水找来，劝劝年轻人，可是陪着山水的那个职员说：

“这位少年贵宾，和书本溶在一起了，我没有能力把他分解开来。”

反倒是年轻人安慰恭二：

“别担心，到了三天的时间，公主不论有没有成绩，都会开门出来的！”

恭二心想：既然是这样，你又何必茶饭不思，寝食难安，整个人都变了样？

当然，恭二只是在心中嘀咕，不敢当面讲出来的。

年轻人想是自己也想出了这个矛盾，所以他又长叹一声，拍着恭二的肩：“你不明白，我不是自己焦急，我是怕公主的努力没有结果，会失望。她若因为失望而不快乐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最难过的事！”

在一旁的信子，听年轻人这样说，已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恭二也转过身去——就在这时候，房门打开，年轻人立时跨前了一步，公主也走了出来。

两人打了一个照面，都呆了一呆！

经过三天，公主也显然憔悴了！

当然她的花容月貌，没有改变，可是她的神情，是如此失望，就算是不相干的人，看到她这样的情形，也会心痛，何况是年轻人！而公主一看到年轻人，也是一样的感觉，两人在呆了一呆之后，立时一起行动，紧拥在一起！

他们拥抱得十分之紧，像是要把两个人完全变成一个人一样。

年轻人的口中，发出了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——他想安慰公主，可是又不知如何说才好，他又知道，不论自己发出甚么声音，公主都会知道他是在由衷地安慰她，所以，含糊不清的声音，或是长篇大论，效果都是一样的！

在年轻人怀中的公主，由于激动，身子在微微发着颤，那令她的神态，更是动人。

好一会，还是公主先开口：“我不是完全失望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！”

年轻人把语调放得相当慢：“那么，情形不是十分坏，坏到甚么程度？”

公主的神情相当迷惑：“非常微弱的讯息，来自极遥远的所在。”

年轻人以为公主一无所获，所以才会这样子沮丧，一听得她那样说，不禁十分意外，伸手在她的额角点了一下：“你为甚么不早说！”

公主捉住了年轻人的手：“直到最后一刻，才有了这样的感觉，我又花了一些时间，想肯定一下。”

年轻人笑了起来：“我还以为你甚么感觉也没有，只要有，不论讯息发自多么遥远之处，总有方法可以接通它的，是不是？”

恭二和信子正在旁边，听得年轻人和公主的对话，也都十分兴奋，连声道：“是啊！”

不论距离多么远，总可以到达的！”

公主的神情十分古怪，她笑了一下：“理论上来说是这样。”

恭二和信子不明白公主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，年轻人却已经知道，其中必然大有文章，他立时问：“那微弱而又遥远的讯号是来自何方？”

公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伸手，向上指了一指。

这一点，倒并不出乎年轻人的意料之外，只是恭二和信子一起失声叫了起来：“天上？”

公主望了他们一眼：“我感觉是这样——一有了这样的感觉之后，我以为自己是弄错了，所以又花了一些时间，确定一下，结果，的确是那样！”

年轻人沉声道：“这种现象，表示甚么？”

公主说得十分缓慢：“这表示我们的分析，山水在理论上的推定，都是对的：女神像的消失，地球上没有力量可以做得到，而它居然成为事实，就必然是由于地球以外的力量！”

年轻人默然片刻，才道：“那就无法可施了，幸而外来力量不是得到了女神像的全部，至少神像的一部分，还留在地球上！”

在年轻人这样说了之后，公主并没有立即的反应，她只是默然不语。

年轻人轻抚着公主的一头秀发：“我们不能和不属于地球的力量抗争的！”

这一次，公主的反应来得极快：“为甚么不能？假设是外星人的力量，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星体上的高级生物，在他们而言，我们就是外星人，他们也无法和外星人抗争的！”

年轻人知道，公主的身体，虽然换上了来自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，可是公主还是公主，她想要得到的，总之尽一切可能，不达目的，不肯干休！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问题是，我们并没有到人家的星体上去，把人家的东西，据为己有！”公主十分固执：“本来是地球上的东西，就应该归还给地球！”年轻人也有点负气：“大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物，都放在大英博物馆，这又怎么说？”公主一甩手：“那是埃及印度中国自己不争气，应该，抢也要把它们抢回来——被人抢去的东西，物主就有权利把它抢回来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之间，居然也发生了争执，这令得在一旁的恭二和信子，面面相觑，神情骇然，一时之间，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才好！

年轻人和公主双方都知道，他们之间，其实是吵不起来的，年轻人摊了摊手：“或许是我举例不当——女神像就算一直在地球上，也该早被毁灭了：巴特农神殿就已经不存在了！”

公主仍有娇嗔：“那是地球人自己的事，女神像如果落在外星人手里，经历了那么多年，也应该物归原主了！”

年轻人扬了扬眉，那是一种询问，问的是：“请问，如何去找弄走了女神像的外星人？”

公主也扬了扬眉，那是表示接受挑战，她道：著名的亚洲之席，罗开，就曾和宇宙间的邪恶力量“时间大神”对抗过，几次接近死亡边缘，终于把“时间大神”逐出了银河系！”

一提及了亚洲之鹰罗开和“时间大神”的生死抗争，年轻人也不禁豪气干云——亚洲之鹰的这段冒险经历，是“江湖”上人所皆知的，这也是亚洲之鹰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的原因。

年轻人显然受到了鼓舞，他又紧拥了公主一下，一声长笑：“对！我们该代表地球，把这座地球人的杰作带回来！”

他们两人的对话，令得恭二和信子，神往之至，恭二忙道：“有甚么事我可以出力的，只管吩咐！”信子十分自惭：“我们能出甚么力啊！”

公主笑：“别这样说，等到你们可以出力的时候，一定让你们出力。根

本，事实上，知道这座女神像的存在，大象牙的发现，井上先生已经出了不少力，是整件事中的重要人物！”

得到了公主这样的夸奖，恭二和信子两人，笑得合不拢口来，连连鞠躬。

公主四面张望，问：“我们的小朋友呢？上哪儿去了？”

恭二忙抢着把山水这三天来的情形说了，公主和年轻人互望了一眼，知道在山水这个古怪的少年身上，一定可以有神奇之极的故事，发掘出来，而且，将来的发展，会到甚么程度，谁也不能预料。

公主道：“我们先把他送到瑞士去再说！”

年轻人问了一声：“然后呢？”

公主显然胸有成竹，正时有了回答，自她口中说出来的，是两个人的名字：“胡非尔，或者考曼！”

恭二和信子自然又不明白了——胡非尔和考曼都有着将军的街头，不过一个属于美国军队，一个属于苏联军队，他们都是这两个超级强国的极重要的人物，在不久以前，为了发生在美苏太空船上的紧急事故，年轻人、公主和这两位将军，都曾一起升空，到达环绕地球的太空之中，执行任务。

公主这时的意思，很容易明白，既然讯号来的方向，是在上面，那么，自然是越向上飞，就越是接近讯号的来源，那么，当然只好请胡非尔和考曼，安排一次太空航行，才是最有用的措施。

要安排一次太空航行，自然绝不简单，但只要他们两人肯尽力，自然也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事！

年轻人心领神会，他一面笑着点头，一面向恭二解释：“是美苏两国太空总署十分有势力的大人物，可以帮助我们——”

他伸手向上，指了一指，恭二和信子，自然会意。

年轻人和公主，包了一架巨型飞机的上层头等舱，本来是为了方便公主捧着大象牙上机的，但结果，旅程之中，最享受的是山水——他买了大量的书籍上机，几乎视线没有离开过书本。机上的人员，对于这个操流利之极的德语的东方少年，都惊讶之至，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！到了瑞士之后，年轻人和公主，带着山水，一起去见冯夫人，他们知道冯夫人的脾气，一见，就把一切来龙去脉，全都告诉了冯夫人。

这一切经过，可以把任何人听得目瞪口呆，冯夫人自然也不能例外，她叫了十七八声：“上帝”，才道：“你们不但发现了爱因斯坦再世，而且，要把消失了的女神像找回来？”

公主充满了自信：“正有此意！”

冯夫人看了公主片刻，才由衷地道：“公主，我真羡慕你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又对冯夫人提起在土耳其见到了她哥哥的事，冯夫人大是感慨。

而在这段时间内，山水自己已用电话，和他需要接触的八个机构，进行了联络，看来他全然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不会太麻烦冯夫人！

第二天，年轻人和公主，就离开了瑞士，普通人要见胡非尔和考曼这样的大人物，自然不是容易的事，但公主通过了她的联络网，消息传递出去，两位将军都有了回音，表示年轻人和公主一到，立刻就可以进行商谈。

而还有一件事，令得年轻人和公主相当兴奋的是，当飞机在航行途中，两次——一次是东京到瑞士，一次是瑞士到华盛顿，公主都曾聚精会神，去

感觉讯息，两次的结果，用她的话来说：“每次，我都感到有讯息，来自极遥远，微弱之至！”

年轻人有点不明白：“一样？”

公主的回答却是：“几乎一样，可是……我又感到有极小的差异。”

年轻人扬了扬眉，请公主作进一步的解释。公主侧头想了一想：“譬如说，一艘航空母舰，泊在平静的水面上，如果有一个人上去，理论上来说，舰只的吃水线，会有所改变，可是实际上却并不会。”

年轻人笑：“要是山水在，那就好了，这是一个数学问题：无穷大加任何数字或是减任何数字，都仍然是无穷大！”

公主固执地道：“可是总是加了和减了的，是不是？”

年轻人的回答是：“无穷大的值不变！”公主叹了一口气：“在超过一万公尺的高空之中，我可以感到，接收到的讯号，和平地上有极微小的差异，这种差异，可以说是由于距离接近而产生的！”

年轻人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如果假设女神像在月球上，那么，接近了一万公尺……这种差异你已可以感觉得出来？”公主沉吟了一下：“是，就是那么微小差异的！”

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那么，女神像肯定是给外星人弄走了！”

公主感叹：“这是山水的推论！”

他们有了这样的结论，所以，一走进胡非尔的办公室，他们立刻提出了要求。

十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，考曼中将，也在胡非尔的办公室之中。考曼解释他出现的原因：“既然年轻人和公主，提出了见面的要求，他们一定有十分紧急的事，能早见他们一刻，就好一刻！”

这一点，使年轻人和公主，都十分感动。年轻人的要求，听起来甚至十分简单：“请安排我们两个人一次尽量远离地球的航行！”

胡非尔和考曼早就料到年轻人必然会有非比寻常的要求，可是却想不到会是这样的要求！

两位将军面面相觑，过了好一会，胡非尔才反问：“要多远？”公主的声音十分肯定：“能多远就多远！”

胡非尔站了起来，来回踱步，然后，他就开始电话联络，他按下了一个掣钮，使在场的人，都能听到对方的回答——各人所听到的回答，都是国防和太空探索上的顶级机密，胡非尔这样做的目的，自然是表示他毫无保留，在帮助年轻人和公主。

可是所有的答案，却全是否定的，在三个月之内，根本没有载人入太空的计划。

胡非尔在经过了所有的联络之后，向年轻人和公主摊了摊手，他没有说甚么，但是十分明白，他真正爱莫能助，然后，他又伸手指了一指考曼。

考曼和胡非尔之间的芥蒂，看来并未能完全消除，考曼立时道：“如果两位有兴趣看这样的表演，可以跟我到莫斯科去。”

胡非尔一瞪眼：“废话，能不能安排？”考曼吸了一口气，缓缓摇了摇头：“不能，至少，暂时不能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手握着手，四个人都不出声。年轻人和公主都知道，要作“远离地球的航行”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所以，也不觉得十分失望。

胡非尔和考曼都关心地问：“两位有甚么目的？我们不是才有过一次类

似的航行吗？”

公主的神态有点疲倦，她挥了挥手：“太复杂了，我不想说，请保留我们的要求，一有可能，就通知我们！”胡非尔和考曼齐声道：“一定！一定！”

年轻人和公主在走出胡非尔办公室的建筑物之时，恰值大雪飞扬，看到的人，都低着头，避开寒风，行色匆匆，公主和年轻人却走得十分慢，他们任由雪花飘落在身上，公主更微微仰起了脸，让雪花在她的俏脸之上溶化，变成一滴一滴晶莹的水珠。

两人默默地走了百来步，突然齐声道：“到希腊去！”

两人相视而笑，对他们有同样的心意，感到高兴，现在，还有甚么比到希腊去更好的主意？到希腊去，目的自然是雅典，巴特农神殿的遗址，到曾经供奉雅典娜女神像的所在，去凭吊一番！

他们立刻动身，到达巴特农神殿的废墟时，正是傍晚时分。虽然昔日巍峨的神殿，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，只有几十根石柱，排列着，可是在看来极度的寂寞之中，仍然有异样的壮观。落日卷起的余晖，映得那些残存的石柱，每一根都像是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，石柱的投影都很长，组成一幅巨大的、奇怪的图案。

年轻人和公主先不走进废墟去，只是在远距离，默默地欣赏着，遥想当年庙殿全盛时期的情景。公主十分感叹：“人的行为真是奇怪，那么多人，花了那么多的心血，造成了那么宏伟的宫殿，可是，却又有人，用尽了方法，去破坏它！”年轻人同意：“这种例子太多了，或许，不断建设，又不断破坏，这是人类的本性行为？”

公主没有出声——他们不立即接近废墟的原因是有不少游人在，但随着天色渐黑，游人正在纷纷离去，等到天色全黑了下来，游人全都离去，年轻人和公主，才向前走去，踏上残存的石阶，走进了圆柱之间，当日的神殿。他们都曾在那卷象牙片中，知道女神像当年放置的正确地点，所以一进入废墟，便不约而同，向那个地点走去，公主在自然而然地加快脚步，脸上现出了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。

年轻人意识到会有些事发生了，所以他只是紧随在公主的后面。公主越走越快，等到公主陡然站定之后，年轻人虽然看不到任何遗迹，但是也可以肯定，公主所站的地方，正是昔年雅典娜女神像耸立的地方？

年轻人屏住了气息，看出公主正迅速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，那是她的异能正在发挥

她站在当年女神像耸立处，自然大有可能，接受到和女神像有关的讯息！

所以，年轻人并不去打扰她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。公主也不是完全静止不动，她俏脸之上，神情变化多端，有时惊讶，有时感叹，那更证明在这段时间之中，她正感受到大量的讯息。

年轻人慢慢接近她，等到年轻人来到了她的身边时，公主恰好回过神，向他伸出手，年轻人立时握住了她的手。公主又呆了片刻，才缓缓向前走去。她先向年轻人望了一眼，年轻人点了点头——在那一刹那，他们两人已有了沟通。

公主开始说出她刚才感受到的讯息：“女神像不在地球上了——来自外星的高级生物把它带走的，理由是那女神像太精美了。”年轻人表示了他的不满：“外星掠夺者！”公主叹了一口气：“不！拿走女神像的外星人，知道女

神像若是留在地球上，必然有被毁灭的一天——他们是对的，你看，连整座神殿，都变成了废墟，女神像如果在，还会剩下多少？”年轻人摇头：“那也不能改变掠夺的事实！”

公主柔声道：“我感受到的讯号是，他们说，甚么时候，地球人放弃用种种藉口而进行破坏的行为时，他们会郑而重之，把当年带走的女神像，送回地球来，他们只不过是暂时替地球保管女神像！”

年轻人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只怕不是暂时保管，而是永远保管！”公主立即明白了年轻人的意思：“是啊，人类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放弃破坏行为！最大的破坏行为是战争，人类能没有战争吗？”

两人都不再说甚度，只是手拉着手，向前走着，一直来到了他们驾来的车前才站定。

年轻人这时才问：“那大象牙是如何会流落在亚洲的一条河底的？”

公主道：“我只是单方面感受到讯息，并没有“交谈”——我试过，但做不到，不过，讯息曾提到，在他们带走神像之前，神像上的饰物，已经被大量盗窃。要弄走整座神像，必须有地球之外的力量，盗窃神像上的大小饰物，地球人的力量，绰绰有余了！”年轻人喃喃地道：“盗窃……也是一种破坏的行为，可是若不是盗窃者，我们就不能知道女神像消失的情形，这又怎么说呢？”

公主抬头向天：“谁知道——我只知道，我又多了一个心愿，让我看一看，碰一碰雅典娜女神像！”年轻人高兴地说：“我的心愿比较容易实现：让我抱一抱我的女神！”才说完，他把公主抱了起来，打了一个转，公主身上的黑纱，扬了起来，形成一个环，美丽而又神秘。

（全文完）

